

寒風月刊

洪荒小說「解說」

•長篇連載小說「紅塵」

•郭大維的藝術

BULANAN CHAO FOON

*KDN 0195/84

*ISSN 0126/6698

1 March 1984

\$1.50 senaskah

370





馬來西亞柔佛州
南方學院
馬華文學館

目錄 ● 目錄

潮濕的手 (短篇小說)	*張貴興	2
天冷 (詩)	*楊白	6
杜詩心態窺測 (雨花隨筆)	*郝毅民	7
緣 (詩)	*周清嘯	9
解說 (中篇小說) (中)	*洪泉	10
悼念一位韓國學者 ——李徽教先生 (百年專欄)	*鄭百年	18
大喫人間燈火 (風向)	*董立卓	20
冤枉冤哉 (風向)	*唐仕恬	20
只有創作、沒有批評 (風向)	*阿以	21
答早慧書 (閒思錄)	*黃潤岳	22
爬山 (詩)	*艾文	24
落第生 (小小說)	*楚楓	25
燈/葉與年輪 (詩)	*駱耀庭	25
風箋	*諸家	26
夫妻倆 (短篇小說)	*落葉	27
夢中森林 (詩)	*張樹林	29
風聲	*編輯室	30
讀何書做何事 (人間集)	*梅淑貞	31
紅塵 (長篇連載小說)	*鍾瑜	32
風訊	*編輯室	48

一九八四年三月號三七零期

蕉風

月刊

(創刊於一九五五年)

Bulanan Chao Foon . . . Chao Foon Monthly

KDN 0195/84 . . . ISSN 0126-6698

定價：每冊馬幣一元五角

出版者：蕉風出版社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編輯人：姚拓／白垚／梅淑貞／紫一思

美術編輯：陳惜耀

長期訂閱：

半年六期馬幣八元正。
一年十二期馬幣十五元正。
馬來西亞、新加坡及汶萊訂戶
免付郵費。其他地區訂戶
郵費另計)。

郵購處：Penerbit Bersatu Raya Sdn. Bhd.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潮濕的手

* 張貴興

媽的。又來了。這群小兔崽子，一句簡簡單單的否定句，教得舌敝唇焦，考卷上的答案却五花八門。不是我不反省，堂堂一箇師大英語系畢業生，名歸正傳的準老師，這點東西也教不好？一句話，這群小渾蛋腦袋欠靈通，欠窮。

中午這鬼天氣，窗口掠不進一點風，辦公室熱得人一肚子急躁，腦子渾渾沌沌的，只想扒在桌上痛快幹他一場午覺。

早上那椿事發生，今天不得不犧牲午覺教訓教訓這小子。上學期沒上滿十堂課，就想放手結結實實刮他鬍子，心裡却老是卸不下肉麻又溫情主義的「愛心」、「愛的教育」。哼，萬世師表。受氣包。你偉大，命也短了十幾年。一日為師，終身為父。教育國之本——大學校歌第一句不是這麼唱？民族幼苗。很值得罷。

教材教法說的什麼認知什麼 approach，只適合絕頂聰明的學生，碰到孺子不可教的，你只有掏盡本能用應對流氓之類的手段，恐龍吼加籃條，徹底修理他一場。那比什麼教學效果都要有效果。

話是這麼說，到今天還沒動過他們一根毛，要不，小子總會收斂一點，不會做出上午那椿事。誰叫我是三〇一班的導師。

升學班最壞的一班，却是全校最有名氣的一班。班上有留級的，有問題學生，有笨得讓你恨不得一頭撞黑板自殺的，有不折不扣的白癡。那個叫郭維裏的，留級三年，二十六個英文字母還認不齊全。我把他豁出去了，教他三十年也開不了竅。老同學說：你運氣好，分到一所明星學校。

明星，明星個鬼，真正霉星罩頂，一生教下去永世不得翻身。大學四年拼老命弄八張遮面子的成績單，爲了什麼？還不是想將來畢了業，可以分發到一所不錯的學校實習。四年投資，如意標到一間還算有點名氣的中學，記得當時真是興奮得半死。到學校報到那天，校長說：「你當三〇一班的導師，三〇一班是升學班。」更是激動得嘴唇也有點抖了。

等到發覺三〇一班是每個老師不敢顧盼、躲都躲不及的問題班時，已經半自動把自己枷鎖起來掙也掙不開了。同事說：你年輕沒經驗，校方注重升學率，有一班升學班讓你教教就不錯了。三〇一班？照說這種難纏的班級應該讓有經驗的老師去收拾

，我老幾？不是說我年輕沒經驗？那跟管一所監獄、一群流氓犯沒兩樣。你運氣好！媽的，想着和我一起畢業的同學在一些爛學校當王牌老師，呼風喚雨驅使那，看人家多逍遙，每天悠悠閒閒翹着二郎腿吞雲吐霧，月底領了餉塞進荷包不見得比我扁。我呢？不但是受氣包，還是出汗筒、喘氣袋，半死在小考、日考、週考、月考、隨堂考、模擬考、期初期中期末考的快速循環中，忙得差點連放屁也要上面批準。不是輕易繳械那種每個大學生離校時「為理想而奮鬥」的初期執着，只是教務主任的話把我的背脊骨變成一條冰柱，滿腔熱情同時凍結：「考試是學校規定的，一定要考！考得日夜顛倒也要考！你教你的，他們懂了多少你就不要管了。考一個大鴨蛋又怎樣？你留個記錄就是了，擔心什麼？不是你的實習分數！校長不會因爲三〇一班成績差，就說你教不好！誰教也是那個樣子，孔聖來了也沒用，誰不知道那四十幾個傢伙的慧根？」

真委屈，就像撥一塊砂礓地給一個勤奮的莊稼漢。

中午這鬼天氣——又何必呢？見了棺材也不流淚的小兔崽子，操什麼心？教歷史的羅老師大驚小怪說：「你想說服他嗎？你想感化他嗎？遲顧生那小子？省點口舌，他左耳通右耳，沒拐進大腦的！」

不是我吹，教了一個多學期，除了罵就沒給過他們再重的刑罰，三〇一恐怕對我這位楊老師印象最好。當然他們沒把我看在眼裡，所謂「好」，就像臭襪子堆裡選一雙最不臭的將就將就，好比人家選美國總統，兩個壞蛋總得選一個。我就是這樣的「好」。

三〇一那群猴崽子不賣我的賬我沒話說，但遲顧生總有一點討價的餘地，這小子如果不值得我評估，那我這個導師真幹得一點意思也沒了，回宿舍孵豆芽罷。

瞥瞥腕錶，十三點十二分。從十二點開始，沒給遲顧生吃午餐的時間，就把他叫到辦公室我辦公桌旁罰站，我改了一小時十二分的考卷，也讓他站了一小時十二分。

低頭用紅筆批着，我沒正眼看過他。視線最偏遠的一角是他黧黑枯瘦的腳和半隻手臂，偶爾不耐煩的前擺後晃。小子五臟廟沒修，想用一些瑣碎的

小動作向我抗議。

「餓了罷？全校只有我們兩人沒吃過。」這麼說有兩個好處，一來讓他知道我陪他一塊餓肚子，二來表示事態嚴重，我不想打發了事。小滑蛋就是喜歡被重視，他知道老師爲了他曾經這樣那樣，就會覺得受用，不會跟你馬虎拉扯。數一數，還剩六張考卷，等改完再跟他磨菇。

雖然不看他，但知道他看着我，考卷上經常映着他鮮活的形象。瘦瘦的個子，想不透緊黏着的一層皮怎麼把一身嶙峋的骨骼裝進去。他的身子好比骨骼是竹枝湊搭成，糊一層紙。走起路來兩腳輕飄飄不着地似的，像牽繫着線的木偶，蹠足跔腳，半浮半擰，虛晃着沒一腳貼實。剃得光滑的頭大得不像話，他要是擠在籃球場上，那些摘下眼鏡的猴崽子準會什麼時候出手搶截那顆腦袋。耳朵上端尖翹翹的，攀升向腦框子，像削成一半的貝殼。細薄的眉毛，面對面瞧着，也沒敢說它長得什麼形狀。眼睛大得像漫畫，眨眼時慢吞吞的，像玩具娃娃雙眼一張一閤時，一種愕然的死灰復燃。眼框下兩片深凹的黑圈，眉毛像長到這兒來了。

一雙乾瘦枯皺的手臂，漆一層死褐色，像一根斷折而還沒落下地的樹幹搖擺着，伸出五隻枝椏一般的手指。不管何時何地，五指總愛往身上抓這捏那，幾次在課堂上看見它伸向兩腿之間，或迅速從褲腰間摸進去，搗兩三下伸出來。我猜他在調整他那個小東西。

暴露在外的這麼怪異，我不免懷疑穿上鞋襪的腳丫子有沒有長蹼結鱗，或像雞爪那樣。

每次指責他，不管我怎麼罵，罵得血管快爆炸了，總是丟給我一句不增一字不刪一字，叫人氣破肚皮的話：

「老師，這是我的習慣。」

他一再固執的述復這句話，那副自以爲是的慾態，倒像他提到的習慣只是洗臉刷牙，我變成干擾別人隱私的迫害者了。

遲顧生壞毛病一大籠，最嚴重的就是喜歡對女生毛手毛腳，而且鬼主意總打到女生幾個最不能動腦筋的地方。那雙手像生下來就專會幹這種事，細綑長長，總是又濕又黏的樣子，那些女生真是怕死他了。訓他貶他，他就用那句「老師，這是我的習慣」跟我抬槓，弄得我啼笑皆非。我從來沒想過體罰，那對他不管用，除非把他雙手綑起來，要不乾脆剝掉。

上學期，這壞毛病把一個小女生嚇哭了。我習慣了他的惡作劇，生不起氣來，又不能不裝着很生氣，叫來責問。

「遲顧生，你的手又癢了？」

他用手指不停捏着擦着褲側。「我沒把她怎樣，只不過叫她當我的模特兒。」

這回答跟以前不一樣，我差點把昨晚跟同事打牙祭的滷蛋嘔出來。

遲顧生功課差，像一些功課差的，他有一種特殊才華。他有繪畫天才。這叫我對他另眼相看。教美術的彭老師，師大畢業，高我幾屆，每週都拿着遲顧生的作業在我面前晃，說：「看呀，天才畫家，白癡班臥虎藏龍！」

雖然繪畫我一竅不通，但十五歲的孩子能有那麼嫋熟的著色、線條和構圖，也讓我揣摩出不平凡。這小子乳臭未乾，畫面不是暮氣沉沉，就是晦澀陰森的，真是太世故了，什麼都看穿一般。不知道小鬼腦袋瓜裝着什麼。他的畫只是好，純粹寫實，畫啥像啥，說不上抽象。而且真他媽的畫啥像啥。

彭老師沒規定畫題時，他就交上來一幅裸女。第一次碰到這種事情，彭老師碰翻了一罐墨汁，楞過幾回纔定下神，在我面前指指點點評估，總是讚美和驚嘆。

看着那些裸女，我和彭老師有點心虛，沒敢喘一口氣。他媽的，真是逼真到家，叫人想入非非了，莫名其妙尷尬不安起來。

小滑頭畫的都是又瘦又弱的女人，表情很可憐，便像撈掠到賊寨的閨女，倦悲中流露着不屑和不亢罷。有時候也有笑容，但笑得很不自在，畫得不夠自然？——我跟彭老師辯。乳房很小——和彭老師看畫時，我總裝得很不在乎的指出這點。

這小子居然還要模特兒！這檔子事，除了和彭老師笑話過去，沒向第三人聲張。訓導長告訴我，同學有見不得人的事，隨我打罵，最好不要鬧給校長知道。如果我不替遲顧生掩遮，他那一大籠怪癖準有好戲瞧。我平常苦口婆心誘導，末了，就想和他談談他的家庭、日常生活和嗜好，他說：

「我不喜歡跟人家談論這些，老師，這是我的習慣。」

我乾笑：「是嗎！」看他一點也不把我看在眼裡，不和我一般見識的模樣，心裡有氣。這是我的習慣，老師。他一定以爲自己很性格。真的太性格了。

「早上怎麼回事，說說看。」改完考卷，點一支菸提神，不看他。我不大喜歡看他，那雙大眼睛直窺進你心底似的。

不吭半個字。我不氣惱，不等你逼得他下不了台，照例是不說話。好不容易開金口，千遍一律「老師，這是我的習慣」。今天我不馬虎自己，也不懲他養惡習。病貓也會發威，何況我本來就是不露真面目的懶老虎。

三〇一班，瞧過去什麼人都是一個高矮，只有遲顧生我私下多關他一條路。週記給他最多評語，看什麼書，不應該看什麼書，什麼對什麼錯，寫得一清二楚。英文考得一塌糊塗，加的分數也比別人

多。他嘴不說，從他上課瞄我的神情，總以為他心裡感激。

早上那椿事，說起來叫人噴飯，男老師抿嘴窃笑，女老師熱着耳根子紅着脖子罵。訓導長跟我說：「楊老師，別喧嚷出去，李老師那兒我多費點口舌，你千萬叫遲顧生向李老師道歉。」

掐死我罷，我就不相信遲顧生會聽我的。

十點的數學課，李老師在講台上發考卷，學生一個個輪流上台領。快發完的時候罷，左邊一個領考卷的小傢伙不對勁兒，李老師急轉過頭看，叫林學明的小鬼左掌持一面鏡子，湊近她裙下，鏡面朝上，鬼鬼祟祟的調整角度。

李老師嚇了一身冷汗，隔壁班的許老師聽見她的尖叫，丟下課本飛奔過去。

「他偷看她的內褲！」訓導長把我叫來，好像因為我是導師，要捧我洩氣，「他偷看她的內褲！小三八蛋不是人！不打得他小屁股蛋開花……」

事後查詢，全班一起招供，是遲顧生出的點子，他指使全班吃李老師的豆腐。上台領考卷，每個人手裡持一面鏡子，輪流交替使用。林學明不機伶，李老師逮個正着，人贓俱全。

當着訓導長面前，我借了一根籐條，不管青紅皂白，每人先來十下手心。遲顧生數到二十，接下去斟酌着打。平常愛的教育至上，沒動他們一根毛，沒想剛開殺戒，全班遭殃。抽了他知道多少下，手臂都有點麻了，對我來說簡直是在懲罰自己。

實習報告要怎麼寫，小色狼！一面打一面想。也騙人騙己的左一句愛心右一句愛心，像咱同學那麼肉麻兮兮？我不相信他們的學生天才到那裡去，只有我後知後覺，暴政施展得太遠。不能怪我，最後的殺手鐗，要不然飯碗會叫這批夜叉小鬼砸掉。

遲顧生的手伸出來時，我又暗嚇了一下，便如冰涼的義手伸出來跟人握手一般滑稽。想着要鞭打它，心裡怪怪的。掌心還是濕濕黏黏的，一天到晚淌汗？我懷疑他的手掌可以像壁虎爬牆上天花板。

就是這雙手惹的禍，鬼鬼祟祟捏一面鏡子。說它鬼鬼祟祟並不正確，不是光明正大在課堂上幹的？

手臂累得酸痛了。遲顧生彎下腰，把手夾在兩腿間，不肯再伸出來。

這麼倔強、怪脾氣的孩子也折腰了，心裡酸酸的。

抬頭看看四十幾張發青的小臉，我轉過身子，面對黑板，他媽的看不清楚黑板上的什麼加減乘除了。

十點到十二點的數學課只上到十點半，調查和懲罰花了一個小時，剩下的時間訓導長訓話。我只想質詢遲顧生，十二點就把他留下。

「你不說，我不怪你，又是你的惡習！你一定要跟李老師道歉。」我把考卷推開，把煙灰缸端到面前，手臂微微一陣酸痛。打得這麼重，或許不應該的，或許實在沒有資格重罰人家。我不敢面對他，難道是內疚作怪？

「我從來不向人家道歉的，老師，這是我的習慣。」又是這麼可惡的一句。

「偷看別人的內褲也是你的習慣？你這個——」小色狼、小太保、小雜種……

接不下口，我裝出一副惡狠狠的表情，轉過臉去看他。我說「裝」，因為兇不起來。十五歲的孩子幹下這種事，我只覺得滑稽，小子八成開玩笑。大學時是戲劇社的中堅份子，裝蒜是我的專長。要我扮個兇相，兇得恨不得啖人一口，這不難。

「啊——」我打心裡叫一聲，嚇得差點從椅子上彈起來。

遲顧生臉上沒有一點表情，雙眼便像嵌入鐵臉的彈球，映着幾點寒光，冷酷地凝視着。我不相信這雙眼看得見人。

「遲顧生，你，你幹嘛這樣子看着我？」心裡喊着，噩夢裡的一個片段，魔鬼陰森森瞪着人，想逃，雙腳酸軟的跨一步就帶動一千斤，嘶聲力竭的喊。

「老師——」

「啊。」這一次我是真的喊出來了，很輕的一聲。這麼一喊，總算甦醒過來。老天，太緊張了，眼前的他不是好好站着嗎？

我撤熄了菸，再燃一根。撤熄時發覺第一根纔燒了一半。我下決心不再看他。

我猛吸着菸。

第二天我佯告李老師遲顧生已有悔意，但他不肯向她當面道歉。「我向妳賠個罪罷！」我說，心想：妳如果不穿那麼短的裙子……哼……

星期六下午，我搭乘公車到萬華遲顧生家裡做家庭訪問。這是我和遲顧生說好的，他一萬個不情願，我說：就算破門而入，也要親自找你媽談。

這是我的第一個家庭訪問。學生調查卡有他填寫的資料：獨生子，父親過世，母親職業：不詳。經濟來源：不詳。

不詳……

下車後走了五分鐘，拐進一條彎曲狹小的巷子。我看一眼左邊第一戶的門牌號碼，門口像站着又像癱瘓地倚靠着的一個濃妝艷抹的女人，自己也預料不到的僵笑起來。2號、4號、6號……××街××巷……沒有走錯地方，28號應該靠近巷底了。

又黑又陡的樓梯，邊按着扶梯邊蹬上三樓。一樓到三樓沒有轉彎，從三樓可以看到一樓最下面的梯級，梯口罩着外面的光，努力把那一點光塞進來。

，暗和亮堵在那兒。

習慣了黑以後，用力捺着剛上來時以為根本沒有的門鈴。十多下了，沒人應門。我用四指關節敲三下大門。

呃——呃——呃——。遲顧生站在開得剛好有他肩膀那麼寬的門口中，也沒招呼我，轉過身子說：「媽，楊老師來了。」跨兩步，消失大門後。

「啊，楊老師，請進來罷！」懶得應，却裝着很熱心的應。

想把門推開一點，但推不動，門後堆着東西。我半斜着身子走進去。習慣了樓梯的黑，裡面的昏闇倒也釋然。亮着的是牆上一盞大約只有四十燭光的電燈泡，沒有燈罩，吃力的想刷亮天花板、牆壁和地上。

十坪大的房子，不像入住的，像儲藏室。

「楊老師，隨便坐啊，我馬上出來！」右邊屏風後傳來的聲音。靠近屏風的大床上，綿被像一座嶙峋的小山聳立着，像在告訴來客主人剛起來。

大床過來是大化妝檯，佇立和倒下的化粧品擠滿檯上，下面兩個抽屜拉開着，絲襪內衣褲掛在外面。化妝檯過來是一張長桌，桌上瓶瓶罐罐，桌下全是裝得鼓鼓的紙箱。長桌過來是兩個塑膠衣櫥，被裡外堆着的衣服埋得幾乎看不見。衣櫥過來是另一張屏風，看它的模樣，像利用它在左牆角中隔成一個小世界。一張舖在地上的草蓆從屏風後露出來，擋着一雙腳丫子，就在我看它的時候，腳丫子挪了幾下，改用側臥的睡式。屏風上面披着遲顧生的校服。

靠門口的牆壁擋一張飯桌，茶壺電鍋玻璃瓶占了半桌，另一半擺着吃剩的碗筷菜餚，桌下四五張沒有靠背的鐵椅。飯桌旁是一個小電冰箱，上面放一架垂得很低的電風扇。

「對不起啊，老師，讓你久等了！」緊靠大床的屏風後面鑽出一個三十幾歲的女人，穿一件粉紅的便衣和拖鞋，嗒！嗒！手腳並用，把地上和電冰箱上的電風扇扭開。「睡得一身汗——老師！你好！」用腳從飯桌下勾出一張椅子坐下。

「你好！」我也拉過一張椅子坐下。忙那麼久，只穿了一件便衣？我打量着她。睡前如果卸了粧，剛纔就是忙那張臉了。蓬鬆的鬈髮，頂在有點嬌小的身材上，顯得太長太多了。遲顧生的母親和這張年輕可愛的臉是很難叫我牽繫一塊的。

「對不起啊，我睡醒了都要化粧的，」自己招供了，「這是我的習慣。」

我又暗驚了一下。這是我的習慣。母子倆的口氣真是一模一樣。

「我是遲顧生的導師，敝姓楊，」我說，「打擾您了——」

「我聽阿生講過了！楊老師，打擾的是我們呀

，要你老遠跑來！喝茶！老師！」拎着一隻大茶壺，把溫水倒滿一隻玻璃杯。玻璃杯裡已經放好了茶葉。

「謝謝。也沒什麼，做一個簡單的家庭訪問罷，順便跟您談談遲顧生。」我瞄一眼漂浮水上的幾片茶葉。

「噢？」揚一揚手，像要我注意指甲上艷紅的蔻丹。忽然放低聲音：「可不可以讓阿生聽到？」

倒像她跟我比跟遲顧生還熟。「他在場，我可以用另一種方式談，不過很麻煩，最好不要讓他聽到。」

「阿生！」她對着我後面喊。「你到林阿姨那邊睡！我跟楊老師有點事。」

另一張屏風後的腳丫子縮了進去。遲顧生穿着拖鞋走出來，似乎屋子裡的事全不跟他相干，低頭走到門口，拉開門，出去，關上。他的腳步聲在外面響了六七下，隨着開門關門的聲音沉寂下來。

遲顧生的母親告訴我，她在一家西餐廳當服務生，從早忙到晚。她把年輕時戀愛結婚生子失偶的事繪聲繪影向我吐訴，邊說邊嘆氣，但沒顯得很傷心，便像對吐訴身世已經家常便飯，至少也經驗豐富了，講得有條有理。開始抱怨工作時受到多少委屈，我才想起她還沒提到遲顧生，就說：「遲顧生跟您住同一間房子嗎？」那個「是」答得很霸道，像抗意我問得多餘，問錯了。她幾乎是拉着我去看遲顧生在房裡用屏風隔開的小天地。

兩坪大的一角，草蓆舖去一半，另一半擺着一個木箱子，上面放着遲顧生的書包。兩面牆上貼着五六張遲顧生的裸女畫，右下角還有彭老師用紅筆打的分數。

她告訴我木箱子是遲顧生的書桌，對牆上的裸女畫不多置喙，只說是遲顧生畫的。我又暗吃了一驚。

已經耗了一個半小時，我不想再待下去。她也不挽留我，好像我要知道的她都說了，我的目的全達到了。我不是為遲顧生來的嗎？她一點也不納悶。

「我不該太早把遲顧生的事情告訴她，」邊走下樓梯邊想：「不尋常的家……不尋常的母親……也沒什麼不尋常……第一點……那房子的氣氛有點怪……他母親……像在那兒見過……應該多接近遲顧生……有空再來……今天也沒有白跑……」

我沒空也要趕緊第二度造訪了。那是三天後，星期三的中午，遲顧生又犯了老毛病。

「他把三年級一個女生騙到操場後面那片花叢後，要她摸他，她不肯，他就抓住她的手——」訓導長的嘴角從沒見過的歪曲着。「她叫起來，被同學們聽見，遲顧生才有了顧忌。我問她，他只抓住

妳的手，沒把妳怎樣嗎？妳沒被他怎樣嗎？她說，他抓住我時我就大叫，起初他不肯放手，後來看見同學們走過來了，才放開我！我問，妳真的及時叫起來的嗎？他只抓妳的手嗎？她說，是的，他的手又滑又濕的，好討厭哦！楊老師，遲顧生這小子我已經請吃過麵條，你看現在怎麼辦？他那個毛病隨時會來的！」

我告訴訓導長今晚再找他母親談談。觀望下去也沒什麼好處，還是早點讓她知道的好。

下課時我跟遲顧生說：「告訴你媽，今晚七點半我有事找她談。」

遲顧生不說話，一閃一閃的大眼似乎還嫌我這個人太小，不夠看。自從打了他，對我愈來愈兇狠了。

晚上我準時敲開大門。

「嘍呀，楊老師，你真準時！」屋內一樣的昏暗，他母親的聲音却不大一樣，不是嗲，也不是嬌柔嘛？「坐，坐，喝口熱茶。」

高高提起茶壺，冒着白煙的水柱注滿放着茶葉的玻璃杯。

我被她的衣著嚇着了。薄薄的睡袍，奶罩和內褲是隱約看見的，接待兒子的老師穿的？

「楊老師眼力真好，」放下茶壺，笑得一雙手也想亂舞，忽然走到我身後。「嘍，要關上喲——」轟的推上門，走向原來的位置。她身上的香水味——滿屋子都是。

「我是因為遲顧生——不敢把視線停在肩膀以下的地方。

「阿生跟我講過了！」她的「生」跟我的「生」疊在一記。「老師這個價錢真抬舉！一份價錢一份貨嘛！我保証老師收回本！」

我看她有點糊塗，認錯我是誰了。

「嘍，那天騙老師，也是沒辦法的，操這種行業，能跟人明說嘛！服務生我是真做過的，好久的事囉！」臉上的粧比那天濃。要把化粧檯上的瓶罐抹空，小臉上的那塊皮肉承受得了？「所以說老師眼力真好——嘍——我等下要問，老師怎麼看出來的。不該叫你老師——楊先生？」

我不知道她胡說什麼，也來不及問。

「這麼緊張，喲，第一次？」她向她認錯的人走過來，「別只顧站着，有興趣跟我聊，等下時間多的是。」兩手向我脖子伸過來。要掐我嘛？「真的像第一次——」她要解開我襯衫上的鈕釦。

我把她的手挪開，瞪着她。「幹什麼？」

「嘍——」吊嗓子那麼長的一聲。「還要調情嘛？沒問題，楊先生出了這個價錢，叫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說第二個「做」時，眼睛向我眨一下。

「伯母，您怎麼了？」我想起巷口2號門牌下僵笑的女人，忽然有點懂了……但她認錯人了。「我是遲顧生的老師，敝姓楊！楊柳的楊！」

「客人那麼多，我怎麼記得住每個人的名字？」她笑出來了，「既然你是阿生拉的第一個客人，好！我記住，」學我的語氣：「楊！楊柳的楊！」

我冷得兩腳發抖。

「唉！阿生這傻小子也幫我做了件好事！」她懶洋洋的走向大床，在床緣側臥着，一隻腳扒開，「我見過的客人，比楊先生講氣氛、講派頭的多得是！楊先生……」

我轉身走向門口。門外有腳步聲。

「別緊張哦，阿生要很晚才回來，楊先生的關係嘛！別人他才不管呢！有一次他邊做功課邊問我：阿媽！中華民國是那一年成立的？那個時候快來了，我那有氣答他！」

我打開門走出去，外面沒有人。我衝下樓梯，但她似乎追到門口來了。

「楊先生！不滿意再排啊！隔壁的林小姐……我可以介紹……楊先生……」

我幾乎是半滾的下了樓梯，又差點被最後幾級拐得半飛落到外面的水泥地上。我半跑着逃出巷子。巷口那個女人在朦朧的燈光下僵笑着，嘴唇在動。床上運動可以減肥……有人窃笑……

他媽的，我原來是個胖子。回頭看一眼昏暗的巷子，遲顧生的身影在雜亂的霓虹燈中飄浮着，那一雙手像雨後的枝桺，潮濕的滴下水來。

天

簾外有雨微微
要你牢記
天冷的的子
撐傘和沒撐傘的
都埋怨着腳背的水寒
泥濘的路，河和橋

簾外微微有雨
灑進日記
天冷不冷
都沒關係
故事的構圖
可以用不同的線條和圖案
只要能夠隨意和喜歡

冷

冷天我們撲滅了炭火
痛苦地發覺
怎麼也吐不出口的
是歌

*楊白

雨花隨筆



杜詩心態窺測

*郝毅民

(三) 斫却月中桂，清光應更多。

杜甫在開元二十三年赴京兆貢舉（進士）不第，「忤下考功第，獨辭京兆堂」。於是「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快意八九年，西歸到咸陽。」當在天寶五年。直到十年之後，安史之亂發生之前，杜甫生活情況的辛苦與追求功名的努力，他自己概括的說：「騎驢十三載」，「賣药都市，寄食朋友。」這一切辛苦與努力所為的只是一個八品以下的小官——右衛率府曹參軍——管兵甲器仗和門禁鎖銅的職務，把家小安置在鄜州。

天寶十五年六月，因為安祿山的叛亂，明皇於六月十二日偷偷地帶着貴妃姐妹，楊國忠及親近宦官宮人，出延秋門向四川逃走。這時候杜甫適值不在長安，與家人住在鄜州。到八月杜甫由家中向行左鳳翔去，却被叛軍捉住返回到了陷落的長安。這時候的京兆，腥風血雨正達高潮。原來七月肅宗在鳳翔即位，而佔據長安的安祿山在長安使人殺了霍國長公主及王妃駙馬，接着又殺了王孫及郡主二十多人。

錢謙益曰：「至德之載（天寶十五年）九月，孫孝哲（安部）害霍國長公主，永王妃及駙馬楊駢軍八十人，又害皇孫二十餘人，並割其心，以祭安慶宗。王侯將相隨從入蜀者，子孫兄弟，雖在嬰孩

之中，皆不免於刑戮。當時降逆之臣，必有爲賊耳目，搜捕皇孫妃主以獻者，故曰「王孫善保千金軀」，又曰「哀哉皇孫慎勿疏」，危之，復戒之也。」錢氏爲杜詩『哀王孫』的詩文描寫提供了生動的實際背景。

凡經驗過戰亂的人必然受着戰亂殘殺的沖激。而杜甫所身經的一切正是在戰亂中心的長安，身經四十年唐代由盛而衰，衰敗到王孫貴戚被殺而割心，偷生者，不敢道姓名而甘心求爲奴。這時候的詩人，身在死亡邊緣，而心在煉獄之中。

身在死亡邊緣，人的欲望只在求生；心在煉獄之中，思維活動把握現實。這是生物性的，一般性的。陷在長安賊手的杜甫也不例外。

杜詩『哀王孫』固然是危之，哀之，復戒之，而在同時一種新的事實——「問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爲奴。」印象深刻出之詩句。又爲：「昨夜東風吹血腥，東來橐駝滿舊都，朔方健兒好身手，昔何勇銳今何愚。」都表現了新舊比較替換的思維。

杜甫於至德元年八月被擄入長安，次年四月往行左鳳翔，前後九個月。據現存於『杜詩詳注』所載有詩十四首。讀『哀王孫』一首的詩句看，我們感到詩人思維的一種新舊比較替換的跡象。現在我們再來體會另一首『哀江頭』。

這詩中的「江頭」爲曲江之頭。『寰宇記』：「曲江池，漢武帝所造，名爲宜春苑，其水曲折有似廣陵之江，故名。」又康駢『劇讀錄』之：曲江池，本秦隣州，開元中疏鑿爲勝境。其南有紫雲樓，芙蓉苑，其西有杏園，慈恩寺。花卉環列，烟水明媚，都人遊賞，盛於中和，上巳二節。（見杜詩詳注之曲江三章上五句注。）

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
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

憶昔霓旌下南苑，苑中萬物生顏色。
昭陽殿裡第一人，同輦隨君侍君側。
鼙前才人帶弓箭，白馬嚼齧黃金勒。
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笑正墜雙飛翼。

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污遊魂歸不得。
清渭東流劍閣洋，去往彼此無消息。
人生有情淚沾臍，江草江花豈終極？
黃昏胡騎塵濁城，欲往城南望城北。

這首詩據黃鶴注釋：「此詩半露半含，若悲若諷。天寶之亂，實楊氏爲禍階，杜公身事明皇，既不可直陳，又不敢曲諱，如此用筆，淺深極爲合宜。」以「致君堯舜上」的人生觀爲前題，作功利主義的詩評，黃鶴的評論可以代表。黃鶴在寫這一則

評論時是有困難的，「若悲若諷」，「不可直陳」，「不敢曲諱」，看他「用筆」很順暢，若論情感却不貼切。長安已陷賊，皇上已出走，事已至此，忠臣正謀扶救之不及，那能遣責過往呢？因此「諷諫說」很勉強。悲情呢？較為貼切。若從「憶昔」的霓旌南苑的勝況，比之今日的「血污遊魂歸不得」，乃是一種幻滅之悲。這幻滅不僅是地上人主形象的幻滅，也是一向來寄託着杜甫心志的象徵的破滅。杜甫眼中見到的是「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人去樓空的落寞。「人生有情淚沾臆」，看看「江草江花豈終極？」在江頭思前想後，直至日落黃昏，在歸途上「胡騎塵濁城」的威脅，更加使心智恍惚，「欲往城南望城北」，把方向都搞迷失了。

杜甫在陷賊的時期有兩首月下思家的詩。兩詩都是最感人的作品。這裡把『一百五日夜對月』一首拿來看杜甫的心態。

無家對寒食，有淚爲金波。
斫却月中桂，清光應更多。
仳離放紅蕊，想像顰青蛾。
牛女漫愁思，秋期猶渡河。

這首詩題不用寒食對月而用『一百五日夜對月』。據『杜臆』的解說「蓋公以去年冬至，棄妻出門，今甚其日，見離家久也。」事實是杜甫八月離家赴行在被賊俘，其時只是中秋。據『荊夢歲時記』，去冬至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推算此日應在清明前二日。杜甫會不會把冬至節令的寒冷潛蓄意義來表示自己的胸懷呢？不得知。這首詩自來有：「人驚其出語之奇」的感覺。以 Shrink 的眼光看確有它的出奇之處。

這首詩用了月宮桂樹，嫦娥的神話；也用了牛郎織女的神話。月中桂本已成爲貢舉奪魁的一種象徵。嫦娥也頗有身居冷宮的含義。牛郎織牛更是強被仳離的夫妻。「斫却月中桂，清光應更多」，象徵着拋棄高攀的欲望而清光更多的心態。大半生追求名位的杜甫處在生死不保，理想破滅的情地，發生這樣的思想也是很合人情的事。名位勳業的欲望破滅了，生趣依然未消。詩人想像獨居的夫人或會顰眉，但因此在心裡鼓勵她說：不必愁思，秋來還有渡河相會之期啊！我有點偏見，認爲「人驚其出語之奇」的「奇」，主要是爲了這句「斫却月中桂」而發。羅大經曾說：「太白詩：「剗却君山好，平鋪湘水流。」子美詩：「斫却月中桂，清光應更多。」二公以爲詩人冠冕者，胸襟闊大也，此皆自然流出，不僞安排。」這「自然流出，不僞安排」，正是心態的下意識表現。最能代表心態了。

杜甫陷困長安時，對月思家的有兩首。現在把玉德元年八月的詩句選出四句來作個比較觀。

(前) 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月色寄意，親切。

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乾。——期待未來，境界。

(後) 斫却月中桂，清光應更多。——月色寄意，批判。

牛女漫愁思，秋期猶渡河。——期待未來，決意。

在舊說中有「黃生日」一條：「牛女渡河，豫言聚首有期。是年克復西京，果在深秋之候。」我想今天的讀者必然不會把杜詩再當做靈驗的預言看待吧？這種小地方很足以代表讀者熱愛杜詩，猶其有意無意之間，在感情上與杜詩認同比德的傾向上的人，給杜詩敷彩。從杜詩前後的表現，同是月夜，同是思家，經過了「一百五日」的煉獄之苦，使杜甫覺到把傳統的陰影（月中桂）去掉，心智的光輝就會更明耀，把天上明月，當做自己心境。因此他對於未來的期望也自然而然的從香霧雲鬟，清輝玉臂的情愛一變而爲肯定的意志。變！

以杜甫詩人的品質加上他對詩藝的功力本領高強，細心的領會他在陷入賊手時期的心態詩筆，是爲了要了解杜甫，但也是一個最佳的個案，由此可以了解一般人在生死邊緣，煉獄之中的反應實況。換句話說，社會矛盾在激化中，個人的情意感怎樣的在激化的影響下轉變演進，或畏懼萎縮。

文藝心理學，或文藝評論的心理學派，都是用「心理科學」的眼光看人生表現的。這種方法會有人說是把藝術品放在解剖台上片片割裂；放在顯微鏡下只見細微末節而不見大局。這種批判不能說完全沒有道理，猶其在應用心理學的初期是不免有這種偏差。在這樣的批判下，在繼續應用的實踐中，解剖程序，微觀所得，都與全局相應對觀點，缺點減到極少的程度，同時發揚它細微與準確的優點。在整個學術國度裡，相與其他流派爭鳴爭放，爲思想，藝術的園地增一分光彩。

例如拿長安與杜甫的關係來看有三個階段，三種不同心態。第一次關係在二十三年，貢舉不第。杜甫用了「忤下考功第，獨辭京兆堂。」心中不平，獨自掉頭而去。「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把一個不服輸的傲性青年，寫得活潑。第二次從天寶初至安史之亂以前，三十歲到四十有餘之年，走門路，抓機會，盡量表現，希望達到「致君」，「諄俗」的大業的地位。他生活的實況却是「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同是長安，當他天寶十五年，也就是至德元年在安祿山腥風血雨控制下的長安，杜甫詠道：「人生有情淚沾臆，江草江花豈終極？黃昏胡騎塵濁城，欲往城南望城北。」

三階段，三情調：第一次是因忤而獨辭拂袖而

去，萎馬清狂。其次雖然受着屈辱但在熱中追求的支持下而不捨，還能隱藏心中的悲苦。待到安祿山的魔掌之下，自己半生的努力與悲辛，在生死難保的情況下，情感上只落淚，看起來倒不如江頭的花草，自生自滅，年年如此。現實的恐懼，胡馬濁城橫冲直闖，杜甫心情的煎逼，把方向都搞迷失了。

俄國生理學家包羅夫研究出來的條件反射 (conditional reflex)，在實驗中用動物，條件設立的規格嚴純，反應的行為也單一。但它確證明了刺激條件與行為反應的關係，適用於一般社會現象。當然社會現象複雜，反應變化多端，往往不易察覺。上面我舉出了長安與杜甫的條件與反應現象，是這樣的：

「忤下考功第」與長安的接觸短暫，不會發生這種條件關係，而「騎驢十三載」時代的長安生活確是有這種關係的。長安宮殿池苑，帝王貴戚達官顯宦，都是杜甫心志抱負的實物化。也就是他抽象的自身內容。見謁，吹捧，獻媚，忍氣………都是獲致報賞的契機，若不觸動這些機關，或是認不出這類信號，報賞不至。「潛悲辛」的「潛」字當然有解釋為「德性涵養」的說法。然而生理心理的說，是一種條件反射下抑壓本性的行為。

一旦杜甫被賊所擒，又生活在長安這個舊環境新現實之中，昔日的客存已變。王孫駙馬以至嬰幼都殺了頭剝了心，昔日華麗又崇高的宮殿，空無貴人，昔日顯貴的肥馬變成今日丑惡胡兒的戰騎冲闖人。對比是如此的強烈，時間上是這麼累迫相接，幾乎是昨日與今日的突變。杜甫的心智，行為必然發生了原來條件反射的一些破滅性反應，理想破滅了，原來的一些報賞機會失了。新的沒有學起來，根本上以杜甫的忠君觀念，不可能投賊也無從學起。甚至當他看到胡騎濁城的時候，怎樣應付，走向何方的急智都迷失了。在這樣的實況之下只有稍事安靜，恢復人的適應的智能之後再加上某些一向習得的本能來求生存。後來杜甫能逃出長安竄至鳳翔，就是這兩種智能指導下完成的行為。

杜甫在詩藝上達到的高水平，社會生活實踐中鍛煉，他畢竟不是一般水平的人物。因此在逆境中，一方面有舊的破滅，同時新的建設也在開始。而這種去舊建新的過程完全是人的能動性與思維本領作出來的。因此我們雖然用了條件反射作了習得與去習得 (Delearning) 的解釋，但是由於人的能動性與思維，面臨變動的時機，內含與動力的強度是不同於動物。就是拿人與人相比較，人與人之間也有顯然的差異。

(窺測之三完)

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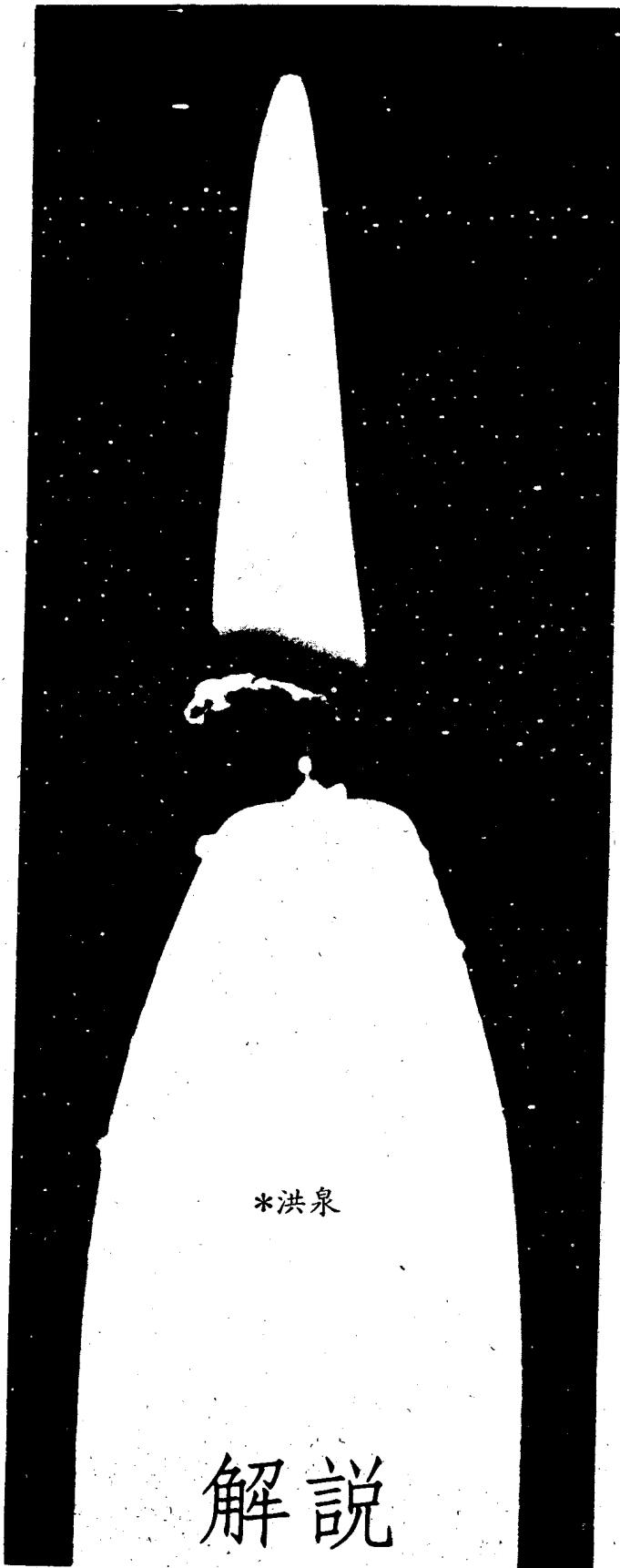
* 周清肅

問你相不相信緣份？
你微笑着點點頭
眼中流盼，盡是緹念
就是這樣了，有緣
自然相聚首，無緣
自然各奔西東
肩擦肩而過，也不會
停下來看彼此一眼

而緣份究竟是什麼？
是否冥冥中自有主宰
在前世已安排好結局
讓你我在千萬人中
相識，復又相知
要共同走漫漫長路
要為彼此擋風雨點明燈
彼此互相照亮廝守的夜晚

而夜晚正長，我們的燈
能不能持守到陽光
能不能在風雨中堅持要亮
一如那千古不渝的月光
雖有陰晴圓缺
雖有雲霾滿天
仍在浩瀚夜空中
看人間流離與變遷

於是有了牽掛，有了思念
當獨自踏上燈火寥落的歸途
你的笑語和淚眼
成了最耐咀嚼的相思
輕輕的相握，深深的凝睇
成了最悱惻的纏綿
從沒有如此錐心的惦
難道這就是緣，這真是緣？



*洪泉

解說

早上，我打長途電話給扶南，告訴他要再等一星期才能把民俗畫畫好，他聽了我的話，在那邊嘆氣，從他的語氣裡可以感覺到他埋怨我把工作一再拖延。他在那邊訴說着，我想着美麗的多灣之河。我告訴他我沒有充足的時間專心工作，我常在河岸上蹣跚。這一句話果然叫他沉住了氣，他改用輕鬆聲調表示，如果一切使顧客滿意的話，再需要五套共五十幅的嶽皇畫，還要幾十幅民間神像畫。我說等着瞧吧！今天的天氣很晴爽；當我手頭緊的時候，我就當一兩回畫工。你可以利用這筆不少的錢出國旅行。扶南在那個城市向我引誘了。這倒是個誘人的提議。我心想，又對他說：這個小城市會使人懶散下來的，把人的意志慢慢消沉下去。這裡沒有山，只有懶洋洋的河，沒有多大的競爭，只有些流氓和吸毒者，還有老人和沒有自尊的心，更沒有據理力爭的勇氣，太過低沉了，偶而有些爭辯事件，那也是幾個有官僚色彩的人在為自私自利的權力而鬥爭而已。我很喜愛這個城市，它使我懶洋洋的。聽到沒有，扶南，這裡雖然也人材輩出，但都過江去了。我可不想走。不！扶南在線的那邊着急了。你不想像吳可春一樣嗎？去香港、台灣、韓國、日本。吳可春？他回來了？我也急着問。是啊！他說要去找你，你遇到他的時候，小心點，他的話多得很。我會小心應付的，你放心。你還是努力工作，快點把畫送來，不然這樣，我先把一張小額支票寄給你。扶南又在那邊發出引人響往的誘惑，使人聽了不安。吳可春他說什麼時候來我這兒？他說這一兩天就去。他越來越像迷幻的叫春貓。我們在哈哈笑中結束談話。

吳可春回來了，他的旅程一定又是糾纏不清的。我不覺會心笑起來。這個傢伙，這個倒楣的傢伙，萬萬想不到和自己一樣的男人睡覺也會掉入法庭的天網中，案後後雖然付了罰款了事，再帶情人出國散散心，這種風情像極了鄉下的小公雞老是要騎壓在老雄鷄的身上一樣，又放又醜。

打完電話，到附近經濟茶攤吃早餐，然後由捷徑走回家；避過快速車輛的公路，只要越過住宅區，再越過一些非法建築物，走一小段路就可到達家門，也是一間非法建築的屋子，屋主是位建築工頭，我向他租了一間沒有窗口的房間，只有洞開的房門，吳可春來看這間房子，一定又有話說了。

我想着吳可春的趣事，忍不住在回家的小徑上哈哈大笑，開懷不已，忽然，我感覺得這裡景象很熟悉；我站住向四週張望，樹，泥土，傾射的陽光，斑塊的草叢，深淺的綠色，虫泣鳥語，歷久不去的笑聲在心中不散，珍，我想起珍，她也不是曾經在這種景色中生活過嗎？那是在故鄉的時候，噢！那僅僅是過去的日子，使人緬懷她少女的柔情，現

在，我刻意要自己回憶她的離情，那份使人難忘的傷情，她追求理想，她追到了理想，一個服裝設計師，在名卡上又是一家服裝屋的主人，沿着她的計劃實踐，要我埋頭創作，不可當畫工，要我寫小說寫劇本，我變成騎在她理想上的小丑。慧貞對於我的要求，只及珍的一半，大概一個性慾強烈的女人的理想也裁了一半，她沒有珍的理想和耐性，更沒有珍對情的固執和對事的認真，慧貞花樣百出，做愛時像部推理小說，又像一同行戀者，固硬體系內的成長人，不知道傳統藏在那兒。到底我還是愛珍，但她的理想却叫我反感。

回到無窗室，心中快快不樂，想着珍的責備眼神，吳可春可能也帶來嘲笑的臉色，我一面調顏色，一面望着地面上的大幅畫稿，又想起吳可春和珍的反應，真想把顏色一古腦倒在畫稿上，想起扶南，這個兩棲的妥協人的話，旅遊與金錢的引誘，叫我不忍心動手把顏色傾倒下去。空氣浮動在無窗室裡，清晨的清爽已不復存在，炙熱開始盪漾着，輕輕地在室裡浮動，侵蝕肌膚，滲透心靈，使人在悶窘的空氣中浮動，我丟下筆，洞開的門，只洩入一些光，我望着那些昏暗的光，不禁懷疑慧貞也和扶南一樣，想在異性中尋找同性式的慰藉，又不能在同性中取得異性般的滿足，像政客的矛盾，想使同性戀合法，又要異性具有吸引力，或要吸引異性投入，又要指責異性是個同性戀者。這一切一切總是鬧着玩，倒是珍對理想和愛專情，却嚴肅的使我不敢在她的床上胡來；搞些多姿多彩的過份要求。吳可春也是專情的人，除了彌補情人的損失，更給社會擰了一巴掌，但也擰了社會一巴掌，到底他還是勝利了，自由自在地生活。

坐在無窗室裡感到枯躁不安，直希望這是一望無際的大草場，或有一個可望天的窗子，雖然外界的光線射進來，還能享受到光線的強弱和轉移，沒有窗子，枉想見到清明世界的陽光。房間天花板上的燈光明不暗總是厚着臉皮注視下面。一百二十平方尺。滿地紙張、筆、顏色，我隨手拾起地上的速寫薄，珍，慧貞，吳可春等人都被畫在速寫薄裡，吳可春的裸體速寫引起珍的不安，追究我和他的關係，我奇怪她為什麼不妒忌慧貞的裸體速寫。不願想太多這些事，他們總是叫我解答不來。

我一直覺得吳可春是我最合得來的朋友，只是他太沙文主義，只有同性是爭取的目標，我不欣賞他這種偏激的想法，我向他談小說和劇情時，他靜靜地聽，不表示意見，最後提供給我許多資料，有時候譏笑我，辱罵我，說我的情節有如專供兩棲動物欣賞的色情雜誌，或者說那是青蛙所屬的荷塘夜色，我任由他說，等待機會，能在一語雙關的情緒下反擊他。他奇怪我不感煩惱，他那裡知道，當他

訴說我一頓之後，我更認真檢討情節的表達技巧。

想起吳可春和珍，我知道今天又畫不成畫稿，呆看那些畫稿上的白描，那些等待填上顏色的空白，真想回到床頭的桌子上寫稿。坐在床上閱讀昨晚寫的小說，內容敘述一個便衣警員到公園窺視情侶，伺機捉拿在熱情中越軌的男女，控告他們有傷社會風化，結果被一對情侶作弄，警探在被激怒的情況下捉拿他們，他被引領到一座建築物拿証件，可是情侶却失去踪迹，他怒不可遏的闖入建築物，無可奈何的抓到一對正在熱情中的同性戀者，而這對情入中的一人正是他的情人。我想吳可春看到這篇小說非發脾氣不可。看完稿，我發覺草稿中有某些不順，在法庭上被告律師強調奪理的辯訴中，沒有順情邏輯，非找吳可春供給一些資料不可。再翻閱廣播劇本，那是一週前已完成的作品，不是改編別人的著作，嚐試創作，作品分四次廣播，每次大約二十七分鐘，電台或麗的呼聲要嗎？這是唯一的出路，為了珍的鼓勵，盡心盡力去寫，唯有向她交差，看稿紙上改了又改的對白，一直覺得它像室內的悶氣一樣使人難受，總共寫了多少分場呢？記不清楚，珍說將為我贍寫這些文字，珍也說吳可春可以為劇本的出路找人事關係。

屋子外面有人說話，熟悉的聲音，把頭靠向牆壁，想仔細聽清楚那人會是誰，但，已經有人敲我的房門，我直覺它非常響亮又井然，接着再敲，我剛要開口，門口一暗，吳可春就進來了。吳可春，他！我從床上站了起來，直叫我意料不到，他竟然找到這裡，他找到這個偏僻的角落，一進門，光鮮的衣服似乎還帶着陽光，我即忙叫他注意地上，他差點踩到書稿和顏色，他無可奈何地搖搖頭，皺下眉頭，沒有說話，笑着小心走過來，坐在床沿，我問他快樂嗎？他笑得像個快樂的少年。

吳可春翻閱從我手中接過去的廣播劇稿，他大概看到潦草和雜亂的字體，不耐煩的把它放回床上，面朝向我。

你永遠別想有人要你的稿。

珍會帮我贍寫後寄出去。

原來還養了小媳婦。

這些廣播劇本都是她交出來的差事，我能夠向她說：親愛的，我愛你愛到什麼事都不想幹嗎？

我自己說完話，禁不住也和吳可春一起哄笑。吳可春站了起來說。

這兒太悶熱了，出去逛逛。

上午，在市區，我們沿着河岸的路上步行，離海濱公園還有二公里，我們打算徒步到那兒。燠熱的陽光開始照射在這大地上，身體也冒出汗來。我感覺到這座城市表面上看起來熱鬧，行人、車輛、建築、樹木、河流，只要消除掉這些東西發出來的

聲音，假如你是一個聾子，你就有這份感覺，柔軟而且無情，沒有絲毫連繫，只能領略到隔膜和行動，却感覺不到生命和果敢。每一個人都各自為政，甚至於發現他們的眼神中充滿岐視，偏激、排斥、無理，還有隱藏着的仇恨，鬥爭將一觸即發，只有河水雜亂無章地注流過兩岸，從悶熱的濁氣中可以嗅出油煙味，甚至可以感染到那是擺好搶奪生命的姿態，我感到忐忑不安，我張望，緊張，街道上來往的行人似乎都注視我，我鼓起勇氣詳視這些人的目光，他們並不注視吳可春，使我吃驚非小，我竟然成為這些人的焦點，目標，他們似乎會一擁而上圍攻我，他們開始有挑剔的行為，開始不讓路，對前面而來的人，我要閃身讓路，有時候要越過前面的人，我必須拐彎抹角，否則我會遇到阻擋，我明白非要小心行動不可。從閱讀報上的各類新聞知道，假如一個人被成為注意的目標時，必遭到圍攻，圍攻者可能是流氓或鎮暴隊員或平民或官僚，他們的成員包括學者或文盲，假如有胆理直氣壯去闖，必像街道上四處走動的牛隻，給人分宰食之，不然也會像緣燈未亮時闖過馬路，被嚴厲指控犯法。我戰戰兢兢地走着，吳可春還可以不斷說他旅行的趣事，我轉頭看他：使我吃驚，他竟然像隻牧場上的驥馬，自由自在地舉動腳步，行走在草原上，他對往來的事物視而不見，我再注意他的時候，他不必像我閃身讓路，他高視闊步和行人擦身而過，儼然以主人自視，他的臉上時而現出笑容，我觀察他微笑的對象，那些人的微笑都和吳可春一樣，我為了消除心裡的緊張，也學他微笑，得到的反應僅是冰冷一瞥，我一路上學習微笑，不向吳可春的對象微笑，而是向他視而不見的人微笑，偶而，這些人會報以善意，這種善意少之又少，多是惡目相向，或是陰深露齒，沒有吳可春所得般繁綴不停的微笑，我想，他的笑肌一定確受慣性張力，否則沒有不鬆弛的理由，我暗自統計吳可春的對象，他們都是和吳可春同一性別，而我的對象混雜不一，我明白了，我對着一個女人苦笑，她白了我一眼。

怎樣？那個女人不領情了。

吳可春發覺到我尷尬的情形，露出他滿嘴的嘲笑：我反唇相譏。

看你的同性對象都充滿善意。

你們異性類有一天自相殘殺。

想來我們太無聊了，在路上微笑。

這和社會學有關係。你沒看過那些參加競選的政客嗎？

我認為異性會更相親相愛。

我希望你們永遠分裂不和，我才有更多的機會，找尋我的對象。

講的像達爾文，你以為生存者都是同性戀嗜好者，然後這個世界才會生存下來嗎？

你不知道的，我們都是知認份子，專業人士，政治家，商人，學者，總之，我們都是攀住地位和名望，最少也像扶南一樣，逃難戰爭的記者，文化遺產的販賣者。

那個兩棲動物，竟然入藉了。

你以為怎樣，他有妻子，哦，有妻子的人很多，只是掩飾一下身份而已，有一天他們的時機到來，露出原形，充滿世界。

我看，我想，你具有政客的理想。

我想，假如有一天，我成為領袖，領導這個城市，那太美妙了。

那是悲痛，慘不忍睹的城市。

不，那是美麗的新世界。我不能忍受你們這一小撮人破壞我這領袖的形象。

那是政客的聖屋。

聖屋？好奇妙的形容。

我想的累了。

我們到那邊去坐一下子，別走的太累。

我和吳可春坐在離公園不遠的河堤上，頭頂上是一棵大樹。吳可春還在說他的領袖美夢，夢想同性世界，他的語言一反常態，使我意料不到，他是那麼狂放，難怪扶南會有這樣的警告。他的話題總是繞在同性上，不把我這個有女性的人放在眼裡，我仰壓心中的怒火。但我還是反擊他。

我想將來這棵樹就是你的華蓋吧！

你以為我要當一個街頭政治家嗎？

吳可春抬頭望望樹，向我說。我還是諷刺他。

那還要怎樣，最多領導同性戀者示威，要求合法的地位，當然，不會又要特權吧！

你當我是婦解嗎？我可以領導男女同性戀者統治這城市，這個世界。

好吧！做你的美夢。

我起身走向不遠的小食攤子，買兩份食物和飲品，我希望吳可春不再發狂言，然而，我想錯了，當他吃完食物，要把垃圾丟入垃圾桶時，却找不到垃圾桶，轉身把它丟入河中。他又興致勃勃地說。

我想你也像那個法官一樣，認為我是一個道德情緒低落的人，找不到垃圾桶的垃圾，簡直沒有和平共處的背景。

你不認為我是你的朋友嗎？

噢！

吳可春吃驚叫了一聲，他意料不到我會攤牌，只一會兒，他恢復常態。

當你是兩棲的妥協者好了。

可惜我不是扶南，我需要女人。

我不追究你過去的，或現在的，我認為它們都是虛偽的，到那個時候，你必定會隨着我的法律走，否則你犯法。

怎麼？你要修改法律。

當然囉！

吳可春一本正經的樣子說，當我盯住他的時候，他哈哈笑起來。

那時候有異性戀行為的，就是異教徒，都要上法庭，諒你也不敢胡來。

你能改變得了已存的觀念嗎？我擁抱我的女人睡覺，你敢改變傳統嗎？

誰說不敢改變世界傳統，凱撒大帝敢做敢為，只是我比凱撒大帝還有冒險精神，但沒有他的氣魄，我有時機和大眾，我有這個城市，我有不敢異議的跟隨者。

你還是會面對各種反抗，包括未來的鬥爭，像公鷄破曉一樣。

那不足為患。

是嗎？大地都會有光明的一刻。

那還是我的世界，你說這些，你一定找到很好的法律漏洞，說來聽聽。

譬如說，你這種沒有公正，沒有理性的政治家，一定會產生大量的偏激官僚，盛氣凌人地要消除一切避孕丸、安全袋、子宮、輸精管，一切必要同性聚居，結果你的世界誰來生孩子，難道生命這道香火的延繼要靠偷情了的私生子嗎？真是上不了殿堂的文化論，未來的主人和財富由你的同性伴侶生出來嗎？結果你的子民都是等待變性的陰陽人。

妙極了，科幻小說，結果怎樣？

你的異教徒人民上法庭控告你破壞憲法，人類最基本的權利，因為在法典中一定會被找到施政的矛盾，尤其是在沒有廉正的政策行動，人民控告你破壞公平、自由、和藹，並且不可信賴。

世界上還沒有這種例子。

控告政府的例子多的是，只是沒有成功的例子，也沒有同性戀政府。

我的理想就是同性政府，我會成功的，我的異性戀敵人都患上冷感症，甚至可以為他們注射冷感症菌苗。所以這個世界沒有大胆狂徒，只有試管生命。

想不到你的農場養了一批只會生卵和貯藏精子的動物。

你對創物者有什麼控訴？

這些無情的，不可存在的後果，都是官僚主義生產出來的畸物，所以先控告官僚，你敢在群衆面前坦護你的玩物嗎？

那麼我必要獨裁專政。

結果你被列入毀滅者的歷史方案中。

聽你這一說，太使我頹喪，連幻想個同性戀的世界也不行。

終於，我們仍然繼續徒步，我頹喪地隨着道路

行走，吳可春仍然興致勃勃地說話。我們一直在談幻想世界。我們走入公園，行人道隱藏在樹蔭底下。

找家飲食店坐坐談正經的。我的腳酸痛。

吳可春提議去飲食店，我納罕他會有什麼正經事。我不想去看那幾家專建的經營的小店子，結果我們在樹林中的椅子坐下。我一直等待他開口，吳可春終於說話。

我想寫一本書！

寫一本書？

戀愛中的男人！你看這個書名比勞倫斯的戀愛中的女人強多少？

難以比較。

看吳可春一本正經，我又提出疑問。

你的自傳？

不，有男人，有女人，有同性戀，有異性戀，有你還有我，像秘樂和禁色，像戀愛中的女人，他們都是高貴的族群。

吳可春款款而談，我沉默一會才對他說。

如果不是珍在背後催促，我會放棄寫作。

我想，她一定幫過你很多忙。

她幫我抄稿，協助我收集小說資料，找投稿市場，她似乎不在乎退稿，反而是我受不了，你想想看，寄一篇廣播劇本是否被採用還不知道，倒先要開一張音響的用具清單給導播，我懷疑這個傢伙可能會閱讀劇本，研究劇情，對劇情的意見。我想在下一部廣播劇本裡，專寫對白和音樂分場就行了。這些都虧珍的幫忙，意見，不然我不會寫。

珍，她是一個很有耐性的女人，慧貞比不上她，為什麼你不和珍結婚。

結婚！

我雙眼盯住吳可春，他竟會向我談和女人結婚的事，今天怎樣搞的，我心想，老是聽到他那充滿幻覺的話。

是啊！她愛你！

你怎麼知道？

我到過她的服裝店，和她談起你，看她那種興奮，對你的理想充滿信心。

我沉默不言，吳可春的話太突然。對於結婚這回事，我從來沒有想過，看別人舉行婚禮，總覺得結婚是聖潔的，嚴肅的，還有責任和完整的混合體，它不屬於我這種人的，我愛一個人，這是自然界親諾的現象，在整體中尋求個別的寄托，才組織了自然界，如何尋找對象，找怎麼樣的伴侶，自然界沒有限制，所以我對吳可春的同性行為沒有他對異性的敏感，我想寬宏，中庸，自由，平等競爭才是生存之道，對於神聖與嚴肅的課題，它屬於傳統中的瑰寶，那不是我一朝一夕可以全力以赴，結婚，

傳宗接代的崇高民族任務，這種必負責任的行為，那不是吳可春為我設想的簡單程序，他能和珍談起我，對我談與珍結婚，正如我站在巨樹底下看到小樹也能生長一樣，對於這種生長抱着懷疑和不安。

你沒有勇氣嗎？立信，你想一想，愛你的人對你充滿信心，父母親也不能給你這種鼓勵，我知道你父母親反對你，排斥你，你的事業可以從珍那兒得到這份失去的愛情。

我從你那兒也得到某種養傷，這和珍……

不！我不喜歡你一路表現下去的作風，你在我們幾個人之間深藏不露，但我們感覺到你的鋒芒，使我不安，你連我的幻想故事都加以反駁，運用，你雖然窮困，但你有要求豐富的文化氣質，這是我不喜歡你的原因，你能找到天梯往上爬，你爬得太努力，只有讓一個女人，受現代虛榮洗禮的女人來磨損你，限制你的前途，那麼我可以得到滿足，你再也不會說同性只會促進異性社會的徵結。我們可以共存，甚至突出，你在厭倦的時候會有扶南的思想，尋找妥協，或者更傾向我們，讓我們同化你，開拓我們更廣的天地。

好卑鄙的幻想。

我甚至可以把你和珍的兒子當成我的玩物，使他們不再繼承你，而繼承我的思想。

變態，下流！你以為我現在是你思想的玩物嗎？我還以為你轉性了。

不結婚了？

我還是你所指的異性玩弄者，最沒有尊嚴的字眼，我怎樣也不會變成你的同好，或一個兩棲的妥協者，我也不會因為你的語言刺激不和一個女人同居或立即結婚或分開，我坐在這兒，站在那兒，隱然自在，看將來誰受誰的指使，影響，和現實在一起在幻想中起舞。

看你怒火中燒，還是回到現實來，你為什麼不和珍或慧貞結婚？

我不知道，我不敢面對責任和要求。

是心理恐懼還是生理缺憾？

放屁！

你說給我聽聽，或許我能為你解決。

其實也沒什麼大不了的事，簡單歸納起來就明瞭了，事實是因我一事無成，你能為我解決嗎？

是不是說要立業成家才行。

成家立業也行，但沒有信心。

為什麼要呢？兩個人組合的家庭，男女間只要有一方有能力，我們的社會允許這種結合。

那我可不是又無能又軟弱嗎？好吧！說這是潮流，這是平凡事，我總覺得這種生活很不自在。

你面對的問題，我想大多重於自尊，不在於社會結構。

吳可春說着話，人向椅背靠，雙眼明朗，看得我心中發慌，我從來沒有這種感覺。

或許兩方面都是……我不能滿足珍，我懷疑我將來的能力。

經濟還是榮譽？

或許……或許兩者都是，我們的期望並不單純。

她的經濟，在基本上已經擁有這些，她担心自己是否心滿意足，相反的，不是你可能獲得的，

如果我們單純，我們就容易滿足，可惜，我們都已經知道虛榮的引誘，而且我們也知道目標是靠能力和手段才能達到。又沒有把握，我沒法子確定她會從我這兒得到什麼樣的需求，假如我不把她可能想要的事物當成她的需求。她需求什麼？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無知，這麼樣並不影響我。

我還是不明白。

反過來說，她沒有擔心她是否能得到某種程度的慾望，也就是說她沒有要求，我給予她什麼？我給予的，她都收下嗎？那麼她所得到的，並不在意是不是合理。

結果是你們兩個人都受制在對於未來的需求。

一個平庸的人，社會進展和科學知識沒有影響他，他可以隨心所欲給予，有什麼給什麼，對於他樂於接受的，有什麼他收什麼，不知計較，也不會比較，可以縱情，固執，我們却不能，我想幹什麼，或做什麼事，她會為我考慮，比較，選擇，反之，她做的事情，我也會用同樣的經驗考測她，測知她是否正常、快樂、滿足。

異性相處這麼奇妙嗎？

母子相處只是一方給予，和一方討好，可是同伴異性相處就複雜，我們要求承擔、證明、經歷、壓力、甚至於索然無味。

怎麼說，事情一定有一方要讓步。

只怕忍讓一點的時候，另一方得寸進尺，像隻吃不飽的野狗。

你形容的太粗俗，我認為測知對方虛實才下手，或者等時機才攻於心計，她接受還來得及呢！

不能夠，珍和我來自同一個老家，習性上我們都有相同的需求，但各自為政，有自個兒的思想，如此一來，我想成個君子，也想成個男子漢，也就是說我能夠承諾，也能毀約，能得到收獲，也能棄之不置。

幸虧我沒有當丈夫的心願。

沒有文法的句子，你能夠給予也能獲得。

你不是說我無理又變態嗎？

合理一點，像扶南一樣。

我會像你一樣？要做個君子，當個男子漢，這

還不夠，大概還要珍證明她是淑女也是個蕩婦。

我沒有回答吳可春，我有點受不了，他竟然形容珍可以成蕩婦。我沉默不語，看看四周人們，一會兒才轉向吳可春，他又說了。

你不可理解，又不知足，好歹不分，我是錯誤，珍也是錯誤。

不！你屬於娛樂，貧得無厭，珍是正經的，以智慧表露才能。

那你在表露什麼？

人與人的關係。

你像動物在玩電腦遊戲。

你缺少邏輯和推論，像架機器。

我衝口說出，發覺自己非常激動，吳可春驚愕一會，似乎也發覺到情緒不好，氣氛不對。

我們太無聊了，談這些不着邊際的話，有用嗎？還是去找扶南和司豐談天。

找扶南？不，我欠他的債還沒還，不去了。

怕他追債，你不想去那兒了？

我想和珍見見面，我半個月沒見到她，等我把畫稿完成後才去。

和吳可春分手之後，我一路上在想他和扶南是不是也在玩火熱的勾當。

一九八二年七月，新加坡。

我搬家了，在組屋的第十三層的一個單位，差不多跟富有人家的主人房一樣大，一個房間，一個小廳只有房間的一半，另一個一半包括沖涼房與馬桶，小廚房。簡單的說這是二個小房間的單位組合。牆上只有一排窗子。這房子本來是吳可春的一個伯父居住，現在他堂兄把他老人接回去一同生活，在吳可春的遊說之下，我租借下來。老人沒有把房間和客廳隔開，一打開大門，整個空間看來還蠻大的，白天它是畫室，客廳，晚上放下睡具，就是臥室了。我租借後整理，整個房子也很簡單，沒有窗的一道牆上有一個與房子齊高的壁櫈，壁櫈的另一半是畫架，除了幾本書和畫冊之外，一個電視機和電話，另外就是我搬來堆上去的紙張。慧貞形容這些是垃圾。靠窗一張方桌，二隻椅子，客人來多幾位，鋪上草蓆席地而坐，至於小客廳，我找來一個大箱子，箱口朝向臥房，裡面淨放冊立的油畫，箱子上堆置油條，油筆，調色盤，破布等等，不畫畫時把畫和畫架向箱子一靠就結束工作，珍常對這些東西皺眉，雖然常有嘮叨，也常忙着整理。

這種居住環境是我意料不到的生活改變，我除了寫作之外，還準備在聖誕節之前由一家畫廊開一次油畫個展，這個個展由吳可春和扶南推薦和協助，慧貞極力贊成。珍只向我說，你行嗎？她的話使

我的信心動搖，但她不反對，只告誡我這是嚐試，她懷疑畫廊為什麼會為我開個展，一個沒有聯展經驗的年青人，又不是天才，更沒有在書報上吹捧的年青人，會有畫廊為他開個展嗎？珍向起這事情，我把所知的告訴她，一切都由吳可春接洽。珍再也沒多說什麼，只要我考慮自己的量力，經她這一說，我真的對自己的水準審察，比較，聖誕節距今僅有幾個月，還要準備一些畫，它逐漸成為我心理上的負擔。

這一星期來，我更迷惘這個城市的人與生活，我面對吳可春介紹來的朋友，為這位朋友畫半身像，看在吳可春的情面上我接受這份叫我反胃的工作，當珍知道我在幹這份工作時也就不常來看我；為我收拾房子，慧貞也不來看我的畫，她們都不想看見這種使她們尷尬的場面，只有吳可春和扶南取代了她們的探訪，吳可春天天來，有時候還帶來一兩個朋友，扶南來了三次，他形容我的工作會使我懷疑珍和慧貞是不是女人。我當初接受這份工作，開始時也很不自在，答應這件事的時候，一方面礙於吳可春的傳奇形容逗引起好奇心，現在我希望吳可春的朋友對畫滿意，急速交代差事，那我可不再有反胃的滋味。再過兩天，希望珍不會因此事不再來看我，或許珍就會來，我要吳可春的朋友穿上衣服，目前只描繪臉部，老是看一個男人赤裸上身，畫他女性的上半身，漂亮的面孔，豐滿挺昂的乳房，經過裝飾的油潤皮膚，甚至還有在陽光下晒後留下的乳罩痕跡，可是下半身是男人的特徵，這個男人，男人？我不知道要把吳可春的朋友當男人還是女人，幸虧他只裸露上身，畫上半身，畫半個女人，而我心裡老是把那穩秘的下半身當成是他真正的身份，把他當男人看待，我的同類，否則我也會懷疑自己為什麼不心猿意馬呢？多麼無法使人解脫的誘惑，假如再有下次，非踢吳可春一腳不可，我老是担心珍還在生氣。

有人敲門，我面前這個朋友，立即興奮地說是吳可春來了，真佩服這種人連聽覺都有暗語似的，我沒去開門，只管塗顏色，這個吳可春朋友帶着興奮去開門，立即聽到早晨溫婉鳥語般的話，禁不住打了個冷顫，吳可春和另一個人進來，那不是扶南，一個陌生客，粗壯的身裁，但他和吳可春朋友說話時那種神情，像動物園裡兩隻親暱地互相抓毛的猴子。

吳可春一進門就介紹他的朋友，名叫春力。春天的力量。吳可春形容地。我暫時停止畫畫，也沒放下手中的顏色，轉頭向這個叫春力的男人笑笑，他伸出手來，隨即又縮回去，我也不放下手中的調色盤和畫筆，看着他扭捏作態不安樣子，真像個已迄更年期的女幼稚園教師，沒有慈愛的神貌，只學

着小孩追逐的模樣。他似乎一直不安，我才發覺自己缺少禮貌，老是盯着人家，但我沒有道歉的意圖，反而感到情緒輕鬆許多，像看小丑表演。

我剛回頭繼續調顏色，就聽到這個叫春力的男人向他的朋友說話。

他把你畫的真美呀，親愛的。

我猛地抬頭，看到吳可春在畫架前看我，不是看畫，他看我懸在半空的手，忍不住哈哈大笑，我懷疑他為什麼不像他的朋友們一樣在我背後咯咯地輕笑呢！在笑聲中我感到無奈，緩緩吸口長氣，急驟地由鼻孔噴出，站立身體，走向箱子把調色盤和筆丟到箱子上，再回來收地上椅上的顏色鉛管，油條和抹擦布等，收拾完了，才發覺到房裡沉靜下來，他們站在那兒不安地看我工作。好了。我說。把畫架和畫也移到箱子那邊，又把倚在小桌旁的草蓆攤回地上，再從櫃子裡拿出四個小坐墊。請坐。我對他們說。吳可春背牆坐下，背靠向牆，向他的朋友們說。

請坐，這是立信的迎客之道。

吳可春的朋友沒坐下來，他坐回當模特兒時坐的椅子，春力似乎也不想坐下，他看了看我說。我不習慣。說完毫不客氣拉來僅有的另一張椅子坐下。

這是尋歡作樂的時候。

我向他們開玩笑地說，然後躺下，看到吳可春朋友和春力俯視的驚愕面孔。接着我又興奮地向吳可春說。

這就是我辛苦工作過後的享受。

我躺着，把左腳跟抬放在右腳膝蓋上，從這雙腳形成的三角空間看到吳可春在做頸項運動，我張開雙手臂做深呼吸，使腹部脹起又收縮，不知怎地，老是看到吳可春朋友的胸部和春力粗野的大腿，他膝蓋並攏。我閉上眼睛，尋思珍和慧貞可有如此粗壯的膝蓋，沒有，她們並觸膝蓋是因矜持，珍生氣時也有這種動作，她會以這種姿態靜靜坐在窗口旁。

你這幾天還和那個律師住在一起。

吳可春打破沉默，不知在向那個寶貝說話。
沒有。

吳可春的朋友似乎有滿肚子委屈地回答。
那你是又再賣了。

我衝口而出，張開眼看到吳可春朋友生氣的臉孔。

不要說的那麼難聽。

春力插口說。我猛地坐起身。

我覺得你有個女人的腦袋。

我很想成為一個女人。

我失望地拍打坐墊，我還以為可以激怒這個老

是使我看了不爽快的傢伙，看他還蠻得意呢！

那你一定會像更年期後的女人，沒有月經，怪怪地覺得自己不再像女人。

我說完，吳可春不住哈哈大笑，不停地拍坐墊，我討厭吳可春這種造作動作。

醫生要我改變生活方式，先試試女人的生活是不是適合我。

我適合女人的生活。

你也想成為女人？

吳可春朋友大驚小怪對我叫起來。

我只想和真正的女人做愛，你呢？可春！

我尊敬她們。

好吧！你們談交易和行情吧！但別在我這兒掛牌，我去弄點喝的來享受。

當我弄好飲料，端放在桌上，吳可春朋友表示他不喝茶，而我偏偏又泡了茶，春力也表示他不喝茶，我無可奈何的表示我沒有其他種類的飲品，有呢，只有自來水。吳可春認為那是他們自個兒的事，不必掛意。我和他坐在草蓆上喝茶，閒話間，春力表示有意讓我畫一張肖像。

不，不，我受不了，我不專長畫肖像。

我回答春力的當兒，盡量面向他，把笑容掛在臉上，又看看吳可春，表示我事非得已。

立信的畫較傾向幻想和無理性的自然景象，他對肖像無多大的心機。

吳可春為我解圍。

聽說你要開畫展！不知道你畫什麼？

春力輕蔑地說。

很簡單，一種場面。

我回答春力。吳可春又在為我解圍。

這對你是一件很難理解的主題，你在幻想中走向現實，而他却在現實裡步向幻想。

我不理解這種玩意，你們總是強調自己，活像沒有第二次選擇的照像，我喜歡錄影的多樣化。

你是說一下子由女人的觀點看所有事物，跟男人看所有事物的那種觀點嗎？

我沒有多面性。

一個男人能擁有女人眼中的世界嗎？

有！

吳可春朋友立即回答我的問題，接着他又說。

小說家和我一樣，我能理解她們。

我想，你誤解了，小說家所表達的屬於女人與男人共通性的一面，就如我畫你一樣，誤解在畫面呈露，只有你和不知底細的人才被表面形象蒙蔽了，這不是現實，也不是幻覺，只是表面的錯覺而已，因為主角是一個男人，一個男人的腦袋裝了一個女人的思想，只是一種表面認同，或說它是同化吧！這張畫並不包含你整個形體和精神，也不是我所

要表達的形體和精神，只是因為你本身擁有錯誤，這並非我笨拙，一個女畫家也不可能把你畫成女人，在她的主觀裡，你是一個男人，只不過你的現在形象，是由打針和吃藥變化來的錯誤，所以歸納起來，你僅僅擁有兩性間粗淺的共同性，女性的形式和扭捏的神情，結果喉核却暴露了你是粗淺的男人，不可以認同也不可以同化，形成你處在兩性間浪蕩，又徧徨又矛盾，想用手術施行認同或同化的過程，這種手術的強化行動，能肯定你的性別嗎？你心裡又害怕被另一方面掩蓋，結果只得利用自大的神情強調淺薄的共通性和誇張自己，甚至想用誇張的，虛榮的姿態賣弄淺薄的共通性，像個小丑在冰上跳芭蕾舞。

幸虧我不瞭解你說話中的含意，我也不想瞭解，它們對我沒有益處。

你連生活自由的含意都不理解，還想用語言的含意同化異性嗎？同性也聽你的嗎？你認為自己有能力嗎？作家無能力，畫家無能力，心理學家和社會學家能嗎？結果你所想到的主題，屬於手術才幹出的局部結果，但不考慮手術行動後帶來的後果。

我回答吳可春朋友，也注意到吳可春的動作，他示意我別說這些，春力的臉色難看，像吃到酸苦的食物。

其實畫家也畫同性題材。

吳可春說。

舉個例子。

我不滿意吳可春的意見，堅持他要舉例。

畫面上一群裸體的女人，這不是同性的例証嗎？古典繪畫最多，或者一群赤裸的博鬥男性，在古典繪畫和雕塑也能找到証據，更可以証明以前在同性間也以虐待得到性滿足。

吳可春的話使我感到尷尬，雖然在知識上覺得他強詞奪理，但我沒法子提出另一種論証，證明那些古典作品不含有性的心理色彩，美學雖然佔了奇重地位，但蒙娜麗莎的微笑在佛勒依德的筆下也成為分析性心理的主要對象，何況近年來，性與色情更混淆不清，裸畫是不是畫家的性慾表露呢？這個問題使我猶疑不果，像作家在文壇上一樣，如果有了偏問的語意，表達出無聊的評辯。對於吳可春的說法，他的朋友和春力反應興奮，春力向我提議。

你是一個男性，表達同性的戀情才算符合男性心理正確的發展和企求。如果你表達出同性間的歷史，感情，久而久之，我們的雄性價值可以在社會和文化中深植。

謬論！我倒不如畫羊齒植物在人體內生長，畫水蠶在蛋殼中築居，對於同性擁抱，自撫，淫騎的姿態，這簡直像盲人自吹自我文化的偉大。

我反駁春力，停一下子繼續說。

性本來就是循着自然，就如種族的創生一樣，他們合理地面對自我要求而衍成的一種生態，同性或異性都合情合理地在自然環境中生長，而不是經過宣言、文告、憲法、法律或由權威人士來加以強調，不要強調性別；男權或女權或是模稜兩可的作風，自然，就是存在的意義，這是人在自我要求的情形下找尋發洩的對象，自然，就是生命的權力，你不可能強調或強迫別人跟隨你玩一種遊戲，偏激的遊戲，沒有理性的遊戲。

你是說同性戀是一種社會性的倒錯行為嗎？

吳可春問我。

人在思想達到一定的水平時，煩惱、不安、暴躁、沉醉，甚至神經質，步着莫名的前奏曲準備跨越，向另一方面追求，逼近，繼續不斷的求知。異性追求是一個例子，這是一種混合衍演的過程，才產生出另一代，一個新的生命體，思想系統，一個新的局面，否則只局限在一個固置地位，一種固置地位是不是可算是倒錯行為，我不否定。

照你的說法，同性戀是錯誤的嗎？

有閉門造車之嘆。

可是同性仍然是由自然界現象的慾望需求形成，同性行為仍然被外界影響，也影響了人們的主觀。

我想那是選擇性的，像時鐘的指針並不指向一定的方向，也是具有偏見的吸取。自然的定義，並非取自於生物成長的環境過程，它存在於雙重性的真實，表現了自然景象和內心真實，也就是表象的真實所表現的內在真實，它是靈魂，感情和思想。

吳可春沉默地思索，室內一下子就沉靜下來，一會兒他才開口。

我不贊成，我認為同性決定於年幼直接原慾，它不受社會意識的影響；這些例子從原始社會和孩堤時代可習見的，所以說同性行為是基本的特性，至於對象的選擇，異性對象的選擇，這種特異，變質，我想才是人們處世的倒錯觀點、行為。

這一次，我對吳可春強辯的口才無言以對。我看着他，我連微笑的表情也沒有，這是個特殊的意見，許久，我才決定反駁，我自知這種反駁顯得軟弱無力。

(中)

百年專欄



* 目錄之書

* 鄭百年

悼念一位韓國學者

——李徽教先生

一九七一年春天的某個晚上，當屈萬里教授從新加坡南洋大學講學返臺時，臺大中文研究所的研究生為他舉行了一個洗塵的茶會，地點就在南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蔡元培紀念館樓下。

與會者非常多，除中文系研究生外，也包括了歷史及哲學系的研究生，把禮堂擠得水洩不通。平日伏案撰寫論文的他們，活動本來就很稀少，趁着所主任及系主任回校之際，大夥兒聚首歡樂一頓，倒也是有益於舒暢身心，因此，幾乎全體研究生都到齊了，包括許多外國籍的學生。

茶會快結束的時候，一位韓國研究生站起來，在熱烈的掌聲的邀請下，高歌一首韓國歌曲助興。那時候，夜深入靜，萬籟俱寂，但見他一露齒，一排一排宏亮高亢的音調，立刻從他嘴邊滑溜出來，驚動了在座的同學們，大家禁不住抬頭多望他幾眼，心裏嘀咕着說：「唸中國文學的，怎麼會有如此宏亮優美的歌喉！如果不是平日訓練有素，一定不會到此境地！」

在歌曲進入尾聲之際，只聽見他的歌聲就好像盛產於印尼的天堂鳥，張着彩色繡粉的翅膀，曳着一二丈長的鳳尾，冒着天邊的雲霓和漫霧，一級一級地往上跳躍，又再一層一

層地往上飛越。他將我們帶上了天外天，舉目四望，雲蒸霞蔚，晴空萬里，真是好個自由遨遊的廣闊天地！歌聲在天外滑溜兩圈後，突然地往下迴旋，往下迴旋，弧度之優美，坡度之順暢，和輕便的滑降機沒有兩樣。就在歌聲着陸戛止之際，許久許久摒住呼吸、沉着氣息的同學們，就好像隆冬除夕夜突然燃燒的鞭炮一樣，噼噼啪啪地把掌聲，再夾雜着歡呼聲，不停地扔向這位韓國同學。「再來一個！」「Encore! Encore!」「好！好！」……。

這位韓國同學，就是平日沉默寡言的李徽教。

在臺大唸書的時候，經常可以接觸到許多韓國學生，他們大部分都是通過教育部的保送和推薦，到研究所來攻讀碩士學位。其中，以中國文學研究所為數最多，歷史及哲學研究所偶而也有幾位。身體魁梧，性格豪邁落落，待人謙遜有禮，極富東方人的色彩，幾乎是韓國學生共有的特徵。你可以對日本人的多禮較點性格感到煩心，但是，對韓國人誠懇木訥的態度、適中懇切的禮節以及朗爽開懷的性格，你會感到和中國北方民族沒有兩樣。

最早認識的一位韓國同學是金兆成，他來臺大唸經濟學系。性喜杯中物，經常邀約我

們到韓國館子痛飲豪喝，一邊吃韓國烤肉，一邊聽韓國民謡，的確很能慰藉情感豐富的韓國學生。「阿麗郎」這首韓國情歌，就在無數次的豪飲中學會的。踏進中國文學研究所，最先認識的韓國學生是許壁，國字的臉形，結實粗壯的身子，待人熱忱懇切，和其他韓國同學一樣的，給人一種雋厚的感覺。而認識李徽教，是在認識李章佑之後。他個子高大，胸膛寬闊，有個非常結實的體魄，看來應該是運動場上的一名健將。

中文研究所的研究室設在文學院左翼的樓下，寬可容十幾張書桌，隔壁就是歷史研究所的研究室。章佑兄的書桌在走廊邊的窗口下，我的却在門口的牆側，恰好背對背地遙遙相對。章佑兄非常用功，幾乎每天都躲在研究室，靜靜地坐在窗下看書做筆記，碰面時點頭含笑，或者攀談三幾句，然後就匆匆分頭搞自己的事情。

有一天，章佑兄背後跟着一個年輕人，身裁略為矮小，非常粗壯，蓄「阿兵哥」式的短髮，當他將他介紹給我認識時，才知道名叫「李東相」，「準備來唸研究所」。又再過一陣子，章佑兄後頭又跟着另外一位年輕人，這一次身體高大，體格魁梧，寬大的臉頰，帶着堅定的嘴唇，名字叫「李

「徽教」。微微鞠躬之後，我立刻就感覺到，他有一副如鋼似鐵般的身體。

那天晚上，在屈老師的洗塵茶會上，聆聽他宏亮壯偉的歌聲，更証實他身子的結實和強健；不然的話，斷不會有如此剛強的丹田和宏亮的嗓子的。

取得博士學位後，我就和這批韓國同學勞燕分飛，回到馬來亞大學來執教。

章佑、東相和徽教兄回到自己的國家後，似乎很能夠施展抱負，首先他們在檀國大學執教，數年之後，他們又轉到慶北道的嶺南大學，徽教兄並且擔任中語中文學科的主任（即系主任），又聯絡其他同好，成立中國語文學會，創設中國語文半年刊，發揚中華文化。

由於志趣相投及性格相近，我們經常通訊，並且互贈書刊。中國語文學半年刊創刊於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年出二期，每期約四、五百頁，迄今已出版了六期。內容計分論文、翻譯、書評、學界消息及資料介紹等，專門發表韓國學界的漢學論文，是一份很有學術水準的學報。

似乎在一九八〇年，章佑兄來信謂，徽教兄病重入院施手術，身體健康大不如前。那個時候，他高歌一曲的影子一直在我腦際縈繞，久久不能離散。前年（一九八二），我應邀回校擔任客座，章佑兄赴美國普靈士頓大學研究，就在十一月寒流來襲之際，我接到章佑兄自普大來信——徽教兄癌症不治，撒手西歸。短短兩句話，簡直晴天霹靂，震得我滿天星斗，楞得手冷心寒。唉，以徽教兄壯碩的身子，尚且受癌症的欺凌、腐蝕，最後竟棄甲撤守，癌症之為頑毒，真是

可惡可恨！我和徽教兄雖未有片言隻字的來往，分手後也未曾再屈膝暢談，不過，他伏窗夜讀、端立高歌的影像，却永遠深印在我腦海中，使我實在不忍心想像他已離開了這個熱鬧紛紜的人間。

徽教兄是韓國漢學界耆宿車柱環教授的高足，早年在漢城大學攻讀時，即深受車教授的影響，對詩品有特別的鍾愛。一九六七年負笈國立臺灣大學時，即投身於葉慶炳教授的門下，專心研究詩品。三年後，詩品彙註一書完成，得碩士學位。詩品彙註雖說是篇碩士論文，實際上是精裝四百餘頁的皇皇鉅著（此書剛由嶺南大學出版部出版），不但份量很夠，水準也非常高，葉慶炳教授曾這麼說：

他的碩士論文「詩品彙註」，在口試時曾得到在場四位口試委員一致的好評，我忝為論文指導教授，也覺得有一份光采。「詩品彙註」的確是篇夠水準的碩士論文，出之於外籍學生之手，尤其難得。資料蒐集齊全，行文整練順暢且不說，最可貴的是遇到比較複雜的問題時，他總是能以客觀的態度作公允的論斷。

葉教授這段話，說得非常中肯和公允。前兩天，收到嶺南大學寄贈「詩品彙註」，立刻摩挲細讀，即發現勝義甚多，欽佩不已。誠如葉教授在序文裏說：

對他的英年早逝，我感到無以形容的痛惜。再給他二三十年壽命，他在學術研究上會有更好的成果，他能使更多的青年學子獲益，可是他却走了！

讀了葉教授這段話，再伸手撫摩徽教兄的大著，內心真有說不出的痛惜，又怎能不唏噓長息呢！

除了「詩品彙註」之外，徽教兄還有下列的單篇論文：

1.鍾嶸詩品下品之標題校釋（1971）

2.鍾嶸詩品下品張融孔稚珪條疏釋（1973）

3.三國志魏書王粲傳考釋（19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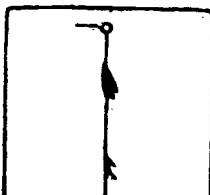
4.十二、三世紀高麗崇唐的詩風（1975）

5.中國古典文學批評文選釋（1977）

6.鍾嶸詩品古詩條考釋（1979）

都是和詩品有關的論文；徽教兄嗜好詩品，於此可見矣！

嶺南大學中國語文學會為紀念這位年輕學人的早逝，並紀念他對學會的功績，特將第六輯的中國語文學列為紀念專欄，除刊登徽教兄的略歷、著作目錄及玉照之外，並備載遺稿及各種追悼的詩、文、聯。我和徽教兄同窗三年，雖然平素寡於言談，別後又無文字因緣，不過，睹物思情，如何不令人悲戚長痛呢！安眠罷，徽教兄，學術界將會永遠懷念你的。



*譜

大吃人間煙火

*董立卓

「每個人年輕的時候，都曾經是個詩人。」這話即使不是一百巴仙放諸於四海皆準，但總是可以應用在大多數的人身上吧。請注意：這些人都是在街上行走的普通人，而不一定只限於舞文弄墨之輩。

往深一層去想，此話對於「仍然是」詩人的人來說，真是大不敬之極。而且不只是不敬，尚有蔑視、不屑之意。為甚麼不是呢？年輕人的特徵之一二，便是愛幻想，盡想些不重實際之事，甚至有些痴迷過甚，竟然索性想去不喫人間煙火起來了。而不喫人間煙火，據說也是某些詩人所醉心向往的神仙生活。不過，不管是詩人也好，非詩人也好，總是要飲飲食食才能繼以維生的，所以不喫人間煙火的行動，只是形而上的而已。那便是在他們的大作中大放煙霧，造成一種迷離恍惚的「境界」，所歌詠的事物，無非是風花雪月；所驅歌的情感，無非是一些「美麗與哀愁」。

當然，這也不是大不了的罪過，只是，對一些已覺悟到人生是個大烘爐的廣大讀者群來說，這些不着邊際的呻吟作態，思想膚淺的「文藝作品」，是完全不能挑起絲毫共鳴的。他們所需要的，是能深切的描寫人生的真實面貌，呈現出生命的種種苦楚，人類面對苦難的不屈不撓精神，非戰鬥至最後，絕不放棄生存希望的道德勇氣。試問一個整天向往着不喫人間煙火的詩人作家，怎會有此種人湯已湯的懷抱呢？而一個不愛人類的作家，是不可能寫出「擁抱生命」的作品的。

要寫出像上面所述的作品，有一個很首要的條件：那便是作家必須大喫人間煙火。換言之：他必須深入地看待這個世界，對人類富有同情心，不論他們是如何的卑微。當然，具有此種道德良心的作家，不一定能寫出卓越的作品，但至少，他已經走對了路。

冤枉冤哉

*唐仕恬

有人曾一再的指責本地的作家，說他們只會寫些小家子氣的文章，即是着重於描寫個人的喜怒哀樂，沒有關懷到廣大的人民大眾，他們的艱辛苦痛，因此本地的作品才沒有人看云。我不是本地的作家，但至少是個本地的讀者，看到這些信口開河胡亂「誣賴」的指責，心中實在很為我們的作家叫屈。因此今日想借這個版位，替我的寫作朋友申冤一番。

馬華新文學發軔，迄今已有六七十年的歷史，即使從未產生過震撼世界文壇的傑作，但

*風向

至少，是作家們的心智結晶，是我們文化的一部份。這些作品中，容或有某部份是不成熟的習作，但如果指責這些作品是本地讀者不看本地創作的罪魁禍首，則未免是在沒看清楚問題是出在哪裡之前，便妄下斷言了。更加冤枉的是，這些斷言根本就是錯誤的。

怎麼不是錯誤？只要那些閉眼說瞎話的人，去大城市小鄉鎮的書店書攤逛逛看看，擺在架上的，是不是封面花花綠綠的言情小說、搜秘雜誌、武俠漫畫、八卦周刊的東西居多？而這些衆人的「精神糧食」，都是從香港台灣入口的舶來品。書攤老板也是生意人，如果這些東西沒有銷路，他們會辦進來嗎？由此可見，本地的讀者口味，大多數是耽溺於看這些消閑書刊的階段。如果說要去迎合這些人的胃口，豈不是要我們的作家，向港台的職業文人看齊，大寫「讀者要甚麼便給甚麼」的垃圾？

總而言之，本地人不看本地作品，不是本地作品沒有描寫到本地的風土面貌，而是我們的讀者的閱讀口味，是傾向於「軟性」文藝方面去。這才是問題的重點。冤已喊過，任務已完，就此打住。

只有創作、沒有批評

*阿以

在現今的馬華文壇，寫評論的人是越來越少了，當然我是指真正「以文論文」，而無其他意念的評論文字，而要寫這一類的文字，是絕對不容易的，除了本身在文學方面的修養外，還要加上獨到敏銳的觀察力與分析力，我相信在目前，我們是可以找到一些人來寫評論文字的，只是為什麼沒有人肯寫？肯認真花心思精神去向讀者「報告」他個人對某一篇創作或某一本書的意見與看法？單單拿『蕉風』來說，我就久久都不會看到一篇文字是有關於評論或分析的，為什麼？

有人創作，就會有讀者，有了讀者，當然還要有人寫評論的文字，這樣才能算是一個健康的文壇。有時候和一些朋友談起為什麼沒有人願意寫評論文字，得到的其中一個結論是：沒有必要替自己製造仇人，因為馬華作家大部份都沒有氣量接受善意的批評與論爭。而我個人則不相信馬華文壇各路人馬仍然氣量那麼狹小，只要有人肯挺身而出，盡量寫一些評論的文字，不存私心，不作漫無目的的惡意中傷，中肯的，踏實的去寫，受批評的人，相信會樂意的接受的。先存了顧忌與怕惹麻煩的心理，然後不肯寫評論的文字，無疑是井蛙之舉。

我希望那些有能力或有意思要寫評論的人，快快動筆寫。到了目前這一刻，論爭的要點應該不再是你屬某某派我屬某某派他又屬某某派，而應是某某寫得怎樣？——只是這麼簡單，並不包括你是某某派所以寫的文字是如何如何吧？

另一方面，我也希望發生論爭時，大家都能平心靜氣、拋掉人身攻擊、互揭隱私的惡劣行為，真正的以文字進行一種交換意見的過程，對我們本身對讀者對將來的馬華文壇，都會產生無窮無盡的影響。

單單有創作，而無批評，是怎樣也說不過去的。

* 本版歡迎短小精悍，就事論事的文藝短評。

* 風向



*山水

答早慧書

*黃潤岳

前次收到來信，告訴我：你說離開，就真箇辭職了。我為你高興。倒不是幸災樂禍似的希望你失業，而是「不為五斗米折腰」已是晉朝陶淵明時代的事。今天，我們多少顧忌、多少考慮、多少不便，使我們身不由主。你能說走就走，何其痛快！古人的「興盡而返，何必見戴」，已是文人的風流雅事，極富書卷子作風。我怎能不欣賞你的輕擰飯碗呢？你不愧為湖南人，有驥子精神，可以打落牙齒和血吞。（天可憐見：你還不知湖南在那一方呢！這就是文化傳統。）

讓我講點古龍。大學畢業之後，我便是六品京官。有一次，新到一位上司，居然向我打起官腔來。我一氣之下，將門一戶，走出了辦公室。怎知這位上司是位學者，把我當作少年氣盛的初出茅廬，不跟我計較。我却仍在某件公事和他要了一個小花頭。我知道：以我的個性，烏紗帽是不能戴的了。

到馬來亞不久，便改行教書。本性既然難移，不到半年，就捆包袱。想不到塞翁失馬，反而此做起校長來。自己做頭，凡事謙虛，決不像媳婦做了婆婆，立刻就折磨媳婦。怎知校長之上，還有董事長。於是我這個校長，做不到半年，又憤而離職。賦閒住在一間會館裏，儘管要用老本，仍是飯酒賦詩，縱情遊樂，也是痛而且快的事。

像我這麼一個不安於職的人，仍有人欣賞。因此到了龍引。開頭兩三年，我也有一兩次想拂袖而去。而董事長鄭振中先生，竟和我對面默坐，偶爾講一兩句，其餘盡在不言中。十幾年的神靈之交，他離開這世界，我也不得不離開龍引。要離開龍引時，有人替我安排了後路。忙完這頭忙那頭，兩任校長前後廿四年。之後，我才真正的解脫。

說起來真是慚愧，我重皈基督，參加教會工作時，仍有一兩回，按捺不住自己的性子，退休而不休，如何是好？近兩年來，我不捨晝夜的窮經究典，沉溺在屬靈的追求中，忘懷一切。等閒事，付與兒曹，連山水和竹也不管。

不久前再接來信，又有人極有誠意找上門，待遇很好，你接受了新職位。請接受我的恭喜。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處。有本領總會有人欣賞；有本錢才敢鬧情緒。

你所提的那份出版物，我倒一直在看。新加坡有位親戚，每看完一份，就花廿五分郵票寄來。林

林總總，足可消閒。故鄉來的故鄉事，更多一番親切。

我給你的信中，由於縱論宗教，使你得到許多啓示。尤其在古聖先賢的學術思想裡，印証出宗教情操。「那非得有深厚的文化根基，高層次的領悟，不能辦到。可能你只是信手拈來，但我覺得寓意深奧。若只有我一個人讀到這樣的文章，實在太浪費了。你是否有興趣將這方面之所得一一得「道」之得，整理彙集，使很多人能讀到，讓更多人得到一些啓示呢？現在，我每次看了你的信，就覺得走入了一座門。並暗自默默偷師（或修行？）。不過，一道門不應只讓一人進，應有更多的人可以進入.....」。

我讀了之後，也得了不少的啓示。

人的本能是對外來的新來的底抗拒。例如器官移植，便遭遇到這個難題；這是生理的。心理方面，靈魂思想方面，文化、習慣、風俗.....諸端，莫不皆然。對我們華人來說，華文文化當然是歷史悠久最優美的。這就是所謂思想包袱。例如我大讚你湖南精神，便因為我們是同鄉。

對外來的抗拒，經過發展，便產生了內在的團結。安內然後可以攘外，有相同才產生同情。於是，我們人，總離不開一個個的圈子。一個人也可以同時有幾十個不同的圈子圈住。這就是人際關係。有了人際關係，便有名聲，要提高自己的知名度，便作了名的奴隸。除了名，還有利。名和利便囊括了人生——每一個人的一生。

我從「對外來的底抗拒」，一跳就跳到人生的名利，似乎有點突然，其實不然。為什麼要抗拒？因為要保衛自己。如果我們只為了求生存，那麼日食三餐，夜眠七尺，再簡單不過。有幾個人會安於僅求溫飽呢？欲望是填不滿的。古人云：知足常樂。知足不只是一種修養，一種人生態度，而是對自己的一場戰鬥。

如果每個人都知足常樂，都安於現狀，社會文明又不會進步了。不滿現狀，力求改進，又成為人類進步的原動力。

有時我在想：假若我有十萬元就好了。環顧左右，十萬元算什麼！人家一輛汽車就是十萬八萬。百萬富翁多如過江之鯽，他們不會因有百萬而知足。香港有個什麼集團的老板，一次的投資失手就

了兩千萬，他的事業是以億為單位。可是，最後他破產了。他不能「得回頭處且回頭」。

我們的人生哲學，既不能太安於現狀，又不能漫無止境，於是便有中庸之道。我記得我的一位哲學教授賀麟先生，講中庸之道的君子而時中：畫一半圓，下面橫線一端為過，一端為不及，從圓心向上畫一直線直達圓周，此線乃最長者，乃是中庸。可惜一般之所謂中庸之道，變成了中間路線，兩邊討好，向東也可以，向西也可以。甚至於變成了馬馬虎虎，差不多就可以了。

莊子提出了齊萬物、外死生，簡單的說，就是看開一點，不為物累，逍遙自在。我雖以此治好了我的心藏病。可是却不能根治我的神經衰弱，實為始料所不及。老莊之說，衍為道教，求長生之術。最近看到台灣一段新聞報導，某道長要爬上卅六級刀梯，向江西龍虎山遙領教主旨意，始可成為道長。研究老莊思想的學者，恐怕也不會有許多人像我一樣，當作心靈的歷練，減除困擾和煩惱。

佛家更澈底，看得開看得透之外，還要看得化。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博學有識之士探求佛學，救世之道闡揚佛法，到了一般凡夫俗子，見廟燒香，逢山拜佛，急時抱佛腳，變成了有求必應的不二法門。

我們日常生活的倫理綱常，以儒家思想為主。不有趣麼，引述子曰詩云的，只有士大夫階級，甚至於窮秀才；我們運用的成語典故多來自莊子；而成語俗諺多與佛有關。儒家道家佛家三家思想，構成了我們文化和生活的主流。在這種情勢之下，要談基督教義，免不了遭遇到本能的抗拒。

嚴格的說：基督教只是宗教，不是文化，也不是思想。宗教是要信的，不像文化。文化是薰陶而感染而接受。宗教也不是一種學術思想，可以研究學習。基督教就是相信耶穌基督，要完整的絕對的皈依。不像儒家道家佛家，可以成學，可以為法，可以立教。學、法和教可以分，也可以合。更有進者，儒道佛可以交流，甚至於互相發揮。例如華人喪事，可以同時做道場和佛事。

基督教相信的是那位三位一體的獨一真神。作為一個基督徒的主要功課是傳揚福音。因此，從外表看來，是排他的，是積極的向外展的。有人更講得不好聽一點說是侵略性的。早期的外國人向中國人傳福音，有時是憑藉帝國主義的勢力。

於是，在我們華人的心目中，有兩件事是要敬而遠之的，那就是政治和宗教。大部份社團都列入章程：不談政治及宗教。連渥太華有個老人會，名曰哈哈會，本來就是老年人約定時間聚集，談談家常，打打哈哈，也特別列出一條：不談政治和宗教。然而却沒有一個社團會將政治和宗教的內涵明明

白白的寫出來。心照不宣的說，可能就是不要來宣傳共產主義，也不要來傳福音。佛教道教都不積極傳教，佛渡有緣人，前世修來的，只有宏揚！

還有一句常常聽到的話：甚麼宗教都是一樣，都是教人學好。不過基督教是要信徒學耶穌基督，跟隨耶穌基督的腳踪行，於是一切都變好，不學而能的好了。許多華人送兒子進公教，送女兒進聖母，可能有些還不知道那是天主教的學校。不過，就是知道也無所謂，那怕自己是虔誠的佛教徒，只要女兒不哭哭啼啼的回來吵着要去做修女。

我們談神，就必需也必須談到靈。這靈不是靈驗與否的誠則靈的靈，而是靈魂的靈。我曾在蕉風發表過一篇「靈及其他」。就神來說是神靈，就人來說是靈魂。神與人只能在靈裡面溝通。我們却只着重在人的這一方面，例如靈感，性靈，靈性，心有靈犀一點通等。

寫文章的人，都能明白靈感是甚麼一回事。例如我為蕉風寫專欄，有時數易其稿；常常多次提筆，不能成篇。為什麼？還不是因為沒有靈感的關係。靈感來了，如江河直瀉，下筆千言，倚馬可待。如果從基督徒的立場來說，便是聖靈的感動。不只是寫文章靠靈感。所有基督徒的一切言語行動、思想意志、事業作為，莫不仰望神的靈在我們裡面動工，依賴他的導引，也因他才使我們有能力有力量。凡事由他作主，凡事有他作主。這就是「神與我們同在」。

一般人忙於名利的追求，忙於享受物質文明的豪華生活，無形中便忽視了生活的靈性那一方面。然而任何人都有仰望神的需要，總會有覺得靈裏面空虛而彷徨無主的時候。這原是普遍性（Universality）恆久性（Eternity）的終極（Ultimacy）問題，却輕描淡寫似的燒一柱香、拜一次菩薩，就求得了暫時的滿足。還有就是各種吉兆、彩頭、禁忌、因果報應作為敬神畏神的通道。很多人都說：我甚麼宗教都不信，只憑天理良心。天理良心是倫理道德行為標準，最後仍是訴之於天。

我們華人，並不是沒有仰望神的需要，但是基於我們的文化傳統和生活方式，很難形成宗教意識，反易流於迷信。自古天子郊祀，所求都是風調雨順，物阜民豐。這是實際的生活問題。求神拜佛，乃是為了神佛可以給我們甚麼。做生意的想賺錢，新年祭拜時要花重價去買幾塊大炭，為的是大炭就是大賺的諧音。這是心理方面的安撫。

因此，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將宗教比作安撫劑麻醉藥。

我十五歲時，受洗皈依了基督。在我無可奈何的時候，我才會去讀聖經和作禱告。我做事憑天理

良心，我爲人講四維八德。我能體會「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我以俯仰無愧爲目標，我要「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幾十年下來，雖不至，亦不遠矣；至少也可說是「雖不能至，而心向往之」。在神的方面，我已有憑藉；在人的方面，我還沒有遠離目標。在屬世的領域中，我自認爲是君子，在屬神的範圍內，我不算是壞信徒，我對於少數教會的作風和若干教友的行爲，極不以爲然，甚至於敬而遠之。

但是，在五十多年之後，我竟迷失了自己。這不是文化的追根無着，而是靈性的一片空白虛無。

牟宗三教授認爲文化尋根，就應該追求那「有一個催使它非如此不可的動原」；也就是它成就其文化的動力之原。孔子所點出的主體的「仁」，便是「終極關心」的動原之所在。他並引述孟子：「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天、人根本是一體而不可分的。

我所面對的問題，似乎不是知天的知的問題，而是天人合一的如何合的問題。

他說：『動原問題當然是具有空靈性的。「空靈」性的問題，因爲看也看不見，摸也摸不着，一般人總是太空洞，不容易把握；其實，如果我們能切實反求諸己，認真的想一想，這也並不困難。空靈不是「空洞」，而且正是一個「真實」；一般人平常認爲的真實，倒不一定是真實的。所以從前人在這裡講學問，就說是實學』。

我記得那年回吉隆坡，內子從鍾正山老師學畫。我旁聽時，便一再聽到「空靈」與「點苔」。我知道這是繪畫的空靈，一定與牟教授的文化動原的空靈性不同。可是，我自己實在也想不出兩者的相異之處。

牟教授又談到：終極關心的問題，依西方文化

來說，就是宗教問題。在西方是基督教，在東方有印度教和佛教。唯道家儒家的學問，並也都有宗教的作用，故也可稱爲一種宗教。

根據我的經歷，儒家道家的學問，不能變成我的宗教。這種有宗教作用的學問，就我來說，因爲這知識是外來的，仍只是學問而已。而宗教是基於信仰，在靈裡與神相和。這是不能靠自己的反求諸己的。作爲一個基督徒，因爲有神的靈來啓示和領導；還有神的話語，也就是聖經，來開通我們的心靈，增加我們屬靈的亮光，使我們有智慧。我們的信仰才能堅定不移，死也不惜。古今中外，有數不清的基督徒，由於信仰而被迫害，因而殉道。也許你會想問我：真正每一個基督徒都能夠爲了信仰而殉道麼？

你自己如何呢？我的答覆是：我無法依賴我自己，我只能仰望聖靈給我力量。歷史上有多少岳飛文天祥呢？他們的確是值得尊敬的，他們所依賴的是天地正氣！

我每次寫信給你，總想到我們是寫文章的人，並不是爲了煮字療飢，乃是爲了要表達出我們的真實的感情和感受，也不是爲賦新詞強說愁，乃是追求真善美。我們是所謂性靈中的人，可能沒有賈寶玉所憎惡的那些俗氣，那麼，進而申述一些我的屬靈的生命的所得，使你能分享我的喜悅。當然我更希望你也能接受這大好的福音信息。

我也會考慮過彙集出版的事。如果當時一鼓作氣，也許早已問世。我却在擔心別人的批評：自己信教，還要說教。同時，愈多明白一點屬神屬靈的道，愈體會自己的人的渺小和無能。現在經你一提，我已決定舊事重提，接受你的建議。傳福音原是基督的教訓，其他的一切只是人的作爲而已。

心有靈犀一點通，我要謝謝你。

峻峭的山
高在那裏冷笑
我們毅然去嘗試
流汗疲倦和口渴
腰痠 脚痛
一步一步
撲上去

*
終於爬入雲霄
大樹比我們矮
山在雲中躲着
仰望我們
呼呼喘氣

* 艾文

爬

山

小小說——落第生

* 楚楓

哲男走進圖書館。

他的臉色是極悲傷的那種。

底層那一層就是社會學科的一層。

低低貼在八呎高的天花板上發光。他癱瘓的坐在地上。發楞。

「留級。留級。我真的要留級？My God，你怎麼這樣待我？」

那三十個日與夜，他每天早上七點五十五分圖書館未開門就抱着書在晨風中等待進去霸個位好好啃書。除了聽課洗澡吃飯，他的日子就只有各種各樣的社會哲學道理典型構造等等。

。他的日子裡，沒有溫暖的煙雨斜陽。他錯過了，錯過了別人從不錯過的。

那時候，整個社會學系的人都把眼光注向他，他像一尊發亮的銅像；同學都認為他是畢業試書卷獎的擁有者。他對自己的角色感到快樂，他覺得這是身為大學生應有的生活方式。

有腳步聲，他趕緊站起來，隨便抽出一本；金士博士著的社會構造。

看到書名就心灰意冷。眼看人家畢業了，自己還得跟低年級的同學混日子。記得第一天離家進大學，他父親說：「這個家出頭靠你了，不要再讓有錢人輕視。」他祖父還上香說：

「哲男就要光宗耀祖了。」

他的眼眶流出了水，一滴，兩滴掉在第三百六十八頁麻密密的書頁上，撒成美麗的水花。他記得很清楚，這頁是他唸過的。

樓上有人走過的聲音。他就想：是不是我成年在底層陪着社會學給人在上層踏到衰運呢？」

忽然間，他似乎失去了理智，丟掉手上的書，緊捉書架，大力的搖動，書傾瀉下來，他似乎覺得好快樂，書本打到他，撞到他的頭，可是這一搖，其他的也搖搖欲墜。

結果，書架從兩邊倒過來，把他夾在里面。厚厚的社會學的書蓋了他。多數唸過的。

他沒有叫喊，就在書堆中，閉上眼睛。

這不是他打從第一天踏入大學的目的。

燈

葉與年輪

暈內
亮起
一盞清輝
暈外
盤踞着
黑暗
伺機，待撲

風乍起
一片枯葉
輕嘆一聲，落了下來
而胎生在樹裡的年輪
却得抓緊胚盤
繼續旋轉繼續
旋轉

* 駱耀庭

郝毅民 83 年 10 月 1 日的信：

「記得上次的一篇小文中曾說到我久盼着休假，八月我去了Cape Cod，那個大西洋海岸的村落，住了兩週，又在家休息了一週，精神與體力都重整了不少。」

在去休假的行李中我放入了杜詩全集，加上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和山東大學教授蕭涤非著的『杜甫研究』供作引用時的參考，想把我心中的一種看法寫出來。這個思想的範疇還是「文藝心理學」的應用於文學批評。

在海濱兩週間除與海灘接觸外，每天可有三四小時的時間可以提筆。這樣我在返家之前寫了五章『杜詩心態窺測』，每章大約五千字。後來再為每章加上小標題，第一章標題用了「一覽衆山小，別有他山尊」來說明杜甫早期的心態，從「獨尊」的狹隘心態，逐步的變為「開放」的心態。第二章：「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這個小標題下，指出來杜甫熱衷仕途的努力與心態來。第三章我取用了杜甫「斫却月中桂，清光應更多」分析出杜甫的心態發展過程。第四章「自顧轉無趣，許身一何愚」分析地指出了杜甫心態轉變的自覺性。第五章「故山歸興盡，回首向風塵」已經是放棄了舊的而走入新途。

我這樣的分析進行，除了引用杜詩之外，郭蕭兩先生的書我沒有用上。原因是立場與方法不同，各說各的，並不是為了同意或不同意某種見解而發。假設有人要問郭蕭二人的論杜我的感想怎樣的話，那麼我會說，郭老的論點是可以接受的，而蕭先生的論法，情感豐富，而理據薄弱。杜甫是詩人，偉大的詩人，但杜甫不是，也不可能成為「人民的詩人」。正如杜甫詠泰山的望岳是好詩，但杜甫不可能是泰山的代言人一樣的道理。……」

(編按：郝先生此信雖已顯得「過時」，但對於瞭解他寫『杜詩心態窺測』的動機與背景，却大有助益，因此摘錄刊登。)

* 風箋



黃潤岳 2 月 18 日的信：

我希望你不會認為我在利用蕉風說教。當然說教並沒有不對。作者可以寫景寫情敘事懷，難道不可以述說他心靈深處的感觸？我不是為文傳教——你們都要信福音呀！趕快悔改！諸如此類，我自己也討厭——而是靈裏的感觸的分享。讀者讀罷我的文章，可能不以為然，甚至厭惡；但是至少可以明白甚麼是宗教，甚麼是基督教。而且我的這些文章決不是主日學的講義！雖然是過來人現身說法，却仍不是孤立的街道佈道一般，乃從一般的普遍的任何人都會感受到的那些為出發點。……我想：我在蕉風的『我的自剖』、『靈及其他』、『人的尺度』、『瘋子與神經病』以及這篇，應該都不是從「傳教」的立場出發，只是我的心聲而已。

黃子 2 月 29 日的信：

謝謝你的來信鼓勵。

談及多讀書，近閱東坡夜讀阿房宮賦至四鼓，老吏苦之軼事，忽想起姚拓先生曾在寫作團契講習會上說讀破萬卷書，要訣在於「破」。方悟自己讀書實在太不求甚解，致有鄭板橋所言之病——眼中了了，心下匆匆，方寸無多。勤於練筆，唯一補拙之道。當謹記。

夫妻倆

* 落葉



翁阿玉在冲凉房洗澡有半個時辰那麼久長了還沒有關掉嘩啦嘩啦的水龍頭走出來，還在沒有甚麼光線的冲凉房裏唱歌呢！學鄧麗君唱「淡淡幽情」，却唱到不三不四，像水鬼的叫聲。

張金甫站在冲凉房門外，心裏頭在氣憤着，跟自己氣着，怎麼會娶到像她翁阿玉這麼叫人煩燥的女人作太太？難道是前世未修嗎？唉！他嘆了一口氣，看看腕上的錶，就要四點了。四點，他的阿媽就要離開她的櫃檯回到樓上的冲凉房洗澡了。張金甫在自己的心裏是十五隻水桶般的七上八下，要是太太阿玉還不出來，阿媽就會誤解阿玉存心跟她老人家鬥氣。阿玉也真是的，明知故犯的，在她老人家千年如一日的習慣時間裏冲凉，早不冲，遲不冲，偏偏選在這個時候冲，真的把他張金甫的火氣給冲上來了，張金甫在冲凉房門外喊：

「阿玉，好了沒有？」

「還沒有！」阿玉停了片刻，沒有沖水聲，也沒有了歌聲，水龍頭的水還是嘩啦啦的響着。過了一陣子，歌聲又再響起，原來是阿玉把嘩啦啦響的水聲當着是過門音樂，她是唱一陣停一陣。

「阿玉，媽要上樓來了！」張金甫大聲的喊，擔心她陶醉在自己歌聲裏，聽不到。

「我在洗頭呀！你沒有聞到洗髮精的味道嗎？」翁阿玉在冲凉房裏面可能是光火了，聲音是特別大到嚇人，過後是一陣急促的淋水聲，過後是冲凉房門被打開了，翁阿玉兩隻手用一條大毛巾在擦抹黑黑濕濕的頭髮，嘴裏唱出來的可不是歌了：

「洗個澡，你催個屁，招魂的，我現在不是冲好了嗎？」翁阿玉投了一眼站在冲凉房門口外邊的一個水龍頭旁邊洗刷一堆銀器的張金甫。

「我是担心等會兒妳又會跟阿媽吵架了！」張金甫在原本就繃得很緊的臉上稍為鬆弛下來。

「阿媽長阿媽短的，你口裏心裏只有阿媽！」翁阿玉沒好氣的啐了一聲：「真不像個大男人，那裏有結了婚的大男人口口聲聲記着阿媽的！」

聽到了張老太的乾咳聲音，張金甫才低聲叫阿玉別說了！

別說就別說，翁阿玉撇了擦身而過的家婆一眼，就獨自的回臥房去了。

翁阿玉回到了自己的臥房，面對着那面圓鏡，看了又看，結了婚兩年，豐滿多了。金甫勸說不要吃避孕丸，早日生個孩子好讓阿媽抱抱。我才不呢！她對着光亮的鏡子說。以為嫁了回來張家這間大茶室可以意氣風發的當老板娘，坐櫃檯、收錢找錢，那見曉得，那個老媽子不肯退讓下來，要我在店裏走進走出的侍候客人，真是他媽的，呸，呸！

「阿玉，」張金甫跟隨在背後進了房裏：「妳怎麼不到樓下幫忙，人多了！」

「店裏有的是伙計，還論得到我嗎？」翁阿玉向着圓鏡梳頭髮，身背是那扇直站的電風扇。

「伙計是伙計，妳是妳。妳也是主人身份，有妳在一旁看管着伙計就不敢偷懶！」張金甫看看圓鏡裏面的她，又看看不是圓鏡裏的她，滿臉不悅之色。

「我現在沒空！」

「那我先下去了！」

張金甫快快然的下樓去之後，她把房門推上。梳子在手上，手一動，梳子一動，梳理着濕濕又被電風扇吹來吹去飄揚着的髮。她想到金甫不知道為甚麼會那麼好，是那麼好那麼關懷的對他媽媽，却沒有對自己的太太千依百順過；真是後悔當初追求她的男人有半打以上，偏偏就神差鬼推的選中了張金甫。張金甫家裏是開茶室的，生意是風風光光漂漂亮亮的好，她以為自己嫁了進來可以享福可以當老板娘了。張金甫是張家的長子，有權管理店裏的一切的。然而却不是，原來是老媽子一權在手，自己連當個像樣的少奶奶的命都沒有，早要帮，晚要帮，有時候，連吃一頓飯也不能舒舒服服。起初，還能忍耐，日子一久，甚麼耐力都是假的。記憶中金甫這麼說過：生意好嘛！生意好，我們就好吃好

穿啦！

好吃好穿！好吃好穿！她想到衣櫥裏除了那十一件陪嫁的衣褲，兩年了，心就有點發寒，兩年了，金甫又為她添製了多少件的新衣呢？就是添製了新衣也沒有用，老是穿不着，生日宴，結婚酒，輪不到她出席；她沒有甚麼親朋戚友，就是有親朋戚友都是金甫媽媽的那一邊的。每次那些三姑六婆式的親戚一來，就問她做媽媽沒有？金甫笑笑，她笑笑，而老媽子就不笑，就大聲的說，分明是對她說：「人家愛靚，愛有身裁，怎麼肯生？」

她用梳子敲了敲自己的腦袋：我就是不生，看你張家敢對我怎麼樣？她往衣櫥裏挑衣服來穿的時候，就想到沒有在張家一些大日子裏的親友們面前穿每件漂亮衣服亮相的機會，倒是和金甫去看每個週末的半夜場電影，看來也相當受委屈，只有這個時間裏才屬於她的，店裏關門休息了，她才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去，在戲院門口人潮裏鑽動着，還沒有看清楚誰的衣服是甚麼款式顏色，就鑽進了漆黑的戲院裏，倒是坐着看戲裏的明星的漂亮衣裳了。散戲後，人擠人的，每個人都趕着回家上床，就是裙子上弄污了一點甚麼藥汁的，也不會有人肯停下腳步來仔細觀察。回到家，脫了下來，丟在一旁，等隔天一早塞進水桶裏洗滌，希望以後再穿！要再穿，相信也輪不到那一件；還有久久以前未穿的那一件，更久更久以前的那一件……想到穿，沒有那麼炸心炸肺，想到吃，她真的要火冒三千丈。不知道張家是怎樣個吃法？猪血燙湯，豆芽炒，沙丁魚煮椰漿，真是莫名其妙的，叫金甫上樓來。

金甫上樓來，問她甚麼事？

「我們到外面去吃飯。」

「家裏不是煮好了嗎？」

「我吃不下那些菜。」

「我能吃，你不能吃？」

「我要你陪我去外面吃！」

金甫不作聲，幾次了？這種情形？也不知要如何向阿媽撒謊，金甫問她：

「你的美麗謊言編好啦！」

「就說是我的老同學的妹妹自殺獲救，要請吃飯，慶祝她的新生！」阿玉說到這裏，自己也忍不住笑了起來。

「你這個翁阿玉，真是女諸葛亮，鬼計多端。」張金甫在她的大腿上扭了一把，只聽她哎喲的一聲跳了起來。

夫妻兩人換好衣服，下樓，張金甫走在前面，阿玉走在後面，沾沾自喜，丈夫走前面當擋箭牌，老傢伙就是要罵要疾言厲色，也是丈夫先遭殃。張金甫走向櫃檯邊向阿媽說：

「媽，我和阿玉要出去看個朋友！」

「就快吃飯了，還出去？」張老太太瞥了兒子身後的阿玉一眼：「吃了飯才去吧！」

「不了！」阿玉站到丈夫的面前來，恭恭敬敬，滿臉的笑意：「我一位老同學的妹妹自殺，被救了回來，要慶祝她的重新做人，請我們吃飯！」

「啐！」張老太太很是不高興的：「大吉利是，自殺不死還要請吃飯，沒聽過這種不要臉的事！」

「媽，」張金甫插上嘴：「大難不死有後福，以後的命運會很好的！」

張老太太沒有再說甚麼，在給客人找換散錢的時候自言自語的說：「吃飯時間，人最多，人手不夠，會做少很多生意的。」

「媽，」張金甫瞥了身後的阿玉一眼，便對張老太太說：「我們先去了！」

翁阿玉雙腳跨出門口，踩在馬路上，伸了伸舌頭，心裏多少是積着不愉快且咒罵着老不死，每次要出街，老不死就有許多話好說。不過，也習慣了。誰叫自己當初看走了眼，以為自己嫁回去可以坐檯抬當老板娘的，唉！命啦！算了吧！街燈已開始亮起來，外面的空氣多清新涼爽，張金甫過來牽她的手。

張金甫和翁阿玉舒舒服服的吃了一頓晚餐，又走了一陣子的百貨公司，然後看了一場九點場的電影，散場後，還到夜茶樓買了一大包的叉燒包子。

回到家裏都有十一點半了，亮了臥房裏的燈，張金甫一邊脫衫一邊說：「拿兩粒叉燒包給阿媽吃吧！」

「她睡啦！她不吃的。」阿玉沒好氣的頂了過去，心裏頭蠻不是味道，有吃的時候就記得阿媽，真氣人。

「我只是說笑，你當真啦！」張金甫知道她是不肯把叉燒包子分出來的，不想找她吵，三更半夜，吵起來多難聽。他小聲的說：「你先吃，我去弄一杯阿華田上來。」

「我也要，要放奶的！」翁阿玉追到樓梯口，吩咐正要下樓去的張金甫。

未結婚之前，張老太太就愛對他說：「娶了老婆回來，許多瑣碎拉雜的事就交給她去做啦！老婆是替丈夫斟茶送水，替丈夫生兒育女的。」然而，他的老婆阿玉呢？做了些甚麼？

就快要天亮了，翁阿玉的話來自黑夜漫漫的空間。張金甫催着她說：「睡吧！是禮拜六，要很忙的！」

阿玉很不高興的回一句：「你就只懂得忙，忙着店裏的一切，把我撇在一邊不管！」

「你看你，說到那兒去了！」張金甫閉上眼皮，要睡了，聽阿玉那麼一說，又不能不表明自己的

善待：「剛才不是看了電影，吃了飯，連宵夜也吃了你還要怎樣？」

「阿甫呵！」翁阿玉另找話題：「我們搬出去另找房子，好不好？」

「睡啦！」張金甫倦意濃濃的說：「睡啦！講些無聊的話。」稍停，張金甫在熄燈後的房裏，看不到阿玉的臉上表情，但他相信自己的臉色也不會好看，他問她：「搬出去住？另租房子？那來這麼多錢？」繼後又加多一句：「又是甚麼道理要搬出去住？阿媽是不肯的！」

「就說是神說的，說住在這裏不能旺丁，阿媽一定肯的。」阿玉是沒半點的睡意，大概是吃過飽吧！精神那麼好。

張金甫不便再說甚麼，不作聲，意味着已經睡了。身邊的女人，又懶惰又自私，無一可取；當初

，自己怎會去追求她？並且娶了她，並且同躺在一張床上。還不見得到了同床異夢的地步，却只能說她是那些不滿現狀的女人之一，有諸多挑剔，有許多牢騷，只想做一個飯來張口錢來伸手能在生活上過得舒適的女人，可是在張家，她沒有那種福份，張家娶了她，當然希望她開枝散葉；有生意做，當然需要她帮忙需要她照顧，現在才知道她不是，也不是說她不是，是她不想那麼做，她沒有責任感，這種女人說穿了，不是能理家的女人。他張金甫這些年來，在社會上也有一些面子，不想把太太得罪了鬧得滿城風雨，讓別人家笑話，也只好順受着她，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人家是夫唱婦隨，誰叫自己是婦唱夫隨。

想着想着，眼皮越來越重，快要天亮了，應該睡一陣子，就是有夢，也是太短了。

夢中森林

常常夢見有一座森林
聽却聽不清，是鳥叫

還是

虫鳴，還是。
一匹獸的悲號

常常夢見許多樹
在一起追逐
風是一把鋸刀
收割着落葉

常常夢見一座森林
在暴雨中被拉成一隻手風琴
從高音到低調
不由自主地演奏

常常夢見許多樹葉
和一些風的脚步
一步一步踏過，踏過

常常夢見有一座森林

除了樹還是樹

林中有一隻鳥

因沒有藍色的天空而找不到方向

除了木還是木

我再也夢不見什麼了

如果有夜，我把夢中的森林都踢下床底

常常夢見許多樹
忍受着被砍缺的傷口
努力地，頂天立地
仰望天空

常常夢見有一座森林
住着一條彎彎的河
每天執行着它分割的任務
讓兩岸不同家族的樹
沒有入侵的機會

* 張樹林



*落花辭枝

『新荷』，由柔密歐·鄭編選，新加坡「島嶼文化社」出版。
內收印尼華裔詩人作品，厚75頁，售價新幣三元。



編後談

自從華人文壇在當地消聲匿迹之後，時間一晃幾乎要廿年了。這將近廿年裡，若換在其他有華人文藝的地方，他們必定會編成兩大套文學大系之類的叢書，以他的充沛的精力和如花似錦的文藝歷程，作出一種可貴的貢獻和總結！然而遺憾得很，我們除了完全交白卷之外，連原來讓人開拓過的那麼一點點文藝路線，也弄得無迹可尋，這在我們來說，未免不是一件痛心的事。

隨著都市文明的發展，一切科技上迅速的猛進，人類在物質上的享受，也愈來愈舒服了。所謂：物質超越了精神，現代戰勝了傳統，這種既成的事實，使我們想到，要在水泥中植樹，似乎是愈來愈不可能的了。

我們的默默無聞，甚至於自生自滅當中，久矣與世界各地的華人文壇脫節，以至完全的隔閡了。由於我們的沒有表現，由於我們的文化日益低落，自是難怪國外有些人已把我們忘掉，或無視我們的存在。不過話得說回來，若光是要求人們的憐憫與同情，那不但虛弱，而且也是可恥的。

我們以為詩是無辜的。詩本身的純正，絕不會是毒蛇猛獸的，因此為什麼不予以詩有個清清淨淨的自由天地呢？千年來我們背不出皇帝們，富豪們的名字，但我們仍在津津有味於李杜、陸放翁蘇東坡李商隱等人的詩，就是其中的一個很淺明的道理！而詩之所以為詩，意象和語言自有其重要性。至於認為詩只要表達某些肯定的，積極的，健康的意義，而不要意象的主張者；我們則認為，如果不要意象，寫散文不是更好嗎？要表示人生的積極面，寫論文不是更好嗎？在這裡讓我們引述了，屈原在離騷篇首所說的：「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態」。內蘊豐富的精神，外營優美的形式，這才是我們每位詩工作者，所神往的最高境界。

記得蘇東坡說過：「詩如這樣寫或那樣寫，便不是詩了」。尤其在人生上，一般正統的道理，有時反要被某種事實所推翻的。像以「引刀成一快」一詩而轟轟烈烈過的汪精衛，他的慷慨激昂的革命行動，誰不在賞認他是一個震鑠今古的奇男子，誰敢說他不積極呢？誰知在晚年的他，竟當上了漢奸，最後落個遺臭萬年的罪名！而郁達夫先生，一向都被人認為他是：浪漫的，感傷的，頹廢的，消極的人物；誰知他在晚年所做出的表現，一直到他死後，却贏得一個愛國主義的美名。（他以自己的生命寫成詩了），由此可見，一個人愛不愛他自己的祖國，是在實際的行動與表現，而在口頭上的宣傳的。

衆所周知，詩比小說或散文，會更沒有市場的。不過，有人仍固執而又痴痴地寫它，當然不是為了出名。因此出版這本詩集，如果允許我們強調一點的則是：詩應該不屬於政治的寵物，詩也絕不為時價而為的。拜政治之賜，我們得到了精神貧血症。所以，這詩集無非表示着，在這一長遠的空白中，多少還噴得出來一點半滴的，我們在蒼白自憐，我們在孤絕哀鳴的東西。就是我們這極微其微的表現，好讓世界各地的華人文壇知道，我們仍自愛地在學習，仍默默地在耕耘，最重要的，我們仍然存在，由於這一存在，我們殷切地希望，能收到拋磚引玉之效，更進一步地，請各地的華人寫作同道，不吝教導與鞭策我們，也許由於大家的提携，使我們這些井底之蛙，能有躍出井來的一天。

對於這本詩集，其可貴的地方，就是盡量做到老中少的三結合，也自容納各形各式不同筆法的詩作。值得一提的，這本詩刊是得到許多熱心於詩的朋友們的專稿，提意見甚至資助，使之能順利出版，實在使我們感激不盡。還有新加坡島嶼文化出版社及寒川先生等人的熱烈支持與愛護，更是我們所不能忘記的，理應順此向他們致敬，並表示我們最衷心的謝意。

好，祝大家好運！

柔密歐·鄭稿於癸亥中秋



* 人間集

讀何書做何事

* 梅淑貞

恰恰是十三年前，單身匹馬漏夜乘火車下來吉隆坡讀商科，也來不及向朋輩一一辭行。待安定下來後，才洋洋得意的寫了幾封信回去報告。得到其中一個的反應是：「你是不是瘋了？那種借方貸方的東西有甚麼好唸的？」聽到這樣不明事理的言語，當然是氣得要命，但是，却沒有為自己辯白，反而更加死心塌地去做個好學生，天天勤力上課做功課，絕不欺場。比起中六時需要死讀活讀的純理科，這商科唸來興趣無窮，每半年一次的成績表就是一個證明。若沒有興趣，成績會好嗎？所以我也風風光光的做了三年功課好的好學生，而且畢業後還兼職當過一個時期的人之患呢。

當然，出來這個講求實際的社會做事，便完全不是那回事了。讀書成績好，並不是事業一帆風順的保証。做事事實上比讀書複雜得多多矣。有好幾個學校成績平平的同學，十年八年後都撈得家肥屋潤，儼儼然做起大腹賈來了，見到面時，閒閒地說：「我上個星期才從法國渡假回來。」而一些當年功課呱呱叫的，只不過當個拿份薪水的公務員，生活過得黯然無光。但是各有前因莫羨人，也不必太過耿耿於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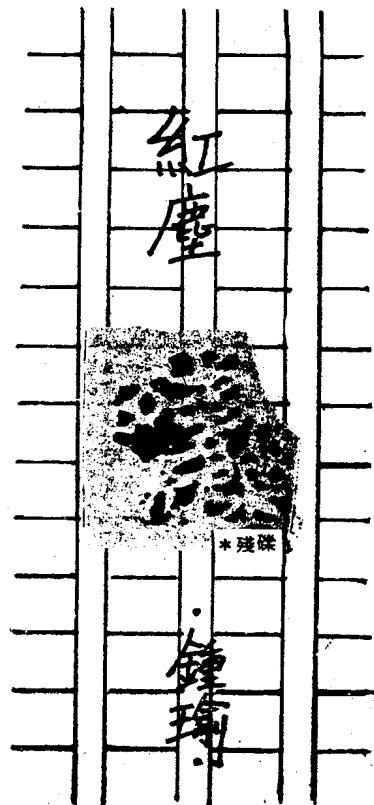
而我，十年前那個意氣風發的苦學生，今天仍然是乖乖的做着個受薪階級，際遇只能算是中等。為甚麼會這樣呢？我的分析結論是：不務正業所致。怎麼不是呢？當我的過氣同學下班後還在努力不懈的鑽營找門路，我却一卷在手，孤燈在案，捧着書讀得不亦樂乎。而所讀之書，不再是經濟公司法律商業法律審計統計商業行政秘書行政，而是教我如何去做一個具有更美好心靈的人的「閑書」。

讀了十七年的課本，就有資格成為一個等着去賺大錢的「專業人士」，相信有很多人，包括我的昔日同窗在內，都以為人生的最高目的已達到，以後的日子，便是放心開懷的去享受十幾年苦讀的成果了吧。如果人生的目的果然已達到，我又何必在二十多歲以後，又重新拾起考試時正眼也不瞧的閑書，夜夜開燈展讀呢？

這完全是因為，我們的教育制度，純粹是「功利主義」的教育制度，讀書是為了考試，而決定日後成就的是「技能科」。唸純理科的學，個個自認是天之驕子，走起路來能括起一陣風，因為他們是未來的醫生或工程師。我自己曾是他們的一份子，所以對於這種躊躇志滿的心態，最是清楚。記得我的級任老師，是個以英文寫作的「文藝青年」，曾叫班上一位男同學朗誦一首英文詩，豈料那男生竟一口拒絕，語帶譏諷的說：「我對這些東西沒有一點興趣！」當時我真為那老師難過，也為那同學的無理無知而悲哀。大概他以為，只有唸文科的「次等」學生，才會去做詩朗誦這起無聊的事吧！現在他已是個工程師了，據知仍然羈留在紐西蘭。我在此時突然想起他，覺得有一絲好奇：在那片異風異土的土地上，若有悲懷，他將如何去排遣呢？面對着春花秋月，他豈會去朗吟：「To thee the spring will be a harvest time.」？當然更不會有陳子昂那般美麗的靈魂：「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了。人生裡美麗的東西，必定有很多是他沒有能力去領略的吧。

所以在離開學校後的十年之間，十七年的教育，只培養我成為一個行政人員，賺一份供給我衣食住行的薪水，但那却不是我安身立命的地方。我安身立命的地方，只有每天當我的「正業」完畢後，回到自己的天地間，捧着或厚或薄的一卷書，追隨着那些動人的文字神遊其中，隨它而悲，隨它而喜，才覺得那一天是活得有意義的。

我很慶幸自己有這種持久堅強的閱讀習慣，但這絕不是學校的教育成果，而是先天的賜與。大部份和我一起畢業的同學，別說讀書，有些連報紙都已懶得看。他們當年之所以讀書，只是為了出來做事而已。現在既然已在賺錢了，還讀書來幹嘛？只是，他們却不能享受到，像我和我親愛的人，一人握着『老殘遊記』、一人握着『期待集』時的崇高樂趣。



張權漸感溫熱，用手指去頸背下的汗水，對兩個澳洲人說：「我不理會戰局發展如何。我只想到，最好能夠早早回家！」他發現另一運輸車上，那個中國人向他揮手致意。他回報給對方一個微笑。車前的幾個日兵，顯然在說什麼笑話，他們爆出了響亮的笑聲。文頓對周遭的環境游顧一眼，說：「我們被遣送來這裡工作，恐怕還要遇到許多的厄難！」他說的話，被詹姆士聽進去了。他忙不迭的追問說：「你說過的，這裡叫魔鬼山，是不是？」張權發覺他說話，聲音有點含糊不清，想了想才知道他剝落了幾顆義牙。文頓點着頭，瞭望車外高聳的林木，和濃淡不一的瘴霧。四野不歇的聽聞有怪嚎，聲音「嗚！嗚！——」地在雜林中穿梭。連日兵運輸車上的警犬，也掙扎着，露出晶亮的眼光，和吐長着猩紅的舌根。牠們煩躁地，用四爪在車沿上爬抓。幾個日兵正歇力的，把牠們按匐在車廂內！但明顯地，日兵也有了警覺。他們交迭着眼色。手上本能的提起機鎗或軍刀。有一個日兵，甚至抬起望遠鏡，向林木疏落處瞄望。山澗的窮盡處，間歇的傳來「嗚！嗚！——」的迴旋聲。傳過一山又是一山，到了這幽林裡，只剩餘音裊裊，因此也使人益感可懼和叵測！車輛行行重重的，終於在一條溪流畔，停佇下來。日兵們先後躍下地面，在水聲喧啦中，日兵們一臉的驚懼。有一個軍階稍為高級的

，甚至在腰袋裡，掏出了一幅地圖，在那上面指戳着，用疑惑不定的眼神，望地圖又望遠山。他的話張權聽不清楚，但他多少意味到事情欠妥。隨着「嗚！嗚！——」嘶鳴聲，越過一山又一山地傳來，彷彿這裡，已被一種無形的勢力包圍着。在樹叢的深密處，除了幾許的生物，在閃灼似的跳躍外。人們憑着人類特有的感覺和嗅覺，依稀知悉，在每一棵巨樹和每一絮葉片後，隱藏着一個個畸形可怕的原始敵人！他們通體都髹着古怪的顏彩，臉目猙獰，手持着利茅和籠盾，在伺機向這批，來自文明世界的外侵者和被俘者，作一次狠狠的痛擊，和徹底的血洗！

(十九)

張權隨着人衆，在日兵的指令下，蹣跚地提着腳步，向密林的另一路徑走去。溪流上清澈的激起浪花，在礁石羅佈的水流上，不時翻身躍起一群小魚。礁石的周沿，可見到爬行的螃蟹。一群嘶鳴在人聲的驚擾下，相率的向葉叢裡奔竄。人們涉水時，把溪流踢得窸窣聲響。

日兵在人流前後，持鎗監視着。那個軍階高級的，則在指揮着日兵，在人衆走過溪流之後，在一叢乾巴的草葉裡，澆上了一重汽油。那種油腥味還在四空升騰，日兵已隨手擲下火苗。一重濃淡煙氣逸起，四處亮起火亮的紅光。一球火燄即在幽林裡，噼啪地漾起。遠山不知處，這時候猶可聽聞「嗚！嗚！——」的傳遞聲。日兵中有人轉動手上的望遠鏡，有人囁嚅的，聲氣不定的低說着：「野人呵！野人呵！——」他的話還沒說完，軍階稍高的日兵，已揮掌摑了那說話的日兵。他用沉重的聲口斥責着他。一邊他用疑惑的眼光，望了望人衆。似乎沒有誰聽清楚他們在說什麼！他放心地望了火叢一眼，旋即與衆人一道，撥過臉前隱蔽半天的野葉，舉步向山林的不知處走去。

人衆踩着漫無秩序的亂草，向前走的同時，隱約聽到背後，在溪流潺潺中，火花在噼啪地焚燒着野林。人們嗅到一種腐草在火烘下的腥臭味。也逐漸發覺，遠山上的神秘「嗚」聲，已漸告收斂。幾乎整個山林，都灌滿了風響和鳥鳴。樹葉簌簌地飄向地面，密林裡又恢復了原來的靜謐與祥和。溪流在闊葉後，一瀉如急的激起騷響。日兵們的臉色，也漸次鬆馳下來。也沒有人敢再提到「野人」這回事。他們一路上噤聲地行進。一個日兵除了頻看地圖，也不時的手承着羅盤，在雜木遮天的森林裡辨認方向！

張權用半只肩膀，攬扶着一臉青腫的詹姆士。後者不住的往地面上，嘔吐牙血。澳洲人則走在近側。他眺望了四周的環境，才說：「你聽清楚了，張權！他們提到了野人！——」張權身心疲怠的，

實在不願說話，他只是虛應着。另一澳洲人霍克則說：「日本人其實也怕野人！他們爲了不欲引起恐懼，也不想讓我們知道！」他說話的同時，腳下踩着一只青蛙。只是一聲嘩刺，青蛙即被踏破肚皮。張權仍然不吭聲，和衆人一道，腳高腳低的，踏過厚滑的苔蘚，向籐蔓橫生的野林走去。他耳畔聽到文頓在說：「傳說野人們畏火，視火燄是神靈，所以日本人放火，要震懾住他們！」以後的話，他已聽不清楚。這裡的樹梢上，百鳥啁啾，匯成一股奇異的山林樂響。他一瞬間，想起這山叢上，除了劈山的炮鳴外，原來也有人，多里路外仍可清晰見到的煙火。原來這原因竟是，日本人用來嚇唬深山野人的！看來，這裡名呼「魔鬼山」是其來有自了！

張權想着，也不免畏懼的，抬眼望向罩沒天穹的密林。那裡面，如果有隱蔽的敵人，在伺機設伏。那麼，他們轉瞬間，即可魂歸地府！——他想到這裡，頸背上已涔涔地吐汗。詹姆士已恢復常態，能夠自行在凹凸的林地裡前行。文頓則喃喃自語。他像極了一個富於作戰經驗的軍人，不時在勘察地勢，也觀察太陽找方向。更側耳注聽着林中的聲響。他似乎很有把握地說：「我們快到目的地了！」他說着，中食指扣出清脆的聲響。霍克也附和着說：「我嗅到了炮火味！」他的話甫了，即聽聞沉岑已久，突然又響動起來的炮響。這次人們聽得真切，在炮鳴過後，盡是噼啪不止的石塊爆烈聲。接着是天塌一般，人們被激響震得牙齦打顫。一叢濃稠的煙屑，在遠處的山頭上湧起。人們霎時間，眼前一亮，一塹平坦的原地凸現眼前。在無數只的輜路機推動下，一塊機場的雛形景象，已慢慢建竣。在機場周沿，除了監督的日兵，盡是各式人等的工役。遠處有幾座營屋，其中一座在門外，高豎着飛揚的日本旗。看仔細一點，甚至辨認出，日兵除了利用人力，也使用牛馬的力量，在把各式砍伐下來的樹桐，分別向另在山坳上停佇的貨車拽去。陽光暉映下，可見到山壁上被截開了大洞。在那裡，不時傳出炮轟和裊裊的煙氣。

日兵吹着哨子，兼揮舞着手勢，向人衆說着生澀的英語及馬來話。在張權身畔的澳洲人文頓說：「這裡——」他環顧了周遭的景象，說：「真的是一個秘密的機場！」張權隨着他的話，也望見在場地盡處，在一排有意的樹木掩蔽體後，匍匐了幾只直升機，和兩只小型的戰鬥機。幾個日兵持鎗，在周圍巡察着。場地遠近，都挖了深淺不一的戰壕。兩個日兵，在牽着幾只獵犬，在草叢裡外嗅索着。一聲迭一聲的狗吠，劃破這本係冰封一樣寂寥的空間！

張權被派在伐木組，和詹姆士、文頓、霍克，

一道趕往伐木場工作。這一組人另有幾個中國人和印度人。人們抬頭望向過午的太陽，有人已開始嘀咕說：「爲什麼不讓我們進午飯呢？」其他工作組的人，也有人在怨懟說：「爲什麼還沒有吃飯呢？」說的人多起來，連日兵也注意起來了。那個英語古怪的日兵，也不打話，只是催促着人衆，向茂密森森的叢林走去。那裡圈起一片場地，日兵在那裡，把各式的雜草，焚燒起來。那種煙屑直冲雲霄，看起來像是一層菌狀雲，那是用來嚇唬野人的措施！

人群餓着肚子，一直移步向林木深處走去。張權沿路，才看清在開輜土機的，大都是英澳人。亞洲人則在拔草或填泥坑。有幾個尼泊爾人，在匍匐用雙手，填平地上的凹坑。張權對他們，很不瞭解的張望幾眼。文頓在旁邊低語說：「那是英國軍團的僱傭兵，奉加兵團！他們也淪爲俘虜了！」文頓說話的同時，天空兀地飛來一只軍機。那機翼上印着一記猩紅的圈記。機聲嘎嘎的掠過晴空，瞬間即沒入白雲的盡深處。張權和衆人，一齊看到營屋前，臨時建搭了一座草寮。一群人聚集在那裡，伸出各自因營養不良，而顫抖不休的手幹，自日兵的手裡，接過一塊麵包，和一具內裡盛着稀湯的鋁罐。人們在貪婪和卑微地啃着麵包的同時，高空處即掠過兩只軍機。日兵在營屋外，紛紛揚手，向飛機發出尖銳的歡呼！有些日兵，甚至肅立的行着舉手禮。張權看到，在營屋前另構建了，一座高聳的電訊塔。其形狀像極了一只盤碗。隨着機動的圓轉，太陽的晶光反射出來，化成萬道金霞，使遠地瞭望的人，頓覺得頭昏目眩。張權抓着麵包，和着稀湯在咀嚼。文頓一邊吃，一邊對他說：「那兩只飛去的機種，是新穎的日本軍機。一年前偷襲珍珠港，據說就是它們克奏膚功！」在他說話的同時，橫空掠過另一只軍機。因爲飛得貼地，在周圍泛起刺耳的轟鳴，場地上湧起蔽天的塵埃，樹幹也被風勢吹得傾斜一側。營屋裡外的日兵，不住的抬頭眺望碧藍的天空。在雲色虛渺中，竟然出現了一行機群。它們如雁行般的整齊，在轟隆的嚎叫中，一直往西南的方向飛去。日兵在營屋上、草場上，各自手揚着軍帽，向高空上的機群歡呼着。其中有日兵高叫着日本話：「大日本皇軍萬歲！」

張權和人衆一道，走落泥濘及膝的野樹林。日兵在前面引路。一群人走向劈山炮響，不絕如縷的峭壁下。那裡重重地讓一片圍籬圈銷着。持鎗巡哨的日兵，全披上掩護色的草綠軍裝。他們用峻厲的眼光，監視着走近圍籬的人群。這裡的營屋，特別建築在深深密密的叢林裡。每一座的板壁，都髹上掩護色。遠看起來，簡直看不出，這裡是一連毗的營宅。在峭壁上下，都堅立了瞭望塔。它們都相繼

的，隱蔽在葉障後。看得仔細的人，才認清那裡凸出了幾挺機鎗。鎗管四向，瞄準着工地內外的人衆。

文頓走在張權的前面。他望向半掩在雲氣裡的山壁，說：「這裡，看來是一處秘密的軍用基地！」他的袍澤霍克，用手指戳向壁上的洞坑，說：「也許是機密的兵工廠，或軍需庫！——」他說完之後，即見半壁上的洞坑，兀地飛出了一只小型的直升機。在洞坑的邊沿，可見到一群工人，正沿着狹窄的棧道，把一輛單輪的車兜，推向深凹幽冥的洞坑內。一陣沉鬱的炮響，自洞坑深處傳出來。接着又是一重濃郁不堪的塵末，湧出怪石嶙峋的洞坑。

日兵在圍籬附近，放任幾只壯碩的狼犬巡哨着。人衆被日兵，指令乘搭一座，臨時搭建起來的升降機，運向半壁臨空的坑洞內。那裡顯然是一座工場。人們從升降機的空隙，望向蒼茫無盡的原始森林。在山近處，日兵故意在焚燒各式的廢草，一叢煙霧籠罩在半空。遠處可見一座雛形的機場，已橫陳在草木幽深處。再望向天邊，隱約可見伐木場的淡影，在陽光下半隱半現的凸現着。那條河流蜿蜒如帶，木筏沿河流向江面上的貨輪。水天一色，使人對着這幅景象，頓生心曠神怡的感覺。

升降機次第的，把人衆載送到半空的壁洞上來。張權站在壁沿上，迎着猛烈的天風，眯細着眼線，才看清這裡別有洞天！四沿都圍着木欄。在洞坑口搭了幾間小屋，都是日兵辦事和休歇的所在地。在洞坑內，次序地鋪出了幾道鐵軌。一部份用來運載物資，一部份運送工役。在深洞內的炮響聲漸斂，人群先後被日兵，指令着戴上鋼盔。多人擠在一輛車兜上，轉落去昏昏麻麻的原始深洞。張權和詹姆士、文頓、霍克，都相擠在一起！張權托了托頂上沉重的頭盔，說：「這使我想起那本書：地心旅行記！」詹姆士臉肌顫了一下，半恐懼的說：「那有多危險啊！」文頓望向漸然移動的崖壁，說：「日本人在這裡，真的是要建造軍事基地！」霍克從旁提醒他說：「我嗅到了琉璃味！——」文頓在車兜逐漸快速時，說：「他們把地層挖得好深！連地底的礦物質，都挖到了！」車兜上共運載了十幾個人。沿着尖嘎的鐵軌，人衆逐漸掩沒在無盡的黑暗裡。人們回頭望向洞外。只見洞口越來越小，讓四周的黑暗吞沒了！人們正在喘着氣，讓各式騷鼻的琉璃味，或礦物味，薰得頭昏腦漲。眼前却突然地亮起火光。在洞壁的上頭，先後地燃了燈光。人們在一瞬間，才看清彼此的臉目。也同時看清，這洞坑內，沿着隧道，滿地盡是蝙蝠屎或野鼠屎。一群野鼠肆無忌憚的，向游行在前的人群，凸着稜利的牙齒在嘶叫着。洞裡的幽風，吹在人身上，頓生一種毛骨悚然的感覺！張權這時候，才頓有所悟。

的說：「這洞坑，看來是原始的，對不對？」他不知問誰的說。文頓埋在鋼盔下的眼睛，在燈火下閃灼着晶光，說：「那絕對不是人工鑿出來的！我肯定！——」他以後的話，讓頻仍的狂風淹沒了。張權這時候，忽然發現，在隧道的一角落，水流潺潺中，幾十只骷髏骨，像小丘似的堆疊在一起。有些猶未腐爛的屍骸，上面爬行着可怕的虫蛭。

「你們知道了，這裡為什麼，要讓人呼作魔鬼山了！」文頓把鋼盔托高，游目望向四周。車兜一個衝勢地，向洞坑的深處落去。空氣有窒息的感覺，但坑頂上的燈火，却越來越明亮，一陣劈山的聲響，自遠盡的幽暗處傳來。

「這裡，會不會是原始人的洞居？」張權乘着燈光，指向洞壁上，依稀可辨的圖騰。有些劃着鳥獸，也有人形的圖象。在四壁下，洋溢着刺鼻的泥臭味。一條溪流自流的溪水，自洞壁上湧向黑暗裡。遠方傳來嘩啦的風聲。文頓一直岑默不語。他只是頷首，並嘆了口氣。詹姆士則在喃語的說：「這裡真有地獄的感覺！——」車兜在這裡，突然地顫抖起來。在拐角的地方，有一簇亂石，把去路擋塞了。前端站着幾個日兵。他們正用一種儀器，把車兜的速度減慢。然後，先後到達的車兜，都戛然止步下來。人們踩在潮濕的泥地裡，踢動着黏腳的泥漿，向幽暗的陡路下走去。一群中國人和印度人，則爭先恐後的，擠在洞壁一角解尿。日兵則揚着手上的電筒光，向人衆比劃着，示意人群往前走。在遠遠的盡頭，可聽到隱然的敲擊聲。氣溫也驟然地降低，有人受不住風寒，不住地擤鼻子。一個中國人把鼻液，一手塗佈在洞壁上。白種人很感噁心地，向他瞪眼睛。張權和衆人，顛蹣着步勢，向半黑暗的坑底步去。一重泥漿滑溜溜的，使好幾個人，閃足滑落在地面上。其中有誰在呼叫着。這引起日兵的懊惱。他回頭用電筒光，照向那幾個狼狽的人群。口中罵着粗俗的日本話。人群很快地，又恢復秩序的，向聲響越來越嘹亮的所在步去。張權和人衆，一路上看到不少人骨和獸骨，狼藉地分佈四外。因為一路所見盡夥，人們也不若先前的驚奇了！文頓在走落一道滑溜的土嶺後，對張權說：「除了這裡叫魔鬼山，日本人在這地區，也有另一處所，叫什麼魔鬼寨的！——」他一語方罷，詹姆士倒搶着說：「魔鬼寨！這是什麼意思？嘎！」他說着，也停下一步伐來。張權從旁推了他一把，並努嘴向日兵處。只見日兵在揚着手電筒，向人群晃照着。文頓扶着洞壁，向前走，並說：「這只是傳聞！聽說魔鬼寨，是日軍俘虜營之一，那裡有各式恐怖的舉措。人們被關了進去，很少是活着回來的！」在衆人行進中，走落一條迂迴的徑道。這裡洞壁上，盡見皆是古怪的鐘乳石。它們垂向地面，扭成各式奇

怪的相貌。張權撫摸着鐘乳石，說：「這裡已夠恐怖了，還說什麼魔鬼寨！——」衆人一時被鐘乳石吸引，引起了注意力。誰也沒有留意文頓的說話。後者只好聳聳肩，嘆了口氣，一心往路深處走去。這裡的燈光，比後端更要強烈。燈火燃燒起來的熱氣，倒沖淡了洞坑內原有的清寒。工場上慣聽到的鼴鬧聲，在耳鼓裡蕩漾而起。一個在前頭走路的中國人，訝聲的喊道：「這工場真的好大嘛！——」接着是人群的紛紛議論聲。在工場內，有一輛小型的火車頭，在衝着瀰漫的煙屑，向人群內衝湧過來。這引起人眾的驚懼。有人失聲的呼叫，並本能的急遽向旁遁去。但火車頭却在緊急的一瞬，全然的戛止下來。人人都捏了把汗，對火車頭望去。只見駕駛窗內，冒出了一個三角臉型的日兵。他惡作劇的對人眾咧唇而笑。張權有點氣惱的，一直用眼睛向他瞪弄着。日兵這時候，揮揮手喚人眾乘上車廂。那只有五六格的箱位，可以擠下這次到臨的，整二百數的工役。

火車頭又噴着清煙，咔嚓咔嚓地，在碩大無朋的工場晃了一圈，然後向另一路幽暗的地地道去了。張權向四周環顧一眼，只見在虛空，高掛起各式大小的氣燈，把全場照得通明。在場地上，許多亞洲人，在搬動各式的鐵幹和木條。在場央有幾台巨大的機器，它們發動時，聽到一陣刺耳的聲響。張權正在納悶，他一時弄不清楚，這裡是做什麼工事的場地，澳洲人霍克則指向遠地的一座棚屋，對文頓說：「這裡是軍械裝配庫，是不是？——」他所指的方向，正好看到一簇拆卸的機件，按序地疊聳在幽黯的空間。一只迭一只的飛機螺旋，正在一群日兵的指揮下，由一群滿身油汗的工役，搬運向另一營屋裡。工場四周閃耀着，各式的訊號燈。那表示這是機密工地，許多不得允許的工役，不得擅自踩進，不隸於本身工作範疇的營地！——張權還沒有看清，遠近設施的時候，眼前轉入昏黑。除了頭頂鬼火似的車燈外，四周皆是呼嚦似的風聲和車聲。火車頭發狂似地，開足勁力向黑暗奔去，由於車態俯衝，使各人感覺到，他們所去的方向，是遙遠無盡的地心。這使到張權有點訝然，他正向文頓說些什麼，後者會意地，並用幽默的語氣說：「這真的是地心旅行記了！——」張權發愣的，望向急遽向後倒退的洞壁，還不會說話，詹姆士則沉吟自語說：「說是地獄巡遊記，比較恰當！——」他說着的同時，一陣盤捲似的山風，從車廂外撲來，震得車輛全在顫抖中。車軌好像在互相軋磨，發出的聲浪，使人腦神經都幾為之撕碎。張權猛然的咳嗽着，邊說：「我們看來，會被送到什麼地方去？」這時候，前端的車廂內，已有人痛苦的嚎叫。那聲音好像是中國人和印度人，他們極可能是驚懼得不能

自己，在揮動雙拳，頻頻敲打車廂的板壁。接着又是日兵的吆喝聲。軍靴沉重的踢在車廂內。也聽到幾個中國人印度人在哀叫。人眾都煞青着臉孔，彼此把軀體挨靠得緊緊的，連呼吸也不敢扯得太響。一群人就像墜在時光的隧道了，過了整整半句鐘的時間，才讓拖着車廂的火車頭，把他們載來了，另一塊截然不同的天地！在眼前陡亮的時候，人們竟然意外的，在這裡看見太陽！那已是接近黃昏的時候了。太陽的光輝，橫斜地照向工場內。只見到這周沿三公里大的坑底，密密麻麻地，並豎着大小不一的火箭炮。四外的工役，皆是本地區的有色人種，及少數來自域外的白種人。這廣大的秘密工場，當真使人瞠目結舌的，不知如何言語！

張權和人眾走落地面上來。他抬頭才看清楚，這裡原來竟是一深凹的洞坑。在坑底望向蒼穹，只覺得懸空，掛着一個圓盤似的山洞。周沿有半公里遙，白雲飄飄的，在天際上游過。夕陽的光輝，已照耀在洞沿上的木樹裡。不知那裡，竟然傳來燕子的啾鳴聲。日兵在距地數十丈遙，分別建造了瞭望塔，在不時的向坑底的人眾監視。張權被日兵指示，向一處凹在幽黯內的營屋走去。詹姆士、文頓、霍克等人，尾隨他走着。經過一簇堅立的火箭炮，其炮管在夕光的折射下，透出一種攝人的光絲。文頓和霍克，二人齊聲噓了口氣，表情驚訝中夾着讚嘆的說：「真是精美的武器呵！——」二人竟說着同樣的話。張權抬頭，細意的數看了一週，才說：「這裡不下數百枚的火箭炮，是新發明的嗎？」各人一邊走着，文頓一邊嘆氣說：「日本人果真厲害！他們竟然能夠，在這荒僻無邊的山野裡，建立兵工廠。製造這樣先進犀利的攻擊武器！——」他的話，最後被遠處一輛運輸車，隆隆的機匣聲掩住了。車上躍下幾個日兵，其中一個拽着軍刀的，趨前對人眾說：「你們都在營屋裡暫歇一宵。明早，皇軍會給你們指派工作！」他說得一口流利的馬來話，語勢急速，也不思量別人聽不聽清楚，就續說：「營屋在山壁的土丘後。你們就繞道而過。不要踰越了軍事工地，呃！——」他說完，好像對自己很感滿意似的，絕無來由的淺笑了一下。

各人望向周遭，發覺光線越來越晦暗。夕陽反射在雲沿上，鑲了一條錦鍊。隨着陽光的漸斂，坑底下也陸續，亮起了大小的燈盞。燈火代替了陽光，圓盤似的洞口外，已撒滿了稀疏的淡星。夜風已兜頭地，向人眾的頸膊上撲來。張權和人眾，已走上營屋的盥洗室。那是簡陋的洗澡房。幾十人只輪用幾個水龍喉，部份還是不能洩水的！人們在隨便漱洗後，就拖着疲倦的身軀，向營屋的休憩房走去。張權感到，生活實在有點公式。幾乎自他來了此地，不是在車上過，就是工地幹活，或者涉身在休

憩房、飯堂、或盥洗房！——他有點滑稽兼無奈的感覺。人不由自主的，走在營屋的迴廊上。那裡望出去，可見場央堅置了無數的火箭炮。四周均由日兵監守着。少數特准的工役，則在推動運輸車，把各式箭炮，由此向遼遠的幽暗處送去。張權隱隱間，可聽到某處，傳來富於節奏的機動聲。在稍為留意的同時，可以聽到輪船的相迭笛鳴。海濤聲嘩啦地，襯在洞天外的繁星，使人頓憶起靜謐之夜，人們漫步在婆娑樹影下，乘着星光和濤湧，在大自然的懷抱裡，享受那一刻的寧靜和溫馨！——張權兀地，由夢裡驟醒似的，對和他一道出來的文頓說：「我猜到了！這裡極可能是臨近海沿的秘密叢林！」——他不知是否出於興奮，語調也不免高亢起來。文頓、霍克，甚至詹姆士都坐在迴廊的木階上。文頓淡然地說：「其實，我早已感覺到了！這裡的風息，飽含着鹽味。這告訴我們，這裡吹的是海風！」旁邊的霍克，只是頷首不語。詹姆士只是搖了搖頭，起身往飯堂的方向走去。那裡人頭鑽動，日兵不知在說些什麼，人們都按着秩序，向飯堂裡走。

張權把身子坐近文頓，問向他說：「你如果多知道些什麼，文頓！你最好請都告訴我！」他並瞭望四處的景象，看到半公里外，一排毗連的營屋，在開動着爐火工作。幾只煙肉，不住的冒煙。一輛堆滿貨物的小型火車，沿着鐵軌，咔嚓咔嚓地向黑暗的隧道逸去。瞭望塔上的日兵，不住的向營屋某處打着訊號燈，天空飛竄着大小的蝙蝠。牠們在空際盤旋一周，即行越向圓盤似的洞天外。繁星像金子一般，在渺無所盡的天穹外閃灼。——這是一幅充滿着幻想的夜！張權帶點感傷的，用手揩抹額上的汗珠。他一時難抑思鄉之愁，胸臆隱然刺痛，使他難以自制的，兀地站立起來。工場外這時來了一輛軍車。幾個日兵，揮着兩個白種人，大踏步地，向稍遠一座獨立的營屋走去。那屋內流出一絲燈光，隱約可聽聞，一種像是收音機在播送着日語新聞。衆人會意地互瞄一眼。那兩個白種人，是被押往日兵的營房去了！張權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這樣衝動。他站在迴廊上半晌，才見到詹姆士為他們，遞來了一大塊麵包，和各人一磁碗稀淡的湯水。他們各沿着木階坐着，鼻腔裡嗅到遠方，煙肉上送來的煤屑氣。耳朵聽聞到，日兵營屋內，不住的傳來拷打聲。有一個英國人，大約熬不住苦刑，在嘶聲地哀鳴。日兵的獰笑聲，則衝過寂寥的空間，向這裡的營屋送來。偶然還夾雜着，一長一短的警犬嚎叫聲。

衆人都住了手腳，站在迴廊周沿，望向那傳出哀叫的日兵營屋。張權吞了最後一滴湯水，回頭望向人衆，才發現幾個中國人聳立在他背後。其中一

個問張權：「他們為什麼要拷打那兩個白種人？」張權搖搖頭，表示毫無所知。這時候，傳來的哀叫，是兩個英國人的聲音。最後大約是他們昏厥了，只剩得一縷哦吟，和叫得越來越紛亂的警犬聲。營屋的門扉推開，一瞥燈光流出戶外。幾個軍裝嚴整的日兵，先後走出屋外，跨上了一輛吉普車，在轉了個彎，發出一重尖厲的機軋聲後，旋即隱沒在黝黑的洞坑裡。營屋內只剩慘淡的燈光，和逐漸低沉的犬吠聲。

張權和詹姆士相靠在，各自的床鋪上。文頓和霍克，及其他人類，則同樣分配在同一營屋內渡夜。屋頂上開了一片橫闊的天窗，抬頭可望見，圓盤似的洞口外，是虛渺無盡的銀河。今夜沒有月亮。只有如捲的山風，把屋樑上幾盞清淡的燈光，吹晃得一搖一擺。在虫唧幽唱之下，張權漸覺意識模糊。他心頭陡然一亮，被詹姆士在肩膀上推醒。他惺忪地撩動眼皮，對他問說：「你幹什麼嘛，詹姆士！」——後者攤攤手勢，對他說：「張權，醒來陪我說說話嘛！」他的語音顯得特別。張權一下子，才想起他的義齒，讓日本人敲碎了幾只。張權疲累的說：「明天，恐怕我們要經受，很酷苦的工作！就讓我們，今天晚上盡情歇息吧！」——他剛說完，從黝暗中，這時走來了澳洲人文頓。他坐在詹姆士的床沿，望向張權，說：「我也不能睡進去，讓我們聊聊天吧！」這時候，張權才看到，文頓從衣袋裡，掏出了一包日本煙，各人遞送了一支。詹姆士從喉嚨裡，吟唱出他的欣樂。他說：「太好了！有香煙解悶！」——他連忙讓文頓駁了火，很適意地吸了一口長長的煙氣。張權吐着煙圈，問文頓說：「這是那裡弄來的，日本香煙！」他望了望手上的煙捲，眯着眼瞅向後者。

「用一只瑞士手錶，換回一包日本香煙！」文頓彈了彈灰燼說。「和日本人換的哦？」詹姆士瞪弄眼睛問。「那當然是！」——文頓換了個坐姿，仰臉向虛空吐着煙霧。「瑞士手錶，日本香煙！」——詹姆士沉吟地說，臉色有點特別。張權苦澀一笑，說：「瑞士是中立國，是不是？」他說着，用滿含深意的眼光，望向文頓。後者微然一楞，復不解地說：「這裡面，難道包含着什麼大學問嗎？嘎！」他吐了一重煙氣，把他的半截臉龐都掩沒了。張權望了望詹姆士，二人也不解自己，何以突然有這樣奇特的想法。後者滿足地吸着煙捲，說：「沒有什麼不對嘛！」——張權已坐在床沿上，用手輕拍文頓的肩膀，說：「的確是沒有什麼不對，文頓！」他說到最後，附加了一句：「少校！」後者很感滿意地頷首，並驕傲地應聲說：「我的確是個少校！」說着，這時候他已迅速地，為自己燃上了第二支煙捲。

張權彈着灰燼，說：「依你的軍事經驗看，這裡，是不是一個，機密的軍械製造場？」詹姆士也用同樣的目光，望向這中年的澳洲軍人。大家這時候，才看清他有一副瘦尖的臉孔。鼻子削利得像一把刀子剔出來。眼睛裡流溢着智慧的光輝。他擺擺手勢，略為沉思才說：「如果我所料不錯，這裡是日本人，在本戰區最機密的軍械製造場！他們顯然，在生產一種，盟軍還沒有製造成功的越境火箭。那是德國人，在數年前已實驗成功的，並且在炮轟倫敦中心時，一度曾經逞威過！」他說着，抬頭望向如盤的洞天。在黑漆如海的天盡處，掠過一條帶着珣爛光花的流星。它瞬間即熄滅，虛空裡又是繁星昂照。

「為什麼，日本人要把我們，驅來這裡，做這等秘密的工事呢？」張權游望一眼，在半幽明的營屋內，幾乎盡躺臥着各式的人衆。其中不少，是他頗感臉善的異國人。「日本人的確欠缺人手，這你是看得出來的，張權！他們只派遣了幾萬大兵，就是席捲了本區的英國屬地！」文頓說到這裡，忽然很感煩躁的，頻彈着煙灰，然後說：「有一件事，使我很感担心的！」他說着，橫掠了營屋人衆一眼。「如果我們在這裡完成了工事。日本人會不會讓我們，無恙的離開這裡呢？這裡不比鐵路場。這裡是軍事秘密之最！」他最後的話，也不自覺的沉重起來。張權一時間，聯想到許多不幸的終結。所有他想象得到的，無非是他們最終會，被日本戮殺了而葬身異域！想到這裡，他頓然感到遍身寒涼。詹姆士臉容發青的，兀地坐起身，說：「我要到廁所去！」他說完，急遽的往屋後的幽暗所在走去。在屋外，不住的傳來警犬相互的鳴聲。

張權望向遠去的詹姆士，說：「如果日本人要滅口，他們輕易就可以把我們宰盡！你聽說過嗎，張權！德國人屠殺猶太人，只是把他們驅進了一幢建築物。在四周封銷着出口，然後射放大量的毒酸，就把上千上萬的人，轉瞬間化成一堆枯骨！」文頓說話的時候，澳洲人霍克也走了過來。他的個子看似孱弱，但兩眼的神采炯炯。他向文頓要了一根煙捲，一言不發的，坐在詹姆士的床褥上，聆聽着二人的說話。張權像經歷了一場惡夢，猶在涔涔的洶汗。他連煙捲未燃盡，即自行歛息了！

文頓的語調，這時候表現得出奇的寧靜。他說：「我還可以告訴你，張權！這裡所在地，看來不是一塊連綿的陸地。我看，這裡可能是一個孤島！」他說話的同時，眼光啾望着，盡在一旁吸烟的霍克，好像是向他徵詢意見似的，後者才用乾澀的聲氣說：「這裡大概是一個，隱蔽的島嶼。從我走落火車廂，第一眼望向夕光斜照的洞天，我就聽到，一種只適合，棲息在大洋裡的鳥禽，在雲影裡嘶鳴

！這如果不是島嶼，我們絕對不會，聽到這種鳥叫！」他的話，很引起文頓的欽佩。他不住的頷首，並說：「我們都是深受訓練的軍人！我們可以憑藉一種特殊的環境，或生物的聲響，而辨別出所在地。軍人有軍人的才具！」文頓咧齒笑說。他望向比他軍階稍次的霍克，很表示嘉獎的輕拍着他的肩胛。後者露出全然滿足的表情。

營屋內已被夜深所籠罩着。除了少數人，仍在呵欠頻仍之外，人衆絕大多數，都迷糊地掉入夢鄉了。詹姆士在廁間逗留了長久的時間，才拖着蹣跚的脚步，走回臥鋪裡來。他很難過的，對張權耽望了一眼，隨即鑽進了被窩，一聲不吭地閉目安眠。文頓和霍克，已各自回到自己的臥鋪上，兩掌支枕着腦勺，眼睛望向天窗外的耿耿銀河，在不住的吞吐煙氣，把自己掉入虛渺無盡的冥想中。張權輾轉在床鋪上，兩腳不時踢動着床沿，發出一種細碎的吱嘎響，令到詹姆士不時微掀起眼皮，對他仔望幾眼。二人都像很瞭解似的，彼此沉濁的嘆了口氣，讓夜將彼此的意識淹沒，而終於模糊地掉入無邊的夢淵裡！

(二十)

各人在早餐完畢後，步入了天光晦暗的場地。這裡涼風颼颼，望向如盤口似的洞天，竟然看不到太陽。只見到烏煙堆疊成丘，在灰淡的天幕上浮動。有人伸出手掌，向虛空探試了一下，一陣子沁涼的雨花，竟然如粉末的鋪陳在掌面上。人們不自覺的，嚥了口氣，說：「天快要下雨了！」這句話未完，洞天外已劃過一道電光，接着震天的霹靂一聲，一句沉重無比的響雷，在天穹上爆炸，引起的雷鳴，在人們的耳鼓裡，頻仍的迴旋，久久不能消褪！

張權和他同一營屋的人，一直走向日兵指定的工場裡去。行行重重，各人竟然佇足在，昨天已被他們注意到廠房裡來。這房子使人有奇特的感覺。人們還沒有走近門檻，一重灼人肌膚的熱浪，即襲人而來。張權身畔的詹姆士，不覺咒罵出聲，說：「這麼燙人的地方，那是幹什麼的？」他的話讓一個日兵聽着了。他顯然聽得懂英語，對他說：「英國人，你的說話多了一點！」他獰笑的臉容，一下子使詹姆士記憶起，那是昨天敲碎他義牙的，其中之一日兵。後者囁嚅的，沒有多說話，就掩身在人流裡，向廠房的鐵門後步去。這門檻上亮着紅綠燈。只有綠燈燃亮的時候，門檻才會自動開放。門圍外除了鋪上滾筒式的鐵蒺藜，也隱然可見有戒備式的警鐘，釘嵌在暗蔽的四角。周遭多名持鎗的日兵，在亮着鷹隼似的眼睛，向人衆不住打量着。張權走在衆人之後，對近畔的文頓，懷着詢問的眼光，向他耽望了一眼。後者却莫名其妙的，回頭望

向頻頻擊雷和響雷的洞天外佇望。他好像在窺探宇宙秘密似的，苦皺着眉梢，在試圖敲碎一個恆古未能窺破的啞謎！他喃喃的自語，使張權聽不清究竟，難免出言追問說：「除了這裡是一個島嶼，你還會發現什麼？文頓少校！」這時候，廠房的門檻上，亮灼着刺眼的紅燈。人們相繼地鷹集在門牆外。日兵已開始，由第一排的中國人起，逐一的搜索身體，並惡狠狠的，對每一個人瞪弄眼睛。每一個被搜索過的人，相繼地走前幾步，在一片廠房的側門仔候着。有一個印度人，衣袋裡被搜出了一把剃刀。日兵凶巴巴地向他擗了一掌，遂把剃刀鑽放在自己的衣袋裡！

張權和幾個白種人，都靠立在人龍的末端。文頓少校終無一言。這使張權納罕的，對他不解地佇望幾眼。霍克這時候，終於讓四周的雷聲，和洞天內外的環境驚覺了。他瞪突着眼珠，對文頓少校顫嚅地問：「這裡，真的是一一」他說了半截，後者對他揮蕩着手，用阻止他續說的眼光，向他凌望着。張權更加不解地，對文頓說：「難道這裡，有什麼不能讓我知道的秘密嗎？」他的語氣微有慍意。洞外天外，這時候猛然的亮起閃電，電光宛似一道巨網，把天上人間一切都包攏住了。緊接着的雷敲，像是捶向人們的心房上，使各人都不期的臉肌顫抖，眼眶裡露出巨大的懼意。張權正要說什麼，却看到文頓向他撩動眼色，示意他注意日兵的動態。這時候，從箭炮場內，駛來了一輛小型的吉普車。一個日兵跳下車座，提着極快的腳步，走落廠房側門內，一片特設的辦事房裡。張權稍為仰起脖子，即見日兵在搖着電訊機，在向某處發出訊報。他說話好像很緊張，連脖子上的青筋都凸露了。當他說着的同時，洞外天外，又是霹靂一聲的雷轟。四壁的木板或玻璃片，都被震懾得簌簌在動。四周的日兵，彷彿面臨絕大災難似的，相互瞪大驚懼的眼睛。有些則衝出廠房外，抬頭望向洞天洞外漸然沸滾的雲氣。一重龍捲風似的囁聲，在半空中突地嘶鳴起來。接着是雨水，像天崩似的，自洞口外潑濺而入。洞外密密麻麻的樹木，部份被風浪捲起。有些在天空上飛舞，有些則墜入洞坑內的箭炮場。在四周激蕩起來的雜沓聲，使人像墮在惡夢裡，正在全力的掙扎，却突然霍然而醒，渾身都淌冷汗，心頭的卜跳，却猶然在頻仍的蠕動中。這一切都是瞬間的事！一場前所未有的大風雨，像天譴似的，把整個龐大的地下工場，搞得宛似世界末日的可怖和震盪！人人都失魂落魄的，抱頭向各處走避。天風和天雨，夾着吹折的朽木和濺起的泥漿，把每個人，都潑得遍身損傷，和披滿邋遢的泥漿。日兵也顧不得廠房上的安全，竟然擅自把木柵拽開，讓人衆走向屋簷下躲避。那辦事房裡的日兵，仍然在搖動電

訊機，向遠方的所在發送警報。一聲劈天的雷轟，把半爿牆面都震裂了。上面掛着的天皇御照，也在風催下巍然顫抖！

張權偎身，靠在廠房外凸出的屋簷內。周遭的人，互相挨擠，把屋簷下能夠站立的所在，都稠密的聚集着人。廠房的內門，仍然緊緊地閉鎖着。內裡透出的熱氣，把廠房外流竄而來的寒氣抵消了。衆人除了聽到洞坑四外的風吼聲，也夾雜聽到廠房內，咔嚓連迭的機動聲。人人都抱着頭，俯避着撲臉而來的狂風。一輛輕型的吉普車，受風息的催動，一連翻了幾個筋斗，在場地的一道溝濠裡淹沒了。一簇水泡從污水裡滋滋冒起。日兵們正在驚懼間，連峻壁上聳立的瞭望塔，也相次吹毀兩座。日兵在逃命的時候，嘴裡不知在說着什麼日本話。狂風肆虐之處，把營屋的頂蓋也掀起。一株日本國旗或軍旗，都被吹折了，在四空飛散。場央上的火箭炮，也有部份被吹塌下來。坑底下的火車頭與車廂，也被急湧下來水勢，淹沒得只露出上半截。風嘯之下，幾乎地下所見，都是破毀不堪的物事！

人們終於被日兵，指令向廠房的工作間走去。這裡的人，一踏進工作間，馬上被火灼似的熱浪，罩得連大氣都喘不過來。只是在急急的往鼻腔裡換氣。各人的耳脖子，一時間都漲紅了。外面的人，聽到裡面的人叫苦，頓時躊躇起來。不知應否繼續內進。日兵却在門外，發狂的催罵着衆人，揚着手上的鎗枝，要人們趕快往廠房裡走。有人對內裡瞭望一眼。在火燄滔滔的場央上，燃起了一簇朝天的火球。在火場的上空，支架搭建成一個碩大的火爐。其上沸冒着蒸氣。幾個工役，在火爐上頻忙的工作着。爐底四沿，除了一批工役在工作，就是一群大小汗淋漓的日兵。他們在監守着工作場，但自身也不好受地，頻仍的噓氣和拭汗。

張權他們，好不容易，才越過灼人肌膚的火爐畔，來到熱潮稍為和緩的鑄鐵場。在這裡的地下，四通八達的挖了凹槽，其形狀宛似八卦陣。各凹槽裡，涔涔地流着鐵水，盡皆是火紅的，燒到連眼睛都不能直視的旺度，使人看了幾眼，頓時感到眼瞳疲累。有人受不住刺激，不歇的擤鼻子流淚。日兵們則戴上護色眼鏡，部份套上臉罩，但衆人則亮着眼睛，苦繃着臉，望向不住濺出火星的鐵水。在衆人分配到各自的工位後，張權和詹姆士，在同一工組裡，擔任運送燃煤的工作。文頓和霍克，則和幾個英國人一道，負責把燃煤，按時添放在燃爐裡。那幾只分別高聳廿餘尺的高爐，完全是鋼片鑄成的。爐底下越來越旺的火勢，襯着爐端沸熱的火氣，蒸騰得四周，盡是鑄鐵的騷臭味。日本人在火爐裡，傾注了某種化學素料。在煤火高張的時候，爐口內噴出的氣味，更然使人鼻塞。

張權和整批的工役，分別推動着，沉重而又烏黑的煤炭，向幾座不同的燃爐送去。地上交叉着縱橫的鐵軌。每一輛煤車輾過時，分別發出吱嘎的微響。地上因為酷熱蒸發的關係，處處都凹現龜裂的條痕。人們艱苦地淌汗，各自發力推動着煤車。廠房外的旋風聲，嘩啦地衝擊着廠房的屋椽。各人恐怖地聽到，一陣風嘯掠過後，廠房外彷彿響起了一片土崩聲。震懾的聲音，使各人都住了手腳。大家都側着耳朵，細聽廠房外的動靜。日兵們更然恐懼的，不住交頭接耳在議論。外面的雷聲和雨聲，徹耳的在響動。張權這時候，走近文頓少校的身邊，對他問說：「這裡的處境，看來要越來越壞了！」詹姆士則喘着氣，雪青着臉說：「會不會是地震呢？我覺得地上不穩定！——」他一邊說，一邊用腳板，着意的在地面上試探着。

文頓把一杓燃煤，往火爐裡傾注後，回頭搖着他那滿溢汗水的臉龐，說：「我照實對你們說吧，這裡其實是一個火山坑！我們全處身在火山底內！——」他的話讓霍克接上去了，他說：「我昨天在踏進這洞坑裡，就說過囉，這裡全都是硫磺味！」他一身都沾滿汗水和炭黑，臉龐上也被抹得一塌糊塗。張權好像已意料到一切的不幸。他沒有說話，只是抬頭望向，各只沸騰着煙氣的鋼爐。也細聽一下，廠房外的山崩似的風吼和雨嘯。有幾個日兵，匆遽地推開廠房的大門，一重巨大無朋的風湧，自門外乘隙湧向廠房裡來。一霎眼間，漫天都是火星濺起。人們感到，眼前皆是萬點的火花，像是天旋地轉般罩下來。難受的熱浪，也兀地更其汹湧。有人捂着臉在咳嗽和淌淚。有人在地上翻滾，嘴裡不歇的喊叫痛苦！——詹姆士這時候，忽然恐懼地抓住文頓的肩胛，聲音嚇不成話的說：「真的是地震嗎？我感到自己站立不穩！——」和他說同樣的話的人，越來越多了！人在驚惶不定中，頻頻揩拭着汗水。幾乎每個人的臉孔上，都是炭污滿佈的，宛似從泥坑裡鑽出來的幽靈。張權全身污穢和淌汗的，對文頓少校說：「你看，真的是地震了！」他用手向幾座鋼爐比劃了一下。在高空的爐架上，已先後震落了幾根鐵樑。四周嘩然的人聲驚嘯中，鐵樑已橫砸在爐面上。一聲極其刺耳的鏗鏘聲，把人衆都嚇得魂不附體。日兵們也採取緊急措施，把一個警笛似的氣筒，拉拽得震天價響。廠房內另有一扇秘密的門扉，嘎然的拉亮出來。裡面即時湧出了，一群著着軍裝或工作服的日兵，惶惶地走出煉爐場上來。人衆雜沓地向各處投奔，一只高聳的鋼爐，砰然地往地面上翻倒。那種駭人的聲浪，伴着風雨瀟瀟，夾着雷吼似的地震，在廠房內，構成了一幅天翻地覆的景象。鋼爐倒向地面，濺瀉了滾燙的鐵流。震盪的餘波，引起連鎖作用，旁近的鋼爐，

也搖搖欲墜的，向地面上撲來。這時候，滿地都是燒紅的鐵水，一下子灌滿了八陣圖似的溝槽。人們在逃命的同時，互相踐踏着。兩個印度人，腳下一個滑溜，二人相繼掉在溝槽裡。那紅得刺眼的鐵水，一個迴旋式的翻湧，即行把他們淹沒得無聲無踪。日兵中也有幾個受傷的，在洩滿鐵流的地面上，蹣跚的向大門外走去。這一瞬間，大門外宛似有一只怪獸，在張大着喉嚨，向廠房內吐氣。大風肆意地蹂躪，把廠房內的鋼爐，相次地吹倒。轟隆聲比天外的雷鳴更亮，熱灼的鐵汁，像翻江倒海的湧來。只是指顧間的事，全個廠房裡，盡然紅旺旺的鐵流，把各個角落都淹沒了。那種駭人的鐵汁，一直冒着熱氣，緩緩地流向人前。一部份工役，已遭殃的被鐵水浸沒。一部份則被困在一隅，無法脫離困境。只是不住的哀鳴和作着手勢禱告。鐵流像黃金一般的鮮亮，照得每個恐懼的臉孔，在煞白的同時，染上脂粉似的酡紅。一條鐵樑，自橫空上甩飛下來，掉在鐵流裡，濺起的水花，灼得附近的人叫苦連天。這時候，全個廠房已被鐵潮覆罩住了！

張權和一批推運煤炭的人，在鐵流翻江倒海似湧來時，及時的往日兵的秘密廠房裡後退。這裡全然感受不到灼熱，原來看清楚了，是一處日兵用來鑄鐵，各式新穎鎗炮的兵工房。在四壁上，都掛滿各式已告試驗成功的鎗炮。在地面有一凹陷的地窖，上面看下去，可以見到一輛正在實驗中的野戰坦克。那是袖珍型的武器，由一個人操作，而可發揮出絕大戰鬥力的軍械。文頓少校，甚至在這危急關頭，還噴噴稱奇地，欣賞着一支配上夜光鏡的連環機鎗。他非常內行的扣上彈套，對霍克說：「盟軍到此刻為止，還未能造成這樣精緻的武器！——」他的話剛完，廠房的電燈一明一滅，宛似預告着危難的到來。張權望向漸然晃動的屋樑，對文頓等人說：「是地震了！——」詹姆士和其他的英國人，幾乎齊聲的說：「是火山爆發嗎？我嗅到了硫磺味！」說的人，同時望向煉爐場外。目之所及，皆是滔滔的鐵流，亮着紅光，冒着灼火的蒸氣，向兵工場內流進來。有誰已尖聲訝叫，說：「糟糕了！我們沒有了出路！」旁邊不知是誰應附說：「退路也沒有呵！——」以後大家都陷在驚惶無措中。廠房外的雷吼聲，像是穿牆過壁的透進來。人們只好，在地震逐漸轉烈的時候，分頭向四壁找尋出口。可是，大家都失望了。這裡的板壁，原為了保安上的設計，全都敷設鋼板，用火焊縫接而成的。衆人用拳頭猛敲板壁，四處漾起了咚咚的迴聲。連幾只通氣窗，也周遭用鋼柱鑄造。沒有一個人，能夠想出辦法，即時衝走出去。張權看到，三十多個亞洲人及白種人，都背靠在牆上喘氣。廠房外流溢進來的鐵流，已把部份的工事設備燒焦了。熱燙的氣體，

蒸發得人人，連口腔內的涎液都沸乾了。張權靠近詹姆士，只聽到他喃喃的祈告。一陣猛烈的地震過後，四周漾起蔽目的塵埃。這裡望出廠房外，一片皆是火海。前門側的日兵辦事處，已漸然的讓火勢掩沒了！

張權嚅動乾燥的唇皮，對文頓少校問：「如果是地震，皆由火山爆發而起，是不是？」後者頷首，並吐了一口熱氣，說：「多半是隣近的火山響動，引起了地殼的浮晃！」霍克把半截臉匐在板壁上，疲倦的說：「只要火山不爆發，這裡就安全了。至少洞坑不會崩塌下來！」張權焦躁地說：「可是，這些鐵漿，足夠把這裡的生物燙死呵！」文頓突然提起精神，向兵工房四周凌望一眼，說：「辦法是有的！」他說着，用手戟指向，靠近處的庫藏內，門壁髹着幾個日本字「彈藥庫」。文頓還不會說話，張權已滿眼發亮，瞭然地說：「我明白了！」其畔的詹姆士和霍克，相繼頷首。幾個人隨着地震頻仍中，冒着漫天的風塵，把「彈藥庫」的鐵鎖撬破。人衆眼看着，漸次在兵工房內，漲滿起來的鐵漿。有幾個驚懼得失常的緬甸人，四肢爬動的，向高聳的房樑上攀去。廠房四處，已輕漫地冒着濃煙。在鐵煉場外的火勢，已隨着風湧，而燒入兵工房來。首先是，各鐵樑上被火燻得晶亮。人們爬抓不穩，一個翻昂的筋斗，逕往地面上栽去！全場又是人聲的叫苦。幾個受傷的緬甸人，則由他的同胞，相繼地扶向高聳的丘地。四處湧來的鐵流，在熱氣衝天的火浪中，猶可清晰地，聽到滋滋作響的沸騰聲。

張權和文頓少校等人，好不容易，才把幾捲筒型狀的炮薦，在一片距地約莫十公尺的通氣窗上，緊緊地綁附起來。文頓少校望了望窗外，他的位置，堪可只能看到，在洞坑外圓盤似的天穹，此時交迭地閃着電光。雷聲威厲無比的吼鳴着。雨水如龍柱般的，往洞坑內注入。四處都是人們逃命時的哀叫。日兵也忙亂的，向人群吆喝着。一排豎立的火箭炮，讓地震的波動，震懾得四外翻倒。日兵在扯動緊急的警笛，聲音嗚嗚地，在這宛似地獄般的洞坑內，迴旋的四處擴散！廠房內熱浪滔天，但廠房外，則被風雨所襲。人們讓破堤似的雨水，沖襲得四肢朝天。

文頓少校快捷地，把筒型炮薦，及時地接上鐵樑上的電絲網。他熟練地，向各人打着手勢，並高聲叫說：「大家匐向地面，炮薦要爆炸了！」他說完，即行把電線駁口接上。只是一瞬眼的功夫，電線上滋滋地亮着火花。緊接着雷聲過後，通氣窗上的鋼壁，即被一聲懾人心魄的巨響震裂了。金屬的撕裂聲，讓匐在地上的客人，宛似心頭上被釘刺似的麻痛。各人不敢妄動的，把鼻腔附向泥土

上。大家這時候，才清晰的嗅聞到，那種鑽鼻的硫磺味，竟然這樣使人難受的，感到腦膜裡一種昏眩的痛楚。張權匐向地面時，感到詹姆士滿淌着熱汗的手，緊緊地扣附在他的手背上。這個英國人兩頰一直在打顫，他的汗液如潮的，流洩得一地上都是濕澀。

雷響和炮薦響，相繼在煙硝瀰漫中消失。衆人像從惡夢裡翻轉似的，昂首望向鋼板上的氣窗。窗檻已被炸成破爛，四沿猶是冉冉地升着煙氣。一種難聞的火薦味，在隨着風，向四處空間播送。一重雨花，竟然由窗洞外撲進來，風息也吹淡兵工房內的燥熱。有人樂孜孜地呼喊：「好哇，好哇！終於弄到出口了！」大家附和聲中，却突然見到，幾個渾身油汗，一臉狼狽的日兵，相繼地從鐵煉場的火堆裡，奔馳過來。其中一個手持短鎗，向各人一晃，用馬來話喝說：「你們，都站在一旁。讓大日本皇軍先行出去！」他一邊說，人已跨在一具支架上，手攀向炸毀的窗沿上，一個縱身，人已翻落向廠房外。此時外面的雷吼和雨嘯，越來越烈。一陣轟然的土崩聲，破空而來。日兵在外，無比驚悚地說：「天塌下來了！天塌下來了！」他的哀叫，引起人衆的心悸，張權正想問個究竟，文頓少校臉容肅穆的，向他揮着手勢，說：「張權，這是我們最危困的時候了！如果我們能夠衝得出去，就是我們仍有機會，重活下去！如果——」他黯然的晃晃頭，兩眼內掠過一重愁悒的光花。這個澳洲軍人，還是第一次在別人臉前，流露出這樣悲愴的情緒的！張權耳聽廠房外，翻沓不住的巨聲，已知道情勢不妙。他對文頓少校說：「是不是火山要爆發了？嘆！」在他說話間，地震的頻率突然猛烈。廠房上的鐵樑，已兀地扭歪成畸型。電絲網上頻仍的洩火。一道青霜似的電火，相迭的在半空燃燒。聲浪敲在人們的耳膜裡，陡增了幾許的恐怖意味。

張權問了文頓一句話，並且得到了肯定的答案。人衆交迭地傳着訊息。想不到這竟然是，一個惡劣透頂的訊息！人群中已有人嗚咽。有人無奈地，用臂肘敲擊鋼壁。也有人，早已隨着日兵之後，跨身向廠房外逃竄了。張權在文頓少校等人的攜扶下，終於翻身掉落在廠房外。這裡放眼所及，盡是高揚蔽目的塵埃。遠處靠近洞天的場央，却被雨水淹沒了。大小各式的箭炮和軍車，都像玩具似的，在水波裡浮沉。日兵在四周，一直在指揮着人衆，把各式的軍械用品，盡其所能的拽向水流外。人們不時聽到哀鳴聲。一輛軍車涉水而過，很快就被水流冲走了。一群日兵在水裡游冒着。人衆中不少，被水浪冲激得杳無踪影！水仍然在漲，雷聲之下，地震使到洞坑上的泥土，已險臨臨地，快要向地面上

場來。張權冒着兜頭的風塵，向場央上的一只裝甲車奔去。那是日軍棄置的軍車。張權自信，如果車輛仍能發動，離開這危難的洞窟，是可以辦得到的事！他死力的扳動機火掣，一連扳動十幾回，都無法把裝甲車開動。風雨澆得每個人通濕，雷鳴和地震夾雜而來。張權正在氣惱的，用雙拳頻仍的捶打着方向盤。人聲雜沓中，兀的露出詹姆士、文頓、霍克及其他人類。文頓少校在雨水淋漓中，對張權說：「你在控禦着駕駛盤，我們全力推動甲車，讓它燃亮起引掣！」張權在雨霧中，作了一個肯定的手勢。人衆在文頓少校的指揮下，全力的推動着裝甲車。這車窗前後，裝置着輕型機動鎗。但鎗管先後都被毀壞。大概日兵停泊在這裡，是準備進行維修的。人衆合力，踩着泥濘的路面，使勁地把裝甲車，向稍為斜落的泥坡下推去。各人咬着牙齦，傾盡全力，把裝甲車冉冉地推落幾步。風雨仍然不歇的沖刷。地面上的震度，越來越大。衆人正在喘氣如牛的時候，背後的廠房處，突然起了一聲狂爆。一團紅亮的火球，隨着爆聲，冒向風雨交加的天幕。衆人住手，回頭瞪着畏懼的眼睛，望向幾乎炸成飛灰的廠房。爆炸聲還是連續的，先後把各只鋼爐炸成粉碎。鐵漿如湧地，向廠房外四周灑來。人們驚駭得高聲大叫。文頓少校突然，絕望地慘叫一聲，人即痙攣似的，仰翻倒地。一重雨水夾着泥漿，把他可怕的臉孔，塗抹得斑駁古怪！衆人錯愕間，嚇得說不出話來。霍克趨前細看。他匐身把文頓少校的臉龐扳正，才看清楚他的額角上，不歪不斜地嵌着一塊鐵片。額角上的肉，大半被綻露出來。臉頰上俱是涔涔的血汗。文頓少校死時，兩只眼珠仍然凸瞪的望向外空！衆人都不忍多看地，把眉目紛紛垂下。幾個白種人或亞洲人，都在低喃地默誦着各自的經文。

張權痛苦難過地，按着方向盤，咬着牙齦，在抑制住自己，把要叫喊出來的哭聲嚥回去。他的腦袋正被火山蠢動時的巨響，弄得產生某種幻覺。彷彿自己墜入原始的大林，四處都是凶戾的猛獸，正扯着攝人的巨吼，向他全力的撲擾過來！——他如夢似的，嚎叫一聲，腳下的車板在顫動。裝甲車沿着斜坡，慢慢地曳行了。張權舒了口氣，緊握着方向盤。推車的人，很自然地吟唱愜意的呼聲。人衆在車輛轉速前，紛紛地躍上車面。一時間，全車都滿載着人。幾個中國人馬來人，甚至攀抓住車面上的一點扶手，腳踢在虛空上，讓車輛把自己，衝過崎嶇的泥地，冒着兜頭而來的風雨，向視線越來越模糊的遠地逸去。

車上的張權，僅以他一點熟悉的駕駛技術，控制着方向盤，讓這輛氣筒不住噴着濃煙的裝甲車，不住顛簸的，向他僅能辨識的方向疾馳。四外撲來

的風沙，弄到車上人等，個個都鼻腔口腔上。堵塞了烏黑逼迫的沙礫。一株巨樹，被風折毀後，竟然飛揚在半空，然後又砰然巨響的，翻倒在路面前。張權一個勁的，扭擺方向盤，把裝甲車硬生生地，輾過一簇簇，擺放在土丘上的汽油桶。大部份油桶都是中空的，車輛把它們，一下子衝得四散。一些還截破了鐵皮，憑空地噴射着汽油。在風雨交鳴中，人們好像聽到日兵的吆喝。又好像看到，前面有一顆斗微的紅火，在不住的閃耀。那好像是某種訊號似的，在張權的眼瞳裡起着警告。張權一時迷惑了，不知應否繼續前進。雷轟轟，把他的神經都震亂了，他囁嚅的問：「霍克，那前面，那紅火是什麼？」——他問的是英語，身畔緊挨着的竟全是亞洲人。英澳人幾個，都負傷地匐在裝甲車內呻吟。張權回頭，望了車廂內的狼藉景象。心頭裡一陣酸楚，才提高聲調說：「你們，誰看到那個澳洲人，霍克少尉嗎？」——他吐了口氣，把話說完了。前邊濃煙裡，鬼火似的，閃着訊號似的紅燈。耳畔夾雜着震耳的雷轟和山石爆裂聲。張權心腦裡泛起涼意，他想起文頓少校和霍克少尉說過的，這裡將有隣近的火山爆發！想到這裡，他遍體僵硬起來。幾乎手上不能控制方向盤，讓裝甲車的車沿，狠狠地擦過路邊的一柱燈桿。車子痙攣的左右晃擺，燈桿隨即轟然翻倒在地。這時候，張權才知道，那澳洲人霍克，在他的抱澤橫死之後，他根本沒有，隨着裝甲車開動的時刻，及時的躍向車面上逃生！他是自願留在那裡。也許是悲悼他的同袍，也許是神智迷糊了，他留在那個極其凶險的所在，把他的命運，交給風雨不定的未來！——想到這裡，張權彷彿锥心的刺痛。他想起他和這兩個澳洲人的因緣。只短短的相處了一晝夜間，他們就此永別而消失了！自己如今控禦着這輛瘋狂的裝甲車，也不知道命運的趨向如何！

洞天外閃電如網。雨水和泥屑，紛紛地向洞坑內淹埋下來。張權這時候，已肯定詹姆士，也昏迷在車廂內，和幾個半癱瘓似的英澳人，在佝着身微微痛吟着。他這時候，才清醒的感覺到，這一車上的人，全部命運就掌握在自己的手心上。只要他稍有差池，這全體的人，就遽然的葬身在這個不見洞天的地獄裡！耳畔嘩啦的聲響，益使他神經緊張地，望向那濃霧中的紅光。他正在疑惑間，背後的中國人，似乎頗有警覺的說：「那是什麼呢？紅光代表什麼呢？」——其他人都在窺探着。車子輾在一潭池水裡，濺起如練的水珠。衆人的頭額上，都潑溼了一絲絲的涼水。

張權眯着眼線，也無法看清遠地的物事。原來濃郁的煙霧，是一座廠房被火焚後，所升騰起來的煙氣。這裡接近洞坑邊沿，錯落地豎立了各式告示

牌。那牌面上的文字，在迷濛的煙罩下，根本不讓人看清那是什麼！在坑腳周沿，却可以看到大小的圍欄。裡外都設有崗哨，但此刻却杳無人影。在滾滾如雷的地震聲後，張權忽然想起，文頓少校所說的「魔鬼山」！此刻在風捲狂飈下，這個名號倒明符其實了！人衆在最後，發出了一聲慘叫後，張權突覺腦膜裡一陣迷糊，意識恍惚中，自己身不自主的，讓整輛裝甲車，越過那紅晃晃的告示燈，向一座凸地而起的鑽油台撲去。這只是霎眼間的事。鑽油台高距地面半百尺，全用鋼枝綴成的骨架，被裝甲車震盪，而巍巍然的顫動。洞天外又強又烈的雷吼，加上地震的頻波，使鑽油台在火煙瀰漫中，向地面上猛摔下來。那種迴響又是迴響的聲浪，使裝甲車上的人群，一下子像魂魄出了竅，人人六神無主的，只是發傻似的瞪眼珠。人們連嘶喊聲，都來不及衝出喉嚨，四周已揚起火燄。一座貯油塔，兀地焚燒起來。四周盡見火亮搖晃。一種焦臭的原油味，使車上人窒息似的咳嗆着。鑽油台的鋼架，死牢地砸着裝甲車。車前車後已毀不成形。全車也不知擠擁着多少人。人們推開凹陷的車門或敲碎窗面上的厚實玻璃，死命向車輛外掙扎。在車廂內裡，那幾個本是負傷的英澳人，一個個互相扶着，向車門外掙脫去。詹姆士竟全然昏厥過去，他的眼沿洩着血，也淌着淚。在昏睡中仍是蠕動嘴唇，像在說着什麼夢話。

裝甲車讓鑽油台，砸得幾不成形。烈火熊熊在四周燃燒。地震如霹靂一般，又將鑽油台的鋼架，再一次地重砸在車輛上。這次戳碎了引擎中的油箱。一重微然的爆炸聲，自車頭蓋傳出。一裹煙氣兀地衝起，車身上猛然的亮起紅光。一縷火苗也隨之漫騰起來了。人們好不容易，才相繼移開，各自附壓在車輛上的鐵架。掙脫出來的人，先後對困砸在車內的人，伸手援手圖救。呻吟聲自車廂內傳出。車外的亞洲人，却先行救援自己的同種人。白種人則自行爬撥出來。一個已死的英國人，被他的同胞拖出車門外，却已經流盡了鮮血，只剩得一具雪白的僵屍了！人們冒着火燄，正把夾在駕駛座上的張權施救出來。張權仍然是清醒的。他滿額大汗，眼睛突聳，痛楚地望向，那懸空掛在支桿上的紅燈。那閃灼的燈火，顯然是給他下警告的。可是他却毅然地，把載滿生靈的裝甲車，向高聳半百尺的鑽油台衝去。四周火浪汹湧，很快就把附近的建築工事燒毀了。

人衆好不容易，才把張權，從扁塌的車座上，扶下來。他的神智仍然清醒，只是腳下傳來的傷痛，越來越無法抵受。他咬着牙齒，用手指去眼眶外的汗汁，低頭望了望自己的腳踝。他所見的，是一片血潮沾染着的景象。兩只腳都排着血，尤其是

右腳踝，骨骼凸然聳起。一截白骨，透出表皮，在火光熊熊下，看着益使人感覺可怖！張權難過地舒了口氣。他蹲坐在地上，低頭讓汗水和淚水，一個勁地濺向地面。旁邊的人，有一個沉吟的說：「這只腿，你恐怕要殘廢了！」——說的是中國人。旁邊另一中國人，則對那人說：「你能夠說這樣的話嗎？嘎！」接着，人們還來不及議論，貯油塔連迭的爆出火花。在隣近本停靠有一火車頭，也讓火燄波及，而冉冉起火了。這時候，在地震一搖一晃中，洞坑的暗道，突然在坑壁的一隅洞開出來。一群日兵，讓一輛運輸車載進洞坑裡來。為首的一個日兵，軍階顯然在衆人之上。他戟指着燃燒中的貯油塔，狠聲地咒罵着。衆日兵也無法援救，只好運用無線電傳報機，向某處的塞要作報告。日兵們先後，在地震頻仍聲中，向暗道的運載車走去。各人瞬息間，已沒入漆黑的地地道中，接着，另一輛空蕩的運輸車，也駛落到地道裡來。人衆也不待日兵的指令，蜂湧而上，很快就把車輛擠滿了人。日兵正要喝罵，為首的日兵，却突然懷有憐憫之心，對駕駛的日兵，揮揮手，示意衆人可以運載離開。車輛轉了一個彎路，即行沒入無休無盡的地地道中。

張權在頭腦渾沌中，由幾個亞洲人攙扶着，才登上了地道上的運輸車。上面除了亞洲人，餘皆為日兵。白種人則被昇上另一車輛。他們大半都負了傷，有幾個則斷了肢膀，只能躺臥在車面上呻吟。張權乘搭的車，却讓幾塊焦石阻礙了去路。日兵又急又怒的，喝令一群亞洲人，迅速地把石塊移開。這時候，洞坑內揚起了一重灰石。通天都是火光，閃電和雷鳴，把半空上的山泥震塌了。隨着一陣濁重的地震聲，所有山頂上的巉石，都一骨碌地，向洞坑內翻進來。巨大的石塊，沿着陡坡向坑底翻滾，引起的巨鳴聲，使人進入宛如世紀末日的幻覺。張權半瞼着眼，看清楚周圍。這時候的洞坑內，除了風嘯和雷殛外，盡是晃亮高照的熱火。其間夾雜着地殼的爆裂聲。一種極其難聞的硫磺味，從地表內層沖湧而出。幾個中國人，像中了毒氣似的，一邊捂着鼻子，一邊凸着絡滿紅絲的眼睛，在不住的嘶叫痛楚。日兵則有人，連聲喝令衆人，盡快把山石搬運清光。一個日兵，則突然的，用手指戟向旋風迭起的洞坑，說：「天呵，那是什麼？地層爆炸嗎？」——他說的是日語，衆日兵一時惶惑起來。在風沙蔽眼的坑沿，兀地綻露出，看狀宛如蜘蛛網的裂痕。地震聲掠過後，裂痕越來越大。其破口終於捲陷了，周沿四築的營屋，也吞沒了一簇晶亮的火箭炮，或幾具高聳的鑽油台。火燄隨着龜形的凹口，而涔涔地游入地層內。一種天崩似的巨響，在地底裡湧起，周沿噴出一重濃濃的硫磺味。一柱奇特的火燄，像巨龍一般，在風雷交襲中躍舞。整個洞

坑內，霎時像人間地獄一般，滿眼所見，皆是混亂和狼藉的歷劫景象！

日兵終於把車輛，緩緩地駛向深黝無光的山道了。人人都怖悸的，凸出青紫混雜的嘴唇。沒有一個人發出聲來。大家只是瞪眼，望向遙遙黑暗的前方。山風湧來，竟使有人不住的淌鼻水。日兵們坐在車前。那個先前嘶叫的，也恢復了平靜，用驚懼的口氣說：「想不到，真的是地塌了！那是一場巨大的災禍呵！」少心駕駛中的日兵，也附和的說：「這樣子的爆炸，要毀壞整個軍事基地的！」他說的是日本話。車上衆人，除了張權，幾乎沒有誰能聽得懂。各人畏悸的互相瞪望，也知道處境的不妙。大家正在喘氣的時候，車子已游入地道的安全地帶。人們正好說些什麼慶幸的話，却忽然聽到，背後的洞坑所在，傳來了一聲，震天價響的霹靂，一陣濃稠的塵霧湧起。人們回頭望向那倒塌的洞坑，所見到的，盡是一片勢不可歇的火海，夾雜着泥漿紛飛的殘局。整個地底洞坑，就在一瞬眼的功夫被埋沒了！

張權在運輸車上，死力地忍受着腳踝上的疼痛。他像夢遊一般，感到自己，像從地府的深淵裡，冉冉地向陽光燦爛的地面浮上來。車子搖晃中，終於在山洞的出口處，停佇下來。人衆在車上，發出了歡愉的尖叫聲。也有幾個緬甸人，乾脆躍立地面上，手舞足蹈的呼喊着。每一個人都通身通臉的，罩滿着油汗和泥污。人們走下車子，除了蹲立在地面喘氣外，就是昂身望向遼遠的山林。在藍淡的天色下，河面反照了響午的陽光。遠處江面上的貨輪，也鳴着笛聲遠行。林木內外，飛騰着各式的雀鳥。

半山上的洞口，已聚集了衆多的各族生還者，和少數仍在不住指揮左右的日兵。山洞內仍然聽聞到，半隱半沒的爆炸聲。日兵在忙着發電訊，向遠方的總署投報。山下機場內，已有幾只小型的軍機在移動。彷彿日兵已有戒備，只要山坑內的爆炸蔓延到地面層來，機場上的設施首要受到維護。幾輛吉普車，已載來一批日兵，各人守衛着機場四沿，目光如隼地，耽望着山叢四外的自然動靜。

張權在半昏迷的狀態下，由幾個中國人印度人攙扶，相繼地昇上升降機，然後由半空降落到地面來。在一座小營屋前，密集地聚斂着一群人。這裡顯然是一座醫療所。在門扉的板壁上，髹了一個斗大的十字。三兩個穿着雪白醫裝的日本人，忙碌地在木檻上進出。日兵受傷者，被指示從醫療所的正門進入。各式人等，則只可在醫療所的旁側，一片臨時佈置出來的醫療場，接受診治。這裡的人，沒有一個不是身染鮮血的。幾個中國人，看來是臂肘脫臼，手形彎如鎌刀似的，吊掛在肩胛上。地上都是

呻吟的人。一個泰國人顯然已經僵死了，被日兵拖曳在雜草叢中。一群金頭的蒼蠅，在嗡嗡地向屍首迴旋。幾個中國人跪匐在地上，用古怪的動作，昂起頭顱，把破裂的鼻樑昂起天空。讓不住噴射的血水，往自己的鼻腔內倒流。

衆多受傷者之一的張權，已知道自己已喪失了一只腳踝。他由人衆扶着，至躺在一塊畸形的焦石上。頭頂上覆罩着茂密的樹葉。一棵巨型的竹柏樹，平地而起，把半片天都遮沒了。這種的密林後，可見到日兵秘密藏匿着的坦克車隊。全部軍械都被保護網罩住。日兵則在左近的所在，忙於運送各式軍械往前線。一片戰時緊張的形態，猶然在這寂寥深深的叢林裡蔓延着。——張權斜靠在焦石上，神智已漸漸清醒，但是傷痛却使他滿額沁汗。他試着用手按一下傷口，才認定後足踝，已被砸碎了骨塊。那是無可挽救的傷勢，是意味着他將成為一個瘸子！

他極端難過地，低頭啜泣着。淚水夾着鼻汁，一骨碌地淌在膝蓋上。他已無力嚎哭了，只是默默的流淌着淚，讓自己在疼痛的煎熬中，神智向遙遠無盡的延伸。他彷彿一下子，面對着阿爸阿妹，以及魂夢以繫的美嬌！他們像旋轉似的，在他周圍閃現着。他在流淚，他們也在流淚。他在哭吻，他們也在哭吻！——只是他正想，看清楚他們的時候，鄰近的林木內，響起了一陣坦克的機動聲。幾輛坦克車曳過，震得連醫療所的板壁，也簌簌地動。山叢裡樹枝上，跳躍着萬千的松鼠。張權兀地從幻覺裡倒轉過來。他稍為坐直身體，才看清眼前，站着一個日兵。他以為這只是幻覺，但却聽到日兵，操着日語對他說：「你是張權？嗄，中國人！」日兵對他凌厲的流顧目光。張權痛楚的，咬着牙齦應聲說：「我是一——」日兵木無表情，看不出善意或惡意的，對他揮手說：「你不能行動？嗄！」說着，他已注意到張權的右足踝，已嚴重的砸碎了骨骼。他略有常識的，「噴」了一聲，又說：「松下少佐要見你！可是一——」他擺擺腦勺，添說：「你還是敷好傷再說吧！」他說完，當機立斷的，回身對兩個輕傷的印度人說：「把這個中國人，先行抬進醫療所去。快！——」他的語音充滿尖厲。

張權由兩個印度人，扶着在醫療所的長椅上坐下。日兵隨後進來，絮嘴的向醫務員交代幾句。他說時，不住的用手指向張權，並說話中屢次提到「松下少佐」！醫務員表示明白之後，日兵即和兩個印度人，步出了醫務所外。醫療室的兩個醫務員，則替張權仔細的診視了一下足踝。那醫務員用一根鍍銀的器具，在後者的足踝骨上敲了一下。張權猛然吃痛，通臉都沁着汗，也洩出了眼淚。兩臉頰上的肌肉，不歇的抽搐，令牙齦磨得發出微響。醫

務員見他受苦，才用撫慰似的口吻對他說：「你忍受一下吧，中國人！我們要將你的足跟腱割斷！」他說着硬澀的英語。旁邊的醫務員，看似是助手的，正在揮晃幾支亮晃的醫具。張權沉重的喘着氣，滿臉痛苦的，對兩個醫務員說日本話：「醫生，請告訴我，是不是我就要殘廢了？——」他說到最後，想起自己就要成為瘸子，內心翻湧而起痛楚，瞬息間盤據心頭。他近乎無聲的啜泣着，兩手在半空揮舞，彷彿要掙脫命運的籠縛！

醫務員之一，是一個中年的日本人。他哦吟似的，嘆了口氣，說：「原來你能說這樣漂亮的日本話，怪不得皇軍要特別的照顧你！——」他說着，把張權的身體，使勁地壓向半鋪的條床上，又復說：「我們能夠做到的，就是讓你，能夠不需別人攬扶，而自然行動，當然，割破了足跟腱，會使你成為一個瘸子。但是，你仍然是健康的，一直好好的活下去！——」兩個醫務員說話間，已動手抬起張權的右腿，使之安固在一個叉形的支架上。張權已淚眼模糊的，忘記了疼痛，忘記了過去和現在的一切。他只想到他已是一個瘸子，一個殘廢的人！他只想到，阿爸阿妹和美娟，他們有一天，目睹一個戰地歸來的兒子哥哥和情人，竟然變成了一個跛躡着走路的瘸子！他們的震驚、失望和沮喪，將會是多麼的深重和嚴重呵！——張權咧開碩大的口腔，盡量讓自己哭出聲來，而且哭得尖厲，讓兩個醫務員，都半帶同情的緊收着眉。屋外經過一天的雷響，已漸歸平靜。風也和緩得多。地底內的那一幕，在這和煦的山坳內毫無所覺。那一場天崩地裂的奇災，宛如一場驚夢似的，在張權的腦板裡，杳然流淡而去。他只感到，心田裡一陣沁涼，鼻囊內益滿藥味。一種麻醉似的液體，經由他的鼻腔，向迂迴曲折的腦門鑽去。他的意識在半迷糊中，彷彿掉在綿絮裡，一沉一浮的，在半空飄揚。——他最後的感覺是，一只利鋸似的物事，正在割動他的足踝。那種感覺，不像是痛，却像是搔癢似的，使他如受催眠一般，向一個深凹無底的境界裡沉墜而去。

(二十一)

「張權，我們又再見到了！」松下少佐靠在絨椅上，對半瘸着腿，腳踝處包紮着傷口的張權說。這裡是鐵路場的日兵營屋。也是松下少佐的辦事處。一支古舊的吊扇，在屋頂上搖晃。牆面上貼着日本國旗和軍旗。張權站立在屋央，中間隔着一件碩大的辦公桌，和松下少佐，二人相隔五六尺的距離對峙着。松下少佐的背後，是垂下半掩蔽的百葉窗。屋外的陽光，隱然可見。日兵的操練聲，也破空而來。遠處鐵路場的工事聲，也側耳可聞。屋子內却亮着日光管。屋內的氣氛，也肅穆中夾着戾氣。

張權略現痛楚的，挪移了一下步勢。他那跛躡的右腿，走起路來，也顯得有點吃力。他略提動一下腳掌，發現足踝的包紮處，居然沁出殷紅的血漬。幾只蒼蠅，竟然在其上盤飛着。張權不免悲感地，從喉嚨裡愁嘆一聲。

松下少佐剔剔眉，宛似同情的說：「你在魔鬼山，遭遇到了不幸，張權？」他的日本話極其文雅，看上去好像一個年青學者在發表講詞。張權連連眨動眼皮，把自己的淚水強倒回眼眶內。他嘴唇哆嗦，一時說不出話來。松下少佐彈舞着皙白的手指，說：「你是那裡人？張權！」他問着，向後者全身通望了一眼。張權跛着腳，站姿有點不穩，但他神智仍然清朗，對松下少佐的問題，明顯的不解，對他疑惑地眨眼睛。松下少佐對自己的話，有點歉意的說：「我是問，你的籍貫是那裡？你出生在中國，是不是？」他說着，隨眼瞄望了桌上的一件卷宗。上面有幾式人等的記錄。張權看不清那是什麼，但他頷着首，並應說：「我是湖北人，少佐！」他隨着說話，半瞓着眼像在沉思。

松下少佐突然間昂立起來。他對張權牢實的，看了幾眼，才說：「張權，是大日本皇軍，把你的腳傷治好的，是不是？」他無來由的問話，使張權瞠目不知以對。二人對視了一會，後者才憤憤地說：「我遇到幾個中國人，都對日本皇軍，不識知恩圖報！中國人，越來越使我感覺失望！——」他滔滔的自語着。張權也不知道，他的牢騷發自何來。他只好嚥了嚥涎沫，對松下少佐耽望着。

松下少佐經過激動後，重新坐在絨椅上。那是旋轉式的搖椅，可以四周移動。他略抬眼，並指晃着張權，說：「我對中國人並沒有惡感，尤其是一——」他隨手把桌面的卷宗閤上，語氣頓了頓說，「聖戰掀起前，我在東北駐留過三年。和你們中國人，建立過良好的友誼！」他把「友誼」兩個字，咬着牙齦後說出來。張權低沉地「哦！」吟一聲。他絕想不到，這個年青的日本軍人，竟然和中國和中國人，有這樣的淵源和關係。「自然，」松下少佐似笑非笑地說，「我和中國人談友誼，也要看是怎樣的中國人！——」張權輕微的側側腦勺，表示不太明白的意思。

屋子內雖然讓吊扇吹晃着，但午後的燥熱，已漸然的漫騰起來。松下少佐不期的撥了撥頸脣內的汗珠，站立起來，用手扯起窗扉前的百葉簾。與此同時，他繼續對張權說：「我說了，我對中國人並無惡感。你負了傷，按照軍例，或國際公法，都應該免除你的工役。讓你收回集中營去，進行改造！——」他說到這裡，也說到這裡，也嫌自己語焉不詳。他摔摔腦勺，用手勢比劃着說：「這個道理，解釋起來也簡單。你的腿傷，使我們不得不把你

遣離此地！」他的話才說到這裡，張權已有被戮的感覺。他感到痛苦和難過，也感到淒涼和自卑。一個殘廢的人，連日本人也不想把他留下來。要把他遣送到一個讓他自生自滅的集中營裡去！他猛然間喉核搐動，用咬牙的動作表示自己的悲傷。

「你看到嗎？——」張權正在撫胸悲悒的時候，松下少佐忽然問道。他抬眼順着後者所指，望向營屋外的草坪。只見盡遠處，在草坪圍籬下，置立了三個站籠。那陽光肆虐的晃照下，三個渾身鮮血的白種人，被困鎖在籠子內。三個人都凸突着眼，張開口腔。眼眶鼻孔或嘴沿，都分別淌着血。他們顯然已經死了。在各人的鼻樑及耳孔上，爬滿了紅蠍和吮血的蒼蠅。——張權心裡一寒，腳下顛躡，有點站不平衡的，扶着桌沿，對松下少佐問說：「他們是？——天呵，是英國人！——」張權嚇得幾乎發呆了。

「是英國人，嘿！」松下少佐滿臉卑夷地說，並把百葉窗放下。房屋裡又是灌滿了日光燈，但光色黯沉得多了。「他們是你的朋友，卡爾、羅倫士、東尼。三個徹頭徹尾的反日份子！」他數說着，並用軍靴，着意的踢動着地板。

張權滿額淌汗的，雙手扶着桌面，向松下少佐俯問說：「他們，是被處死的，是不是？嘆！」他激動得噴出星沫。松下少佐略顯不快的，對他凌望一眼。後者囁嚅地，磨動嘴唇，說：「對不起，少佐！——」說完，兩手離開桌面，用平定的眼光，望向這個深不可測的日本軍人。

松下少佐稍為岑默下來，對張權瞅望了幾眼。好像要後者稍為平靜下來，才對他說以下的話，「他們三個狡猾的英國人，在集中營內，試圖寅夜逃亡，讓我們給逮捕回來了！你應知道，張權。他們身上，居然搜出了兩根鎗枝，是他們從醉墮野崖的皇軍身上，偷攫下來的！——」松下少佐說着，又順手翻動了卷宗。在其中部份，夾着三個英國人卡爾、羅倫士、東尼的照片及記錄。他低吟的自語說：「真可惜，三個自作聰明的英國豬猡！」

張權不住的搖晃着頭顱，用極大的哀思，悼念卡爾、羅倫士、東尼，三人的音容笑貌。他們說過，只要戰爭結束後，他們就能夠在和平的社會裡把盞言歡。也可以重見自己熱愛的中國女子、妻兒和家人！可是，他們却在戰爭的高潮歲月裡，讓自己死狀厥慘地，陳屍在這個荒僻遼遠的山林野地裡！——張權良久，才情緒平靖的，對松下少佐問說：「少佐，既然他們已經死去了。為什麼，還要讓他們暴屍在草坪上呢？而且，還扣鎖在殘酷的站籠內？」張權內心悲悒和激動，說話間透出了一點憤懣和抗議。

「我知道，張權。你很為你的朋友哀痛！」松

下少佐抬眼望向張權，態度出乎意外的平和。「可是，這三只英國豬猡，太可惡了！——」他突地又惱怒起來，用手握拳，捶擊着卷宗內三人的照片，咬牙說：「他們在匿逃中，被皇軍截捕了。可是，他們頑強抵抗，用鎗射殺了兩個皇軍，也創傷了好幾人！我們，絕對不能讓他們再活下去！——」他說着時，掩不住懊惱的，隨手嘩啦地，把卷宗閤上。他粗暴的動作，夾着他煞青的怒容，使他看來，宛似一只噬人的野獸。張權無言的，呆立了片刻，待松下少佐再示意他說話時，張權只是說了句不相干的話：「也許，這就是戰爭的代價！——」松下少佐有點厭煩的，揮揚手勢說：「我不要聽，這類莫名其妙的話！」他說完，復站立起來，從百葉窗隙，望向草坪上。奇怪的是，在隣近的日本營屋內，竟傳播出一陣樂音。聽仔細了，才發現是古典的日本能劇。那種蒼涼和沉悒的唱調，自寂寞的空山外送來。

松下少佐和張權，兩個人都蠻有意味的，彼此張視了一眼。二人心頭都雪亮，但互相間又不發言。那齣能劇是日本曲藝的經典作。內容是說述，一個村婦悶在門間，不住翹盼征夫的訊息。可是，前線兵燹熊熊。她的良人，早已掩屍戰野。但家鄉的妻子，仍然朝夕，望向屋外的雲野，低低地吟唱，那首他們熱戀時，所極喜和唱的民歌！——松下少佐有點尷尬地，擺弄着手勢，對張權說：「你不久之後，將被遣送回去東城！——」他的話未完，張權已訝然地，噴出聲來說：「那是真的嗎？少佐！」後者又復坐回椅上，說：「自然是真的！張權。你已經不適合，在鐵路場擔任工役。我能夠做到的，就是，把你遣離此地，去一個適合你去的地方！——」松下少佐說着，用手戳指着，桌面玻璃片上，陳壓着的一幅地圖。那是本地區的地理圖表。張權嘴唇囁嚅，想說什麼又不會說的皺眉。松下少佐會意地說：「也許，你期望回到西城，是不是？你是那裡來的，是不是？」張權滿臉霜白的，忙不迭地頷首。他只要聽到有人提及家鄉，連心臟的躍跳也急速了起來。

「可是，」松下少佐似乎抱歉的，攤着手勢說。「西城沒有大規模的集中營。那裡只有監獄，是用來囚押社會罪犯的。你不能到那裡去！」他已意識到後者的失望，故此沒有正眼耽望張權。他們一瞬間的沉默，彷彿聆聽到對方的心跳。張權昂起臉頰，讓淚水沒有濺出眼眶外。他站立的姿勢，有點傾斜。腳踝的傷勢，使他疼痛到難以忍受的程度。

松下少佐用食指，篤指着地圖，說：「東城是你下一個要去的地方。你在那裡，如果幸運的話，只需要擔任一些輕可的工事，並接受思想教育，回到社會去，做一個安份守己的良民！」松下少佐說

得有點糊塗。張權忍不住岔嘴說：「少佐，我從來就不是一個罪犯！」他的語音裡，明顯的透出不快。松下少佐頷首，並半附和的說：「也許你說的對，張權。但皇軍把一切捕虜，都視為罪人！你自然也是。你唯一要做的，是完全服膺日本皇軍，替你自己開脫，為皇軍鞠躬盡瘁！」松下少佐的話，越使張權無法忍受，松下少佐越發絮滯着說：「這一去東城，還得看你的運氣。如果敵人不來侵襲，你當能安全的，度過戰爭的歲月，直到皇軍在本地區，徹底的勝利為止！可是——」松下少佐舔舔唇，加重語氣說：「倘若東城受到圍襲，通常，他們會從太平洋海峽，航空過來投彈。你的生活也不好過！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能夠活到聖戰的結束！」松下少佐說着的時候，鄰近的日兵營屋，傳來的不再是樂曲，而是含混不清的新聞廣播。松下少佐忽然改轉話題說：「從這新聞廣播裡，你可以測度到某種情況！」他側着腦勺聽新聞廣播，眼睛却斜着張權。後者只是「嗯」應了一聲，也沒有其他表示的抿唇不語。收音機裡的雜音，十分騷耳難聽。

「他們從海洋上，發出干擾電波，騷擾着我們的電訊發佈。他們，大部份就是英國殖民地主義者的殘餘部隊！」松下少佐懊惱的，用手指向窗葉外，那三個已然僵死的英國人。又切齒地說：「不然，就是美帝國主義者的軍事干預！」松下少佐，着重的把坐椅砸得吱嘎地響。張權略現疲累的，把眼皮不住翻掀。他一句話也沒說，只是耽望着兀自發言的松下少佐。後者却無奈的，翻弄手掌說：「也許，戰爭就是莫名其妙的事！——」他似乎自嘲似的，用苦澀的笑容，對張權眨弄着眼。後者似乎也不願欣賞他的幽默，只是呆定的，望向這個主宰着這個營地一切的日本軍官。二人各有心事的，用眼睛望進對方的眼睛裡。

「張權，」松下少佐兩掌毫無意義的交搓着。他向張權仔細的耽望幾眼，才說：「在你離開這營地之前，有一件事，我務必要你親手去做！」說着，松下少佐的臉色寒涼起來。眼光中掠過一種仇恨的火花。他沒有續說，只是咬着唇皮，磨着牙齦。張權則微然的，抬起眼睛，低聲地「嗯」了一聲。松下少佐露出難看的笑容，擺弄腦勺說：「也許，這真的是一件荒謬的事。但你是中國人，一定要由你來做！」他互搓雙掌，顯現出他內心，漸然溢起的不安。

「少佐，我還不打算，和日本軍人進行什麼合作！——」張權說話也有點混亂起來。他第一次感到說日本話的困難。

松下少佐向他揮擺手，示意他不必再說下去。「不是那種意思，張權。我很瞭解你們中國人！」他的眼瞳裡流出由衷的誠摯。「那麼——」張權沉

聲的說着，有千萬種疑惑，在他的心頭裡兜轉。但他總測度不到松下少佐的心意。

「那三個該死的英國豬猡，要在死後，仍然受到嚴酷的懲罰！」松下少佐怒氣滿腔的說。他竟不期然的敲響桌面。張權頓然意想到什麼。他的眼瞳裡透着疑惑的神色，聲音也顫抖起來，說：「少佐，你是不是做得太過份了！」他的話剛說完，松下少佐已力敲着桌面，吼聲地罵道：「過份嗎？張權！他們這批殺人的兇手，過份嗎？嘎！——」他暴跳地，用軍靴踢響着咚咚的地板。營屋內，像被仇恨的烈焰焚燒着，四處都是灼人肌膚的燥熱。

張權沒有說話，像默禱似的，他雙掌撫弄腳腕。他好像要平抑自己的心跳，但沒有成功。他的臉色陡然的恐怖，使松下少佐對他皺眉地凌視着。張權略移動，受傷的右腳。在他臉前的松下少佐，却幽然的自語說：「張權，你是很明白的人，所以我才對你說。不論什麼人，都會有仇恨的，尤其在戰時！」他這次以無比肅穆的神情說話，張權倒不能不認真的瞪視着他了。

「好吧，」松下少佐像要調正情緒似的，以和緩的語氣，對張權說：「你看，張權！」他隨說隨自桌位抽屜裡，拿出一個霉黃的皮夾，翻開掏出來一張照片來。他自己像觸電似的，對着照片呆望良久。臉上的肌肉顫抖，兩只眼瞳內，兀然地漫起一泓水霧。張權難免好奇的，抽着沉重的呼吸，用篤定的眼光，佇望着松下少佐。後者微然翻喘過氣來，讓情緒稍為得到控制的說：「這張照片，是五年前所攝的。地點是中國的哈爾濱。照片中人，你看是誰？——」

張權踏着歪蹠的步姿，上前略俯身，拿了照片在日光燈下照看。他一時沒有看得清楚，逐移動了身子，往窗子的方向晃揚着。松下少佐立起身來，「窸窣」一聲地，把百葉窗拖起。一屋子內灌滿了光華。張權略為抽搐了眉，用全神向照片上看去。——那是稍為褪色的照片。上面攝着一個昂立的日本軍官。年青中滿溢氣概。他著了陸軍戎服，頭上罩着軍帽，略為遮掩着他那雙，看來閃灼着睿智的眼睛。他身軀緊靠着，一個穿着禦寒服裝的中國女子。極年青和俏麗。額簷披着淡薄的劉海。眼線如臥的，襯出她的笑靨，滿盈着幸福和適意。背景是一座園林，周圍已經架地鋪着晶亮的雪花。照片中的男女，毫無掩飾地，流露出他們相互間的愛慕和柔情！——張權看罷，腦板裡像風車般的旋轉。他一刻子墜入回憶裡。他想起他和美娘也照過類似的照片，但它们都不在身邊。它們只不斷地，浮游在他的記憶裡和魂夢裡！他如今，連一張稍能幫助他回憶的照片也沒有。在他的感覺中，美娘和他，恍似分離得越來越遠，而終至不能記憶了！他長長地

翻喘一口氣。

松下少佐把照片擱在桌面上，說：「你認得嗎？那個，那個男子就是我！」他的語氣，越來越恬淡。簡直像是，臉對着一個老朋友似的，語調充滿和煦和友善。張權微微頷首，讓自己從悲悒裡，回復到現實人間來。他淡定的說：「你和一個中國女子，在中國認識了，少佐？」他自信他的猜度，是完全正確的。從松下少佐的反應看來，却比他想象的更兀突。他耽望着張權，用凝重的語氣說：「她叫張秀珠，是我的妻子！」說着，他像某種難堪的痛楚，在咬噬着他的心。臉上的表情，已漸次的歪扭了。他像要流淚似的，鼻隼在抽動，把淚強卡住，用模糊的喉音，表示內心的悲痛。

松下少佐在短暫的時間內，情緒的變化，極其的無常。他好端端地，只要稍思及某種傷心事，情感的波瀾即汹湧不可收拾。他平靜的時候，說話却又平靜得宛如多年的舊友，和婉而親切！張權被他衝擊得有點昏眩。他只好艱澀地一笑，很做作的對他安慰說：「看樣子，你遇到了一件很不幸的事，少佐！」他的語音甫了，松下少佐則擺擺腦勺，對張權說：「現在你應該明白了，張權。我對中國人決沒有惡感！」後者頷首，表示明白的露出苦笑。

窗戶外的遠景，一群由日兵牽曳着的警犬，在草坪上進行各種的演習。陽光熱辣的四處流竄。三個竹籠的站籠，困着三個僵死的英國人。風息游過，一種刺鼻的屍臭，已隱然的流向四方。山丘後鐵路工場上，盡是人影綽綽的繁忙着工事。幾只巡哨的直升機，嘎嘎響動的越過山頭在巡行。工地上的日兵，用擴音喇叭在指揮着人衆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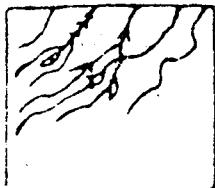
松下少佐把照片及霉黃的皮夾，重鎖在抽屜裡。他起身走近桌旁的酒櫃裡，拿出一瓶洋酒，並兩只酒杯。他坐下先後斟滿半截，對張權說：「我破例，在辦公時間內喝酒，張權！」這次，出乎意料的，他竟說着流利的中國話。說完，他有點得意兼惡作劇的，對張權微笑着。張權掩不住詫異，用驚訝似的口吻，對他說：「少佐，你的中國話，講得這樣流利呵！」後者揚揚手勢，毫不謙虛的說：「除了我的妻子，你是第二個讚美我的人！」張權咧齒一笑，也想不出應說的話。松下少佐自己舉起酒杯，說：「請你喝下這杯酒，為我們的日中友誼！」說完，他輕淺地嚥了一口，讚嘆說：「真是好酒，法國牌子！」張權待他說完，才抱着歉意說：「我點滴不進的，少佐。真謝謝你！」他這時候，反倒感覺腳下疼痛。錐心的痛苦，由腳踝傳上了心脾。但松下少佐並不覺察，他只是「噴」了一聲，說：「這豈不是太掃興嗎？張權！」張權只是聳聳肩，歉意的苦笑夾着問話說：「少佐，你的中國

話，幾乎是道地的！」松下少佐揮手，讓自己的情緒，歸復到正常狀況，才說：「我知道，你戰發前，是一名教師，張權！」後者垂着眼皮頷首，表示毫無異議。「其實，我也是。聖戰前兩年，我在日本神戶的一個鄉村，過了兩年的教學生涯！」他輕舔着酒，並把玩着雕花型的酒杯。

「想不到，我們會是同行，少佐！」張權毫無驚奇的說。「後來，日中關係緊張，我就被遣送到中國哈爾濱，在當地的一家日本小學裡教書。那情景，幾乎我每晚入睡都夢得到！」他像掉在無盡溫馨的回憶裡，臉上泛着愉悦的笑容。張權點着頭，對他全神地專注着。「我的學生，多是皇軍家眷的小孩。他們中的一個，每天都由他的中國保姆，接送上學的。那保姆，竟是一個年青的中國女子！」說到這裡，松下少佐猛地吞了一口酒液。他的臉頰溢起了酡紅。酒氣自口腔中頻頻流出。張權仍然兀立地，聆聽他把話說下去。「她就是張秀珠。我後來的中國妻子！」松下少佐說着，把酒杯響亮的擱在桌面上。

張權一邊望向松下少佐，也一邊望向遠地草坪上，三個已形成枯屍的英國人。遠山迤邐而行，放眼盡是青翠無垠的山脈。張權有一下的怔忡。他忽然想起他的中國朋友陳順和，那個年青人！——想到這裡，他眼睛裡透着毫芒，他很想向松下少佐探聽究竟。但他却沒有，只是用舌根舔舔乾燥的脣皮。松下少佐像沉吟似的，說着自己的話：「她原是窮山僻壤裡的人家。因為逃荒，就流落到哈爾濱，在一個日本軍官的家庭裡做事。起先只幹粗活，及後，主人看她溫文雅靜，才讓她專事侍候小主人，每天來回學校，都由着她接送。最使我感到驚奇的是，她竟然說得一口流利的日本話！」松下少佐說到這裡，張權的臉色陡變，他訝然的呼叫一聲，使松下少佐不覺微愕的，向他投注疑惑的眼光。張權瞬息間，極力掩飾自己的不安，說：「對不起，少佐，我突然感到不舒服！」他最後的話，竟夾雜着混濁的喉音。他瞬間想到的人，正是美娘！

* 風訊



* 春柳

* 我們已在上一期的風訊裡，向大家介紹過「重新歸隊」的洪泉。本期，我們想在這裡，對『解說』略作一點補充說明。

* 經過一期的刊載後，相信讀者已看出，洪泉創作這篇長約四萬八千餘字中篇小說的苦心。『解說』確是需要細心詳讀，以領略字裡行間的含意。

* 近年來，華裔馬來西亞人所面臨的種種「困境」，已經有很多人在研討會上討論過。但像洪泉這般訴諸於小說方式的，却屬於少數。因此『解說』有其特殊的意義。

* 新的一代作者如洪泉者，對所處於的環境能有這種認知，確是值得我們感到欣慰。在此時此際，單單爭辯「為藝術而藝術」或是「為人生而藝術」的問題，是毫無意義的。因為一切文學作品，都必須具有充實的內容，配合高超的寫作技巧，才能稱之為好作品。

* 我們也相信，能感動人心的文學作品，一定是關懷社會、關懷人生的。換作今期董立卓的話來說，那就是：作家必須「大喫人間煙火」。

* 阿以所提出的「只有創作、沒有批評」問題，確是值得大家去好好的想一想。評論文字向來都是買少見少，據知原因之一，是寫評論容易得罪人。於是，我們所見到的現象，若不是一面倒的盲目吹捧，便是一面倒的謾罵，對促進文運來說，兩者都毫無助益。

* 所謂「有批評才有進步」，而批評也是對作家的鼓勵，我們希望看到，不久將來會有更多的寫作人，着手去寫批評文章。

蕉風月刊是一份園地絕對公開的純文學刊物。我們不標榜任何主義派別，不架起任何壁壘與界線。我們要的是：

- 純實的創作
- 公平的評介
- 最新的翻譯
- 獨到的理論

稿約

我們也希望作者注意幾點：

- 作品、文責由作者負責／版權我們與作者共同註明出處／來稿請附中英文姓名地址以便我們寄發稿費／除非附來稿皆不退回／我們對來稿有修剪權力。
- 稿酬每千字馬幣十元。詩作稿費視長短而定。

蕉風月刊訂閱辦法

- 蕉風月刊每本售價一元五角。
- 蕉風長期訂閱價格為半年六期八元，全年十二期十五元，包括郵費在內。（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外的訂閱者郵費另計。）
- 訂閱者請將訂費換成支票或銀行匯票或郵政匯票，連同下列表格掛號寄交
Penerbit Bersatu Raya Sdn. Bhd.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蕉 風 訂 閱 單	姓名 (中英文)	
	地址 (英 文)	
	訂 閱 期 數	期起至
	訂 費	\$
註 備		

郭大維的藝術

• 魏子雲



一切藝術都是自然的重現，繪畫似乎在表現自然的疇域上，更為廣袤。凡宇宙間的有形事物，幾無一不可作為繪畫的題材。今之所謂抽象畫，連無形的心理意想，也企圖在繪畫中有所表現了。

我們的繪畫，有其悠久的傳統，自古以來，講究的是神韻，不求其神似。如以「抽象」二字的詞意來說，我們的繪畫早已抽象了。但抽象必出於神髓之求，非無象之糊塗，僅虛玄之莫解。若現代藝術之力究裝飾意味，不作有名事物的形象表現，只著眼於色調、線條、構圖之美趣，以冀意念的傳達，殆亦繪畫之變。而我則更喜有名事物的繪出，法乎自然，技乎筆墨，意乎神趣，而又美乎藝觀，詩乎境界也。

民國至今，繪畫一門，卓然有其家邑者，雖不乏人，而郭大維良是這五十年代中的逸士，他避亂世於異域，一面為生存，一面為藝術，三十年來，未嘗輟學，年踰天命，尤不忘奮進，七年研磨，終以「中國筆法」論文，獲紐約大學哲學博士學位。斯一論著，即將在美版行。足可想之向學之勤，亦足可想之在藝行上

學歷

齊白石門生
南京美術專科學校畢業
美國艾渥華州立大學肄業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肄業
美國紐約藝術學生學院肄業
美國西東大學畢業，並獲文學碩士學位
美國紐約大學哲學博士

經歷

南京美專助教
美國大學協會美術講師
美國新澤西州阿沙拉大學藝術系副教授
美國卡德威學院藝術教授

的熱中。俗云：「一分耕耘，一分收穫。」藝術之藝，發於力學有基，這些都能在其畫藝上，一一見及。這畫冊也只是其中一斑耳。

郭氏自幼即入白石之門，故其畫風沐乎齊者也。但郭之習齊，並不泥於齊，可以說他是白石弟子中，最能青出於藍的一位。白石老人之所以如此看重他，正基乎此。當民國四十年左右，郭大維每有所作，輒奇白石過目，十之八的作品，白石都予題跋，香港集成圖書公司在民國四十二年四月，曾印「郭大維畫冊」一種，其中不過二十幅，經白石題跋者竟有十六幅之多。題跋文詞之推許，堪使同門生妒。如題蟹：「大維仁弟此幅，有過雪箇也。」題小鷄：「予亦常畫小鷄，未能肖此趣。」題荷葉青蛙：「大維弟畫工大進。今見弟之近作，欲與白石亂真。」無篇幅多錄矣。

今者，大維多在動物上用心。貓，已成郭大維的繪畫在國際上的商標，今冬在國立歷史博物館展出之作品八十幅，貓類幾達半數。郭氏之貓，不祇是繪其形態，尤能攫其神情，益能抒發心意。關於這種地方，我們可以從貓狗的眼神上去領略。他筆下的貓狗，十之九都帶

有對世界充滿疑惑的神情。他畫小狗，時常題上「寄人籬下」四字，僑居美國的中國人，有誰沒有這種心情。祇有那忘了根的人，才會自以爲已是美國人了吧。藝術家的情操，雖在美藝，亦未嘗不能見及我中華倫常；斯其例耳。

郭大維除自幼入室白石之門，且在藝校習素描立本之技，我們可在其每一畫幅上，見及其出乎素描的筆墨長技。無論蛛絲之線，荷葉之面，以及點染皴礎，悉臻庖丁之解。古人論畫，最講筆墨，大維則最擅乎此藝。大維作畫，墨之五色，悉由筆品，非試墨於孟，以筆蘸而染者也。兼且作畫不換筆，雖蛛絲、荷葉以

及老幹松針，只要長鋒一隻，即可運用自如。余見之稔矣。西諺有云：「無技術即無藝術」。大維之有藝，正因爲他有技。郭大維之筆墨長技，自非真積力者所能入乎此境也。

自今秋始，郭氏已在教育上退休，誓以餘年多作繪畫之藝，今回國之個展，當爲斯志之初勒。年來，郭氏之作，深受海內外收藏家之青注。紐約之蘇士比，標價已達五千美元。雖青蛙一幅，香港之蘇士比則標出港紙四千元。英法訂件，已節而比之矣。西方報章，時有報導，非我吠影之言。今爲大維編此畫冊，特弁數言以與之耳。



荷花



看郭大維畫蝦

• 姚拓

有一個星期的下午，我和郭大維博士同在一個畫廊閒談。我說：「現在無事，何不畫幾張畫，讓我這個外行人開開眼界！」

他這天興緻非常高，立即拉動桌子，展開宣紙，開始畫畫。

以前，我也看過他當衆揮毫，最近在馬來西亞電視台，也會看見他示範畫貓。不過，在那麼多人的場合，很難平心靜氣去「欣賞」他如何起筆，只是走馬看花而已。這一次却不同，只有他和我兩個人。他自自然然地一個人在畫，我在一旁怡然自得地看。也可以說，大家都到了「忘我」的境界。

當他完成一幅群蝦而畫蝦鬚的時候，只見他用兩隻手指拿着毛筆的上端，懸起上臂，手上全不用力似地，却手隨腰轉，轉來轉去，將所有的蝦鬚一一完成。我在一旁看了，不由得笑着對他說：「老兄，畫蝦鬚，好像是在打太極拳！」

他却很正經地說：「是呀！畫蝦鬚和打太極拳的原理是同樣的。」然後，他對我解釋他畫蝦鬚，用的是「拖筆」。全身的力量在於腰部和腳心，手臂隨着腰和腳心而旋轉。也可以說，腰部拖着手臂，手臂指揮毛筆，然後由毛筆的「中鋒」畫出蝦鬚。所以，他的蝦鬚最為生動，充份表現出蝦的活躍之力。

我又問他：「齊白石先生是你的老師，你的蝦，和齊白石先生的蝦，有什麼不同呢？」

他說：他十多歲時就跟隨齊白石學畫。後來他在南京美專讀書，一九四九年到香港後，凡是他畫好畫，就寄給齊白石老師批閱。齊老師對他的貓，荷，魚，青蛙，蚪蚪等畫作，都有很高的評價，唯獨對大維的蝦，說它過於逼似老師，要大維另闢蹊徑。從一九四九年開始，他就決心以真蝦為師，每遇見魚蝦，絕不放過寫生的機會。他舉例說：前年（一九八二），他在台灣一家海鮮館的門口，看見一個大玻

璃箱內，裝着幾十隻鮮蝦，於是，他立即拿出畫筆，對着鮮蝦寫生。第一天去畫，第二天又去，他一口氣竟然畫了三百多張蝦的寫生。

我把郭大維兄的這件小事寫出來，絕無頌揚老友之意。但是，我覺得在這件事情上，可以給我們一個啓示：像郭大維這樣的畫家，三十年前即已名聞國際，這幾十年以來，他的作品中以蝦為主題的，可謂不計其數。可是，在一九八二年，也就是在一年多以前，他仍然不忘寫生，而且一口氣寫生了三百多張蝦。像他這種精益求精的精神，不值得我們去學習嗎？

他並且特地對我說：畫家寫生，是一輩子的事。他說他每次對蝦寫生，都有不同的靈感與不同的感受，而且有不同的筆意與不同的線條，甚至有不同的生機。他還特別強調：世界的網球冠軍麥肯柔（John Mcenroe），每天練球八個小時，才能躋身世界網球專家之列。畫畫以及其他事業，又何嘗不是如此！沒有苦學與苦練，只靠「天才」是不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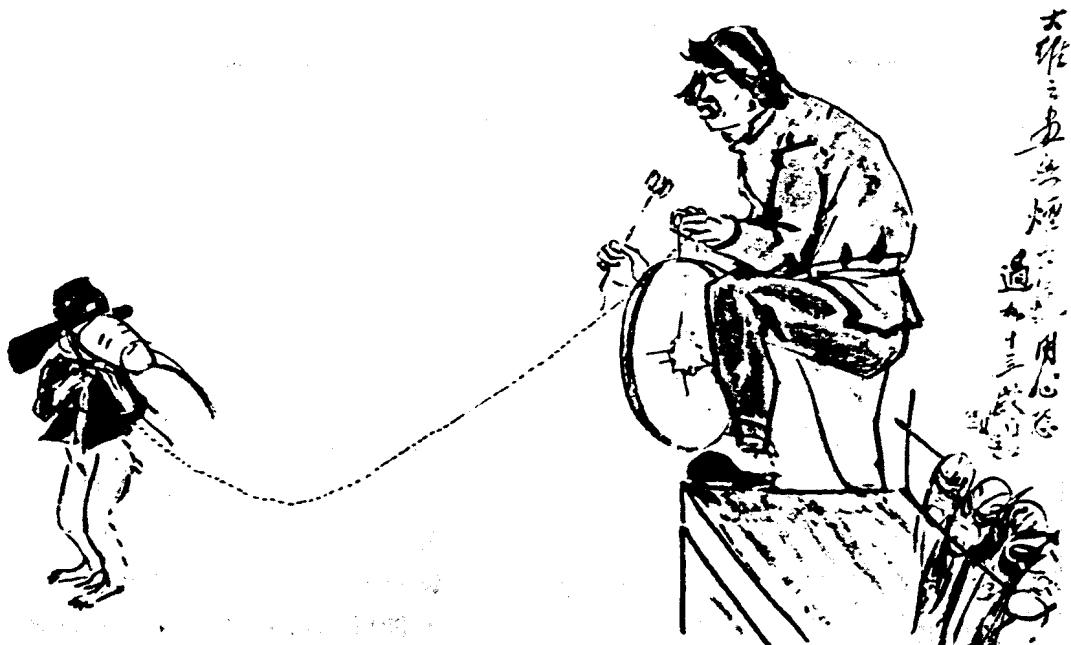
他說，他的蝦和他的老師的蝦，基本上是不同的。他當時不肯用「青出於藍」這四個字。不過，白石先生的蝦也許我見得不多，所見到的都是大同小異，甚至游勢都是游向同一方

向。大維兄的蝦，却是從四面八方而來，每一只蝦的姿勢都不相同，可說是各有動態，各有性格。

他畫蝦很少使用彩色。據他說，中國的水墨畫，最好是用墨磨出來的墨汁，才能「墨分五色。」不但他畫蝦不用彩色，即使他畫其他的畫，亦盡量少用彩色。所以，他的畫有他自己的風格，清淡，別緻，却超逸脫俗，自成一家。

對於中國畫的未來前景，二十年前，郭大維博士即已提出改革的主張，當時在台北會引起一場很大的論戰。他主張中國畫一定要突破傳統，不能沿襲仿模。他舉例說：齊白石先生能成為一代宗師，是齊白石特創一格的畫風。現在，齊白石的兒子以及一些白石的弟子，畫出來的作品與齊白石一模一樣，甚至畫的比齊白石更像齊白石，但在藝術價值上，却有天壤之別。他說：「拾人皮毛，半年可得；自成一家，苦辛半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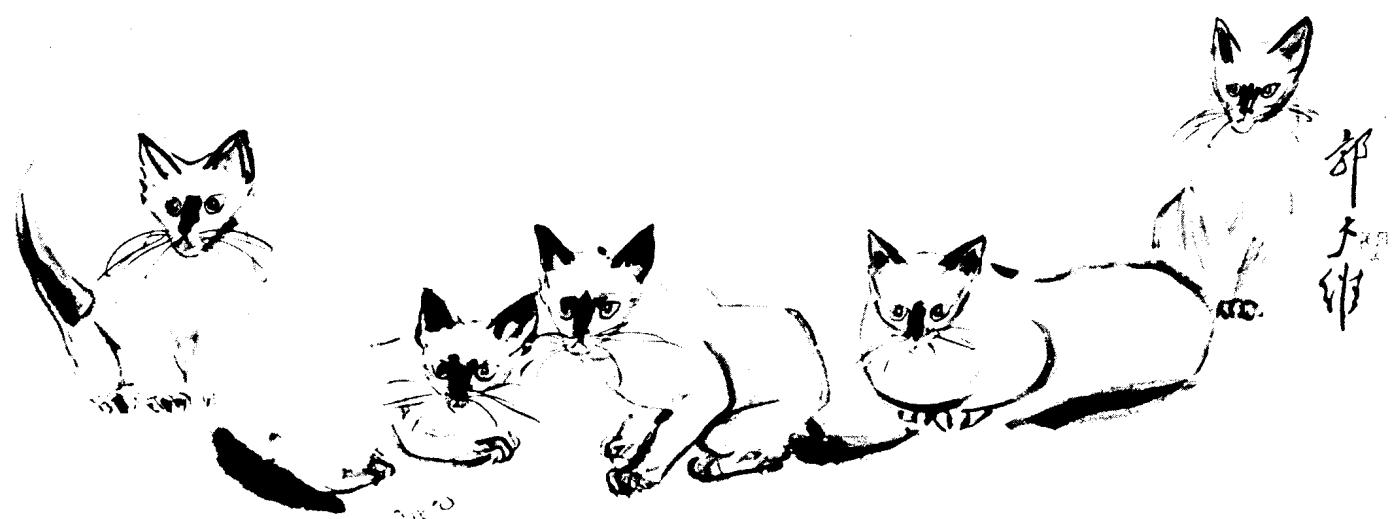
我覺得以上兩句話，不但是畫家的座右銘，即使對文學而言，亦是同樣道理。故記錄下來，作為自我警惕，並轉告星馬的青年畫家及文友們，仔細思索斯言！



戲猴賣藝者



睡荷



五隻暹羅貓



大雅



鵝

蝦闊·辛未年
丁巳仲夏于上海
朱育平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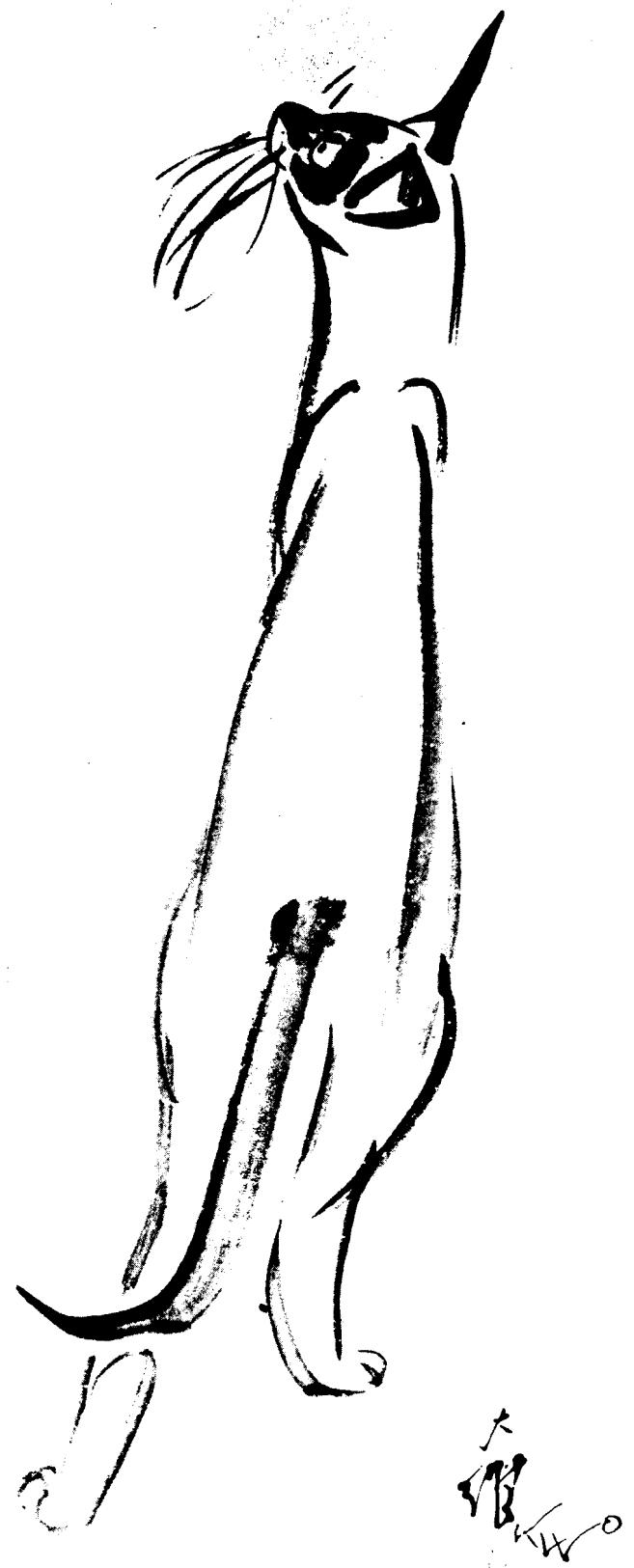
蝦闊（瞎闊）一年



梅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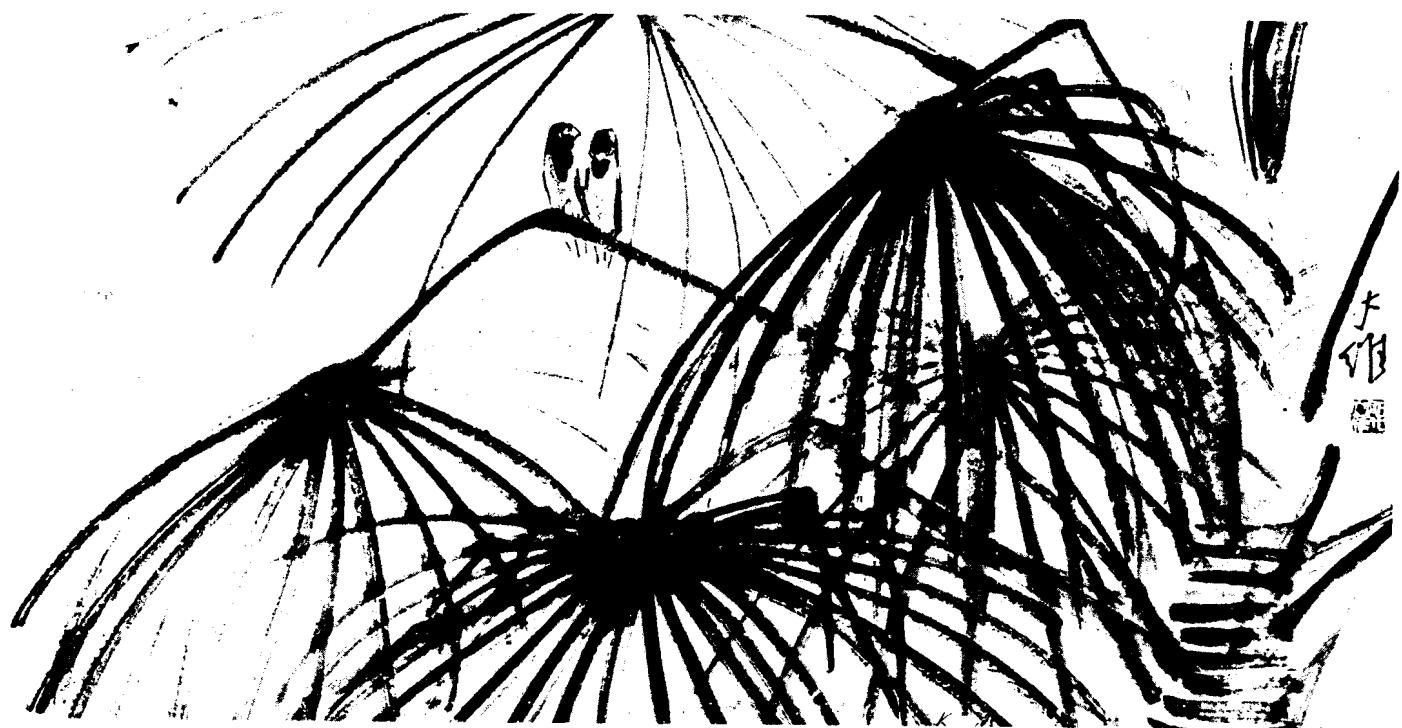
青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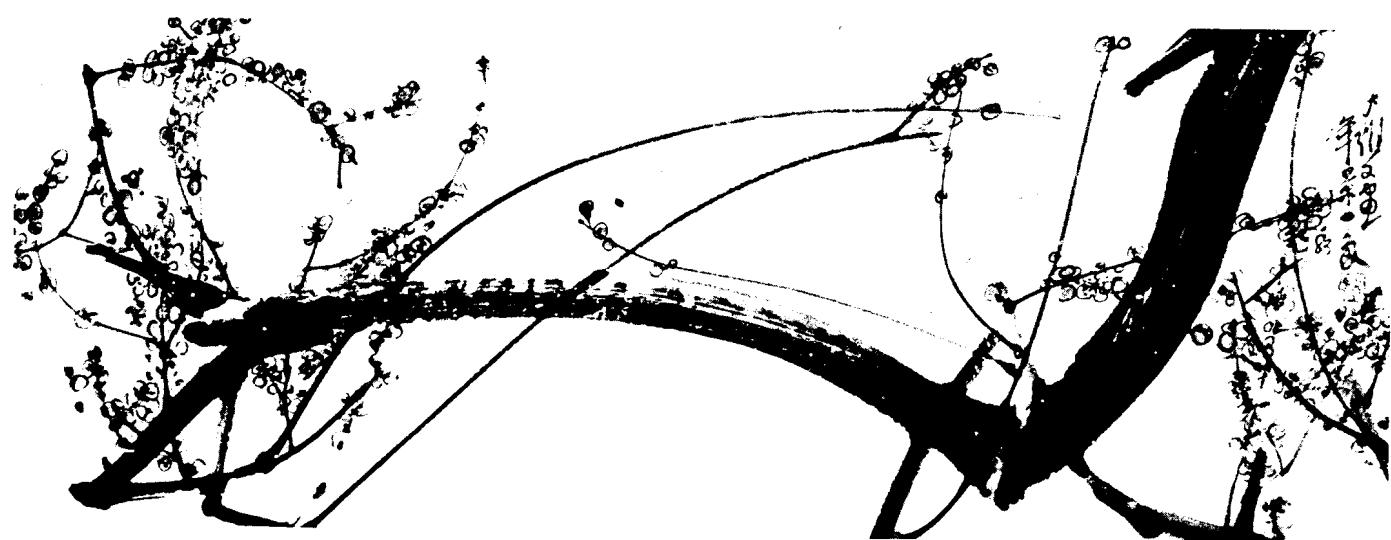
窺



鵠鵠



相親相愛



梅花



小狗



西湖一夕
丁巳年夏
王維詩

烏鵲



虎视眈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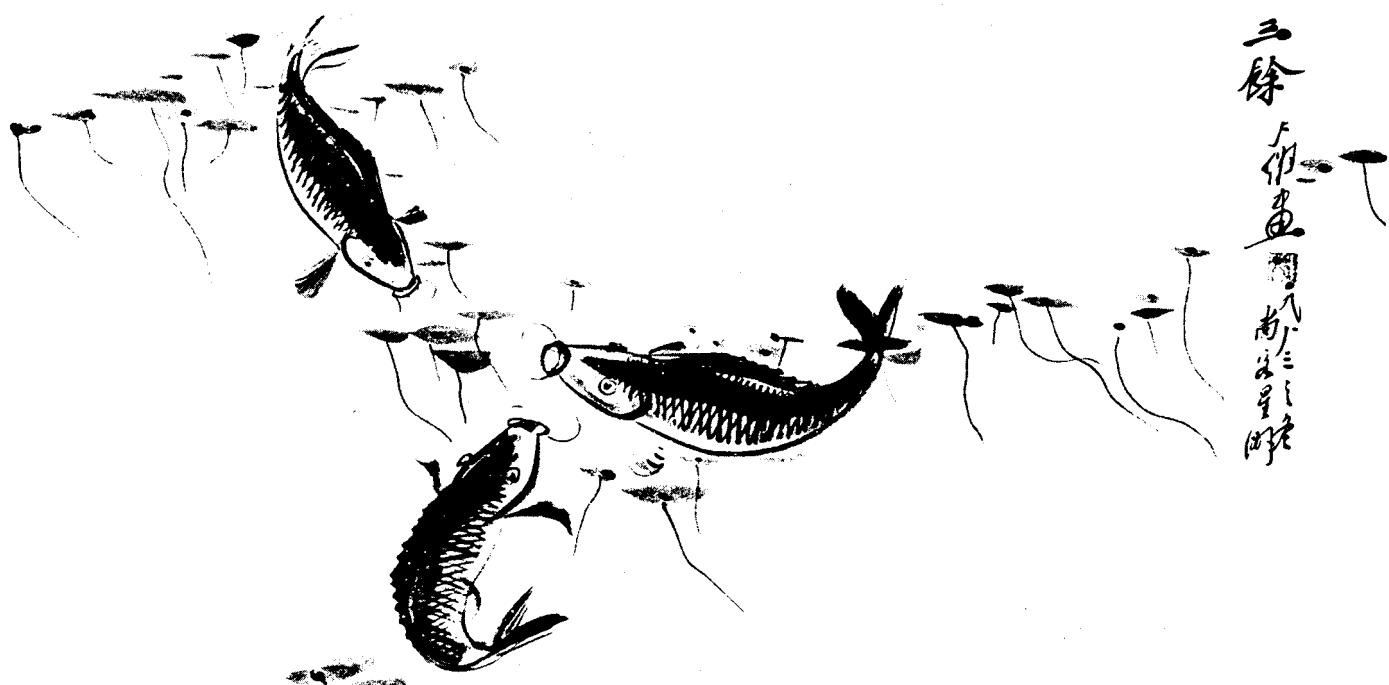


小猫



黑猫





魚



荷花

馬來西亞柔佛州
南方學院
馬華文學館



合在瑤池



梅花



松樹和松鼠



荷花翠鳥



白 菜



小 雞

蕉風月刊

BULANAN CHAO FOON

封面說明：荷花

CHAO FOON MONTHLY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 taja
penjual malaya book co., 22-24,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 union book co ltd.,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 syarikat edcom: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